

創 刊 號

南京圖書館藏

「史學」第一期目錄

發刊詞

插畫

(A) 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教職員學生全體攝影

(B) 棲霞山古墓圖二幅

殷代國際地位蠡測

沈西林

共和解

周宗溪

秦皇漢武尋求神仙之用意

蔣君章

兩漢人口之比較

奚祝慶

國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

繆鳳林

浙東史學管窺

陳訓慈

亞細亞人發見新大陸說之紹介

張崑譯

評日本研究叢書……………張 崑

產業革命影響說略……………蔣百幻

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講
王培棠記

歐洲各國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馬古烈講

克羅奇的史學論……………雷海宗譯

書評

(A)世界史綱……………雷海宗

(B)大戰前之英國外交文件……………熊協夢譯

史學界消息

國內史學界消息……………蔣百幻

東京史學會卅一次大會……………也 文

西洋史學界消息……………也 文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課程規則說明書

發刊詞

數年以來，史學系師生咸感史學浩繁，門類綦冗，嗜趣各殊，所研因異，欲事觀摩，尤賴切磋；同人等茲故以研究所得，付梓問世，供諸同好；庶免獨學寡聞之誚，而得相互揣摩之益焉。自西學東漸，國中史學者除數千年之國史外，且須進而探討西洋民族興衰之跡。欲以一人之力而兼明東西全史；時光有限，人力幾何；同人等不敢貿然以此職自責也。故本刊對東西各國史學，只負介紹之責；至實地研究，則俟諸異日。然我國歷史，素乏有系統有方法之研究；近今異國學者且多進而代庖；此乃民族之恥，遠勝於賠款割地者也。故同人等深望今後能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哲學的眼光整理國史；庶可一洗舊恥，增進國光焉。科學方法，今日最時髦之口號也；然實際能以此方法攷定已往之史實者，則百人中不得其一焉。對任何史料不敢輕信，對任何傳聞皆下攷定；斯法易言而難行，此同人等所以自勉者一也。客觀態度，亦為時髦名詞；然能以此態度觀察古今之歷史者，則千人中不得其一。



焉。科學方法，我國舊日學者非不知也；徒以其無客觀態度，甘受宗教性之傳統信仰所拘束，以致方法雖善，而所得結果多屬局部可靠，甚或全部不妥。蓋任何民族對其往史皆有固定之成見，對其上古之歷史尤有難移之宗教信仰；此種「古史宗教」，西洋各國百年來已由無數學者之力而遭推翻。返觀我國，此種宗教仍根深蒂固；上自莊嚴之專家，下至盲從之學子，莫不迷醉於此種宗教迷信中。一二覺悟份子雖冒譴借導古史革命；然曠野孤聲，勢力微眇。同人等深望此後能本客觀之態度打破古史之宗教，恢復往事之真像，此同人等所以自勉者二也。哲學眼光，似甚抽象，史學者多不屑道之；故以此眼光綜合已經攷定之結果者，萬人中不得其一焉。驟然觀之，往事有如亂絲，其意義與價值無從探尋；此非有藉於哲學眼光不可者也。所謂哲學眼光者即概括之眼光也。概括眼光者，非主觀武斷之成見，乃由研究各科社會科學原理，觀察社會人生千萬變化之形態所得之一貫眼光也。吾國古今史學者多為研究家，而非綜合家，以其缺乏哲學眼光，且竟不知哲學眼光為何物也。職此之故，吾國所謂史書，皆史料也；廿四史為史料，三通亦史料也；紀事本末為史料，野史稗史亦史料也；即今日坊間通行之歷史教科書亦莫非史料者也。故我國雖號稱文明古國，每以數千年之歷史自

豪；然試問數千年之歷史究爲何事，非徒一般學子不知所對，卽所謂史學專家者恐亦將伊啞支吾莫從應付也。本刊篇幅有限，難任作者隨意發揮綜合之歷史；然中外歷史哲學家之理論，則時爲介紹；國史上重要事蹟之哲學意義間或探討尋求，以冀真正之國史終有實現之一日。此同人等所以自勉者三也。國內明達，幸垂教焉。

史學 第一期 發刊詞

墓前水道



棲霞山古墓圖

墓前下部建一水道由墓內通至山邊因其建築未用石灰雨水易從墓磚縫中浸入故置此水道以便泄出但年久泥水浸入甚多故所發掘各墓中泥土已滿

墓側一部



墓的建築形式特別似烏龜又像汽車其建築不用石灰而磚縱橫交錯不致倒下由此一部分(本圖)可知其墓建的精良為研究建築的一好材料

殷代國際地位叢測

沈西林

商代史料之留於今者，厥惟尚書中之商書。商書連偽篇共有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中，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中，下) 說

命(上，中，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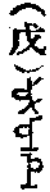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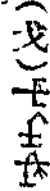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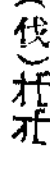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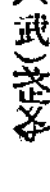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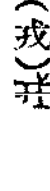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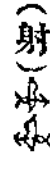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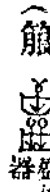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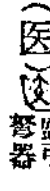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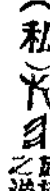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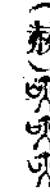















經有清一代經學大師之潛討，去偽留真。僅得五篇：

湯誓 盤庚(上，中，下合爲一)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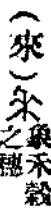
湯誓爲湯告民伐桀之辭。盤庚上篇，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亦即盤庚之新政。其中下二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利害，兩兩相較，告戒臣民早遷避禍。高宗彤日祖己訓諸王之辭。西伯戡黎祖伊懼西伯(文王)逞雄，將不利於殷，奔告於受(商王紂)之辭。微子知殷必亡，作誥父師少師(箕子比干)之辭。此五篇，記盤庚遷殷及遷殷後之事件，惜語焉不詳。至於詩商頌五篇，全爲清廟歌頌之辭。對於殷代國際地位一問題，無大裨益。

追光緒末季，甲骨于洹水南故殷墟出土。故自盤庚遷殷後迄帝武乙時之新史料。登掘甚夥。經孫仲容羅雪堂王靜庵諸人之探求，殷代文物制度，蔚然大觀。然當時有殷國際地位，未嘗一論及之。余不願翦陋，略略追尋。若求精詳，容待後日。

夷考甲骨文中：

- | | | | |
|--|---|--|--|
| (戊)  | (戊)  | (伐)  | (武)  |
| (戰)  | (戎)  | (弓)  | (矢)  |
| (射)  | (彈)  | (侯)  | (族)  |
| (觥)  <small>盛天</small> | (医)  <small>盛弓</small> | (私)  <small>旌旗</small> | (游)  <small>旌旗</small> |
| (火)  | (查)  <small>身即炬</small> | (夷)  | (焚)  |
| (赫)  | (樹)  <small>敬敬</small> | (木)  | (桑)  |
| (杞)  | (果)  | (圃)  | (林)  |
| (麓)  | (圃)  | (谷)  | (水)  |
| (川)  | (泉)  | (英)  | (農)  |

(禾) 

(來)  象禾穀之穗


(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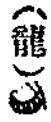
(米) 

(舟) 

(車) 

(象) 

(熊) 

(龍) 

(虎) 

(麋) 

(麋) 

諸字。知殷代已非完全游牧時代，耕稼之事，亦漸興起而人民重土之念，隨之發生。證之盤庚三篇，則甚昭合。盤庚上：「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盤庚中：「盤庚作，惟沙河以民遷；乃語民之弗率，誕告，用賈其有衆，咸造勿變在王庭。」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我作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子孫。」盤庚下：「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汝罔台民，勗建大命。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於一人。……」」「……今我民用蕩折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伐我高祖之德，亂越


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於新邑……」書序則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按東哲謂孔子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詩玄鳥「宅殷土芒芒」傳曰：宅，居也。芒芒，大貌。宅殷連言，於義甚明。故亳字誤。）當時遷都，不但人民不滿，臣下亦有怨言。以是使盤庚不得不出此凶暴言語，而迫之遷也。然據盤庚屢次遷都，甚非偶然之事。乃因荒古時期，森林茂盛，禽獸逼人。祇施之以笨拙器用，繼之以洪猛火炬，即孟子所謂「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以焚之，禽獸逃匿。」其來已久，但終難克制天然。加之川流交錯，雖有禹治之於前。然洪水為患，恐時橫陳。故甲骨文中，有災字；𠄎，蓋象水壅之形，川壅則為災也。矧其重要原因，則推當時敵國林立，潛師掠境，鮮獲休止。是故敵強則携重器具往，敵弱則帶重器而還。人民受慮，無庸諱言。史記殷本紀云：「帝丁遷於囂。河。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殷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帝武乙立，殷復去亳（按毫據尚書序之誤，前已證之。）遷河北。」（正義：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南亳西亳，不知何所根據。疑五遷當作四遷。）盤庚迄帝武乙之間，（按王靜庵古史


新證，定甲骨爲盤庚遷殷迄帝乙時遺物，實誤。因武乙不見於卜辭。文丁爲帝太丁，尙屬疑問。且殷本紀明言「殷復去宅（原作亳），遷河北。」故余定甲骨爲盤庚遷殷迄帝武乙時遺物。其史料可從卜辭中窺見。至於帝仲丁河亶甲祖乙之遷，其重要原因，當不能出乎避敵一途也。且初民習性，固喜肉搏。然人類之犧牲性進取性，高於其他一切動物。爲自防計，寢漸器具造作，用以代肉搏。於殷遺物甲骨上，屢見有戊戈舟車等字。（諸字見前。）諸器物，固可用以斫伐森林，戕賊禽獸。又可用於邊疆要塞，以禦讎寇。益之以舟車，以備運輸逃避之需。夫當時人民，各割據土地，自成部落，能幹者爲其酋長。有圖騰制度，以禁部落間之婚媾。故部落間戰爭，乃司空見慣之事也。

今將殷代之敵國，分述於下：

（一）敵國作亂，卜後而往征者，有：

貞乎正（征） 方

貞乎伐 方

貞乎伐 方

乎伐邑

乎多臣伐邑

貞乎伐邑受之又(祐)

貞乎伐邑受之又

貞乎伐邑弗其受之又

(按此條卜辭，言伐苦方爲不利。)

今口乎伐邑

貞伐邑帝不我其受又

(按此條卜辭，不主伐苦方。)

己巳卜般貞邑弗允戈戊

(按此條卜辭，不主用兵。)

Ω 土方

伐Ω才受之又

貞王從洗Ω才

(按此條釋，洗，巡當時勇將名。)

戊午卜賓貞王從洗Ω才受之口

(按當是又字。)

苦方與土方，爲殷之勁敵。而苦方之兵力，尤強於土方，故往征苦方多於土方之次數。征苦方時；卜辭有「弗其受之又」「不我其受又。」故知苦方與殷代之勢力，高下無幾也。

左傳言：『士彌牟營成周，物土方』註：相取土之方，蓋不知土方爲國名，土方與成周爲對名，乃言經營成周而相取土方也其餘尙有：

𠄎 貞今口口从魯侯虎伐𠄎受之又 (按魯爲武將名，封號曰魯虎。)

𠄎 貞今魯王伐𠄎口口人五千乎口 (按所缺爲征或爲伐。)

𠄎 辛巳卜賓貞今伐下𠄎受又

𠄎 其伐𠄎利 不利 (按此問伐利否，卜筮以不利。)

𠄎 其伐𠄎利 不利 (同上)

三 巳酉王卜貞余正三丰方……求五牛

𠄎 口口四日庚申亦之來禋自北子口告日昔甲辰方正於𠄎得八十之五人……六月

在口口 (按所缺爲日期。)

乙丑卜王貞余伐猷

𠄎 貞猷伐棘其伐

總上苦方土方，共得十一國。殷代備敵情況，可見一般。

(二)敵國佔殷芻牧地，而往征伐者有：

王固日，之求其之來媿，三至九日辛卯，允之來媿。自北 敏 告日：土方牧我田

十八

王固日，之求其之來媿。三至七日己巳，允之來媿。自西參友角告日：苦方出牧我

示蔡田，七人五。

癸巳卜，殺貞旬亡囚。王固日，之求其之來媿。三至五丁酉，允之來媿。自西洗訖告

日：土方正於我東圖，我二邑。苦方亦牧我西圖田

苦方土方，無故侵佔殷之牧場，國勢不振，匪難推測。其屯兵處所，見於出土之甲骨者

有：

貞日師毋在茲延

丙戌卜貞日師在 不水

(按 原為敵國，後得後，用為屯兵地。)

己卜在係東口貞今月師不慮

乙丑卜在憲貞今月師不慮在十月

甲戌卜在次貞今月師不口

口亥却在次口（貞）今月師口處其處

此五地爲戰爭區域，其人民沒於兵禍者，當不在少數。使壯丁流諸四方，老弱轉諸滯，不復有團聚之期。此外各地，爲餘波所播，人民亦豈有寧日哉？殷代雖經各國交陵，得以延長國祚，而不忘者，因賢君輩出之故。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道復興。』『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按鬼方，舊註爲遠方，疑鬼方是當時國名。）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註稱大戊，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註稱武丁，奮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卉有三年。』（按舊稱三宗，爲太甲太戊武丁。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治用此說。王靜庵古史新證，定中宗爲祖乙，可證舊說之誤。）彼等賢君；處處以民事爲已事，以先后法度爲準繩，懷抱受命不殆之志。

孟子稱『其時賢聖之君六七作。』賢君立時，必遍訪賢者，助其發展，使國家蒸蒸日上，無有已時。殷代賢臣，見於卜辭者，有三：

伊尹 𠄎 𠄎 𠄎 𠄎 亦單

咸戊 𠄎 𠄎 𠄎 𠄎 亦單

祖己 𠄎 𠄎 𠄎 𠄎 亦單

齊侯鍾：『饒饒成唐，有嚴社帝所，博受天命，口伐頤同敷，厥靈師，伊小臣惟補，

咸有九州，處禹之堵。』商頤門鳥：『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長發『式於九圍。』

傳：九圍，九州也。殷武：『設都於禹之績。』可證禹為神之說，誣矣。墨子尚賢：『湯有

小臣。』楚辭大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證以齊侯鍾伊小

臣連語，則小臣為伊尹甚確。伊尹單稱伊，與卜辭正合。按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从

丨，見而分之。』稱小臣者，言於事物可分別之臣，正舉伊尹也。伊尹之稱阿衡（見商頤長

發）保衡，（見尚書君奭）要皆是小臣一類之稱號，舊稱為官號，未敢同也。商書君奭『巫

咸又王家。』白虎通姓名篇『殷家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

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引之據此，謂巫咸當作巫戊。王靜庵依卜辭謂巫咸或當作咸戊。（見古史新證）殷臣見於君奭者，除伊尹巫咸外，尚有伊陟臣扈（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賢，（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賢，咸子）甘盤，（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諸人。卜辭中，對伊尹咸戊祖己，時有貞卜。君奭亦稱「率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可知殷家崇拜賢臣之心理矣。

賢君賢臣間作，內政既修，遂從事外征。然如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旒，何天之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虜，何天之龍！」則小國大國，多順服有殷。小雅出車：「赫赫南仲！玁狁於夷。」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昆夷」赫赫南仲！玁狁於夷。」知周時敵國，已屬寥寥。此非有殷之事功而何？殷既征適敵衆，則不得不有所標識，以紀其功。標識之存於今者，厥惟鼎彝，考鼎彝多爲商代遺物，最遲亦是西周初年物。因西周以後，文字孳乳浸繁，且施諸簡牘，圖畫則用諸刻石繢壁；兩者遂分道揚鑣。求現存商代鼎彝中，有：

（一）表武功之圖

「長」手執干形鼎

「攸」父辛甗

「鬲」帝已祖丁父癸鼎

「卣」且乙卣

(二)表政治之圖

「癸」父癸卣

「癸」父乙鼎

當時文字，爲數甚鮮，其用不廣。故於克國班師後，以子執戈，子執旗，子執斧諸圖，以表其武功。又以上帝統治衆人，一人跪於一人前諸圖，以示克服國之順從也。殷代經歷次賢君賢臣，內修法度，外恣兼并。嗣之者，縱無卓越志向，苟能安分守己，亦足治理國事，延長國運。無如傳至帝辛，窮奢極慾，國家大計，置諸度外。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知天命，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斃！今王其如台？」』微子云：『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粵至』

於今！』伊諫勿聽。紂反對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其昏闇盡如斯。微子以小民蠢蠢欲動，殷代淪亡可料，遂商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共謀良策，以挽頹廈。但比干終以直諫被誅，使謀臣引咎他往，宵小掌權，一意譴哭天子。殷政已入膏肓，不可救藥。時西伯文方取得黎國，聲勢日大。武王紹繼其後，定伐商紂，而拯民難。其誓辭：『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便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勸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勸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於商郊，弗御（依桐城吳汝綸寫定尙書本。吳氏迓依匡謬正俗改御。）克奔，以役西土。勸哉夫子！爾所弗勸，其於爾躬有戮。』（尙書牧誓）其說商紂罪惡處，殊不虛飾。且殷民早存叛亂之心，一旦有英敏如武王者，起而伐商；人民歸附之心，直如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武王誓曰：『五步六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亦豈無因者哉？今以地下實物，與古書紀載之互參證明法，規定殷代國際地位之狀況，其真確性自大。持此種態度，可以闢信古者

之動說三代爲極樂世界，可以斥疑古者之妄論某也爲神物，某也是機遇。故作斯篇，以諗學人。

共和解

周宗溪

國史紀年，始於共和，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蓋以厲王以上，歲數不明，故疑則傳疑，闕而不錄，自黃帝訖共和爲世表，共和以降，諸侯譜諜按年可稽，乃爲年表，是爲以共和元年爲紀年之始，而宋鄭樵非之曰『太史公紀年，始於共和，天下之所共承也，然爲共和之說者，已不可信，况其年乎。既曰周召二公共行政，又曰共國之伯名和，行天子政何也，仲尼周人也，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者，爲幽王遭西戎之禍，與籍湮淪，西周之年，無可考據，故本東周，遷則漢人，而欲貫年於西周可乎，凡紀年者，自東周以還可信，東周以前不可信也。』因以周平王四十九年爲紀年之始，然今日學者多宗司馬氏，以共和紀元，而斥鄭樵之謬。是共和於國史之地位，其重要概可見矣。

據中國古書，共和行政，凡有二說，一謂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號曰共和。

史記周本紀云，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又年表曰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索隱云宣王少，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

韋昭國語注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子于彘，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林注云周召二公與治王之政事，號曰共和。

一謂諸侯奉共伯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無道，國

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

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周厲王之難，天子

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索隱汲冢紀年曰，共伯干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共伯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莊子讓王篇曰，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卽於王位。

柳貽徵先生以史記三代世表自黃帝訖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明共和以前多不可考，而自共和元年以後，諸侯譜牒咸有可稽，詎有誤以共伯和之名，爲共和行政之號。紀年之始卽成大錯者，故謂共和之解，當以韋昭所謂公卿相與和而行政之說爲的，陳師漢章亦主此說，而以其號爲共和也。適如宋之六卿，三族降聽政，按路史共和辨云：「夷王奔，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於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自溫公，無異議也。予不敢以爲然，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其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爲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廡火，歸還於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於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爲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

和，吾弗信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日知錄云，『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歲，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歲，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歲，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歲，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案以共和爲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意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成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二十六年傳云，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歲，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知厲宣之間，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儻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

後世之年號，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爲無據也。攷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年子，並以共和爲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共地近衛，卽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亦謂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頭之下是也。古史從竹書，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證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時宣王尙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三說雖小有差異，而辨正共和非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實共伯和行天子事也則同，其論誠允矣，然未盡也。

周當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荒服不至，而厲王元年外國共三角羊（述異記）楚人來獻龜貝（竹書）楚熊渠畏其伐楚去帝號（史記）。足證厲王之初，王室頗有中興之象。及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遂有好利進榮夷公之事。

國語云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史記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夷公爲卿士，用事。

是厲王之好利，其原因蓋在謀中興周室，用武力征討諸侯之結果，故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既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解曰，天子惟民父母，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隳，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作禍，民將不堪，然卒因公卿之議起而國人之謗作，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又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遂奔於蕞。夫以能監之謗者，因監而謗者卽鮮，其人數必不甚衆，以史記年表觀之，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蕞，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則亂亦僅限於王城以內也。

召公雖嘗有刺厲王之詩。

詩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又蕞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國語亦載其諫王之辭。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之則殺，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

而周公則始終無聞，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左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周召二公挾輔王室，天子之過既不能匡，王城亂作，天子被逐，復不能救，其力之微弱，可以概見，以微弱無聞之人，而能廢人望共和行天子之事，於理誠有所未通。至若國人圍殺王太子。

國語云：虢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愬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愬，怨而不怒，况事王乎。

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以左傳之言觀之。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杜

注云，不忍害王，厲王之末，周人流王於彘。

厲王戾虐，萬民猶弗忍置之於死，無辜之太子，乃必欲圍而殺之，二文互證知其爲必無之事也。

吾意周當夷王時，王室衰微，諸侯背畔，厲王卽位，方謀中興，以武力征討諸侯，功不獲成，京師亂作，共伯和遂乘間竊位，故汲冢紀年云『共伯于王位』，索隱云『皇甫謐云共伯和于王位，則以共國伯爵和其名也』，干王位言篡也，而宗周彝器伯和敦之伯和父，據吳其昌金文歷朔疏證，卽共伯和，伯和父自干王位，故西清古鑑伯和尊，伯和壺，伯和卣，伯和匜，諸器銘云佳王命元年，猶云受王之命也。

金文歷朔疏證云史記周本紀厲王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此說根本非是，二相共和行政，在後世尙不可能，周初開化未久，豈能有此邦治，且厲王奔彘亦決

非爲國人所逐，或因避外族之侵陵，至處暫避，而共伯和遂貿然自干王位，故司馬貞索引引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又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紀年云，共伯即於王位，又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共伯名和，此真竹書之說，完全可靠者也。共伯和即伯和父也，伯和父自干王位，故云王命元年，猶云受王之命也。

左傳襄十四年『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幣於戚，而入見蘧白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杜注云『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昭三十二年，『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均足證共和之干王位，實爲篡竊無疑，而羅願梁三氏，必欲解說其非，誠不知其可也。

因共伯之干王位爲篡竊也，故歷十四年而國亂不定。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及汾王沒而民獻亂。

宣王乃得反國，君臨天下，中興周室，若乎共伯之逍遙共首，無論有無其事，即使確有其事，或者彼見宣王之羽翼已成，而已之勢力，不能相抗，遂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已釋位歸國，王室亦無力過問，亦爲事實所能有，顧不得以共伯逍遙共首，遂必其無篡竊之證也。

漢章師謂「經典並無共伯姓系，惟左隱元年稱鄭叔段出奔共，賈逵注以爲國名，本漢地理志文，至閔二年，卽爲衛邑。說者謂并於衛。而經傳亦不詳其事。其地密邇魏都，故史記正義疑卽衛釐侯子共伯弟和，其年歲又不相當，太史公非不見魯連子，莊子，呂氏諸書，不取爲史，以爲有共伯和其人，紀年當云共伯，不當云共和矣，」然以孟康注漢志有共伯入爲三公之說，不得不有所會通，遂以爲「當時之三公，除周召外，其二卽共伯，同是釋位之諸侯，同爲公卿之大臣，與左傳史紀表無一不合，」其意雖小有抵牾，然足爲厲王之時確有共伯其人，且其權力最大，足以干王位之證，而紀年之云共和，正如春秋桓十一年書鄭忽出奔之例。春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杜注云，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不得謂爲不成語也。

秦皇漢武尋求神仙之用意

蔣君章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皇帝，在政治上有同樣的成功，在心理上也有同樣的企求，後世人並稱之曰秦皇漢武。我們看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而為郡縣，北逐匈奴，造萬里長城；漢武帝逐匈奴，通西域，把漢的國威，遠播于中亞細亞，他們在政治史的地位，可想而知了。他們在心理的信仰上，也有相同之處，那便是求神仙不死之藥的事情了。他們的信奉神仙是很誠意很熱心的，先後派人去尋求的次數很多，後來屢次發見為方士所欺而不知悔，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法人Granet以為是愚民政策，（見氏所著Civilisation Chinoise）陳漢章先生以為是殖民政策；（見中國通史）我們要知道這是不是愚民政策，或者是殖民政策，或者僅僅是迷信，沒有其他作用，須得先把他們尋求神仙的經過，研究一下：

一、秦始皇求仙故事

秦始皇第一次求仙的事情，是在他接位後的二十八年。那一年他東行鄒嶧封泰山，禪梁

父，至琅邪刻石。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始皇悅之，令他去求。同他去的有童男女數千人，結果神仙沒有求到，徐市就止王不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

又淮南衡山列傳：

「被（伍被）曰：……：「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王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始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這一件故事是他尋求神仙的開幕，過了三年便有「更臘」的事情，這便是他信奉神仙已入于「迷」的程度的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案隱曰：『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名曰嘉平，蓋應諛諛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太原真人茅盈內記曰：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謂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雲上天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謂而問其故，父老具封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生長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求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他在三十二年兩次派人去求神仙，及不死之藥；並且受了很大的騙。始皇本紀說：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章昭曰：羨門古仙人；正義曰：高誓亦古仙人。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後來盧生同始皇說：

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有物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傲行，以避惡鬼。辟惡鬼，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損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

盧生這些話，始皇聽了，却是十分相信欣然說：『吾慕真人！』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徒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有一次他到梁山宮，被人說出去了，始皇怒，把諸在旁的人完全殺了。從這件事看來，三十二年的秦始皇迷信神仙，已到很深的程度了。但是神仙及不死之藥，終究得不到，盧生等反而譏他，遂即亡去。始皇本紀道：

侯生盧生等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僞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

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神仙。

我們知道始皇的專制，不自三十二年以後始，盧生等當然早已知道了。爲什麼此刻忽然說『天性剛威，』『樂以刑殺爲威，』等話，而亡去呢？盧生等恐方不驗殺而去，或者是一個原因，依他們的議論看起來，政治的原因恐怕多一點，或他們或者想藉着神仙的說法，以娛始皇之聽，取得政權。今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無握權的機會，有殺身之危險，所以他們就亡去了。無怪始皇聞亡大怒道：

吾前收天下奇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使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不德也。

照這樣看起來，他有些覺悟了，然而他求神仙不死之藥的心，終究沒有死。三十六至琅琊，徐市詐他說：『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信之，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射殺一

魚。可憐不死之藥未得，而他就在這一年在平原津地方一命嗚呼了。

二、漢武帝的求仙故事：

漢武帝的信奉神仙，受到他的外祖母的影響很大。他初接位尤敬鬼神之祀，第一件事，就是求他外祖母所祠之神君，舍之上林驪氏觀。漢書郊祀志：

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驪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師古曰古謂之娣嬪）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之。（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其後子孫尊顯，及武帝接位，則厚禮置之祠內。

這是武帝求神仙的發軔，後來李少君以祠灶穀道却老方，見武帝，尊之，賞賜甚多。並且聽了他的話，祠灶，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等。郊祀志云：

少君故深澤侯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一年陳于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灶皆可致物，

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

不久少君病死，武帝以爲他沒有死，是化去的，使黃鐘史寬舒受方，繼其事。後來齊人少翁，以方見武帝。恰巧那時武帝的夫人王氏死了，少翁以方致夫人，武帝在幃中見了，以爲神異。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非常優待；並見聽了他的話，作盡雲氣車按五行生剋之日，駕車避惡鬼，通天神。但是一年多沒有成效，少翁恐武帝見責，乃在布上寫些鬼怪的話，使牛食在腹中，詐稱牛腹中有異，請帝殺之，得書。可是武帝認識這些字是他寫的所以很發氣就把他殺了。

武帝之殺文成似乎有些覺悟了，然而決不是的，他因爲飯牛以書的事，所以一時發氣，把他殺了，却以爲其方尙未盡傳，懊悔起來。後來少翁同門叫做樂大者，來見武帝，武帝大喜。樂大說：「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未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武帝聽了他一番話，心裏只怕他不肯替他求仙煉藥，所以慌他說：「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吾何愛乎。」於是對他所要求的如：「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印信」等，都照辦了，並且封爲五利將軍。其後又以二千戶封爲地土將軍，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又以衛長公子娶之，齎金十萬金，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親加五利之第，可說是優待極了。可是五利將軍，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畢竟不能，乃治裝東行入海，以求其帥；但又不敢，而至泰山祠，武帝派人去驗他實無所見，其方亦不驗，又把他殺了。

這件事似乎也是覺悟的表示，實際也不是的。他對神仙之事，實在相信極了。不消說文成樂大等有根有據的話能使他信任奉行；就是那極尋常人皆以爲不足信者，他也相信。

漢書郊祀志：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

召置甘泉……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熹，其事祕，世莫知也。

齊人公孫卿以寶鼎及札書見武帝，並以申公所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則能登山。』的話告帝，並言黃帝登天的故事：

黃帝采首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武帝聽了這件故事，心裏十分羨慕，嘆口氣道：『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公孫卿爲郎，使東候神于河南。在誅五利將軍的冬天，公孫卿言見仙人足跡于緱氏城。武帝親往驗之，大概沒有什麼看見，所以警告他說：『毋效文成五利。』卿解釋道：『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後來公孫卿在東萊夜見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羣臣亦言見老父，帝乃以爲仙人。元封三年春，公孫卿又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帝往又見大人跡，卿言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似緱氏城，置脯棗，神

人宜可致，且神仙好樓居。」于是帝令長安作飛廉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置通天台，使卿持節而候仙人，但仙人畢竟未見，而武帝于後元二年死了。

三、愚民說（註一）孫中山先生把政治分爲三個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民權時代——秦漢之際，雖君權已立，但是去古未遠，利用神的觀念來使人民視已如神一般，在古史上的證據，蓋難僂指以計，好比秦始皇漢武帝間之漢高祖，就專門用這種政策來收人心的。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矣。

可知高祖這種政策，是成功的。若秦皇漢武信奉神仙，是一種愚民政策；那末很顯然的愚民是他們的目的，而信奉神仙是他們要達到愚民目的的一種手段。也很顯然的，一種手段到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流弊百出的時候，是應該放棄的。這是一般的情勢。換句話說，目的是永遠不變的，手段是隨時變更的。我們看秦始皇漢武帝，屢受方士之欺，但是尋求神仙及不死之藥，一意進行，始終不懈，並不圖爲發現被欺，——政策已到了流

弊百出的地步——而知所悔改。在這種情形之下，說他是一種愚民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其次我們假定這是一種政策，再看這種政策對於愚民的目的上，發生多少效果。我們在史蹟裏找不出人民受皇帝的愚；但有下列數事：

史記秦始皇本紀 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點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

這是人民利用秦始皇的迷信心理，給他一個不祥之兆，使他不樂的證據。

漢書郊祀志 大（樂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掌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又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以萬數。

這是方士們利用武帝的信奉神仙，謀官求寵的證據。上面所引盧生的事情，也是如此。照這樣行使這種政策，要想愚民的，其結果不但人民沒有被愚，反而自己受愚。可說是行使這個政策有弊而無利的了，有弊而無利的政策，奉行不疲者，真古今無此例。根據上面的推論愚民的政策，恐怕不是的了。

四、殖民說（註二）秦始皇同漢武帝，都是好大喜功的君主，他們都能把中國的疆域，擴充的很大；尤其是武帝，通西域，西南夷等。很有些殖民的史蹟。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些史蹟，是否與求『仙人及不死之藥』有關。我們先看他們類乎殖民的史蹟：

1.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福等入海求仙，止王不還的話，上面引過了。徐福所到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日本，今日本奈良附近之和歌山縣，有徐福墓。（見張其的先著國際地理十二講）這件事情確是殖民的事情。但是史記上明白地說：『於是遣徐市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可知他的目的只是求神仙，並無拓地殖民的意思。所以這一件殖民的事業只可說是意外的報酬，說不上一種政策。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套地。

這件事的確也有些拓地殖民的性質，但是不是一種政策呢？鄭康成說『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這句話最中肯綮。假使始皇知道了胡者胡亥而非北胡，那他決不會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了。這件事和後來唐太宗聞人說武氏嘗

亡唐朝的天下，他就大殺天下的武氏，而沒有想到宮中武則天，是一樣的。與其說是確民政策，毋甯說是保宗種策，來得妥當些。

又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之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至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這件事雖開拓地但與求神仙無關。

又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使御府視之，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這是移民的史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所以這也不是政策。

又淮南衡山列傳 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這是移女子于邊遠的史蹟，亦與求仙無關。

2. 漢武帝

東越 史記東越列傳：「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太守，會稽太守欲拒不爲發兵，乃斬一司馬，諭意旨。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起，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這是移邊民至內地的史蹟。（漢書武帝本紀亦云：『元封元年，……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爲後世患，遷其民于江淮間，遂虛其地。』）」

南越 因其相呂嘉爲亂，遣兵討平之，立爲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谷浦，交趾，）見史記南越尉陀列傳。

朝鮮 元封二年，武帝使涉何諭朝鮮王右渠，不肯奉詔。何歸詐武帝曰，殺朝鮮將，因得封爲遼東東部都尉，爲朝鮮人所殺，武帝乃募罪人擊朝鮮。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使人殺右渠，來降。遂定朝鮮爲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見史記朝鮮列傳又漢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蕞婁南閩等以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這是拓疆于朝鮮的史蹟。

西南夷 建元六年，擊南越，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

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見夜郎之君，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之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聽蒙約，乃以爲犍爲郡。其後張騫自西域還，欲再通使，懼匈奴隔其道，乃謀取道西南夷，以通身毒。遂平頭蘭爲牂牁郡，邛都爲邛越郡，笮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元封二年，並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因此西南夷舉國降，爲益州郡。所拓地計有七郡之多——見史記西南夷列傳。

匈奴 武帝對匈奴先後用兵凡十次，自元光二年起至至征和三年，（一三二A, D, 一三九〇B, C,）間一二年必有戰爭一次。拓地凡六郡：即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等是。元朔二年，置朔方五原郡，因爲匈奴時常入寇，殺掠邊民，所以徙朔方民衆十萬口于內地。元狩六年分武威酒泉郡地置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這是第一次的向外移民，元封三年，遣郭昌屯兵朔方，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胸，韓說將兵屯之。路博德亦築居延城，天漢初發謫戍屯五原。——見史記匈奴列傳。

西域諸國 武帝通西域諸國的目的，在乎斷匈奴之右臂，其政策不外修好，婚姻，武力，三種。對烏孫就用婚姻政策，對樓蘭以武力政策，對其他小國則利誘威迫，無所不至。結果西域諸國，皆有使至中國，有的使其子弟入獻，見天子。

秦始皇漢武帝的史蹟裏，關係拓地殖民的事情大致已盡。可是這些都和尋求神仙沒有什麼關係。還有秦始皇和漢武帝都遣罪人至邊疆（流刑）雖然近乎移民，然而他的本身是刑罰，不是殖民政策，和尋求神仙的事更找不出什麼關係來了。

五、求仙之原因 秦始皇和漢武帝的信奉神仙，既不是愚民，又不是殖民，那末究竟是什麼呢？依我的見解，不外下列數項：

1. 怕死的心理 貪生惡死，人之恆情；但是功名利祿之心強烈的人，格外厲害些，這是普通的心理。秦始皇和漢武帝兩人的功業，在他們那時是空前的。所以他們貪生也格外強烈些。這是可能的。我們看始皇三十七東游『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史記始皇本紀）他為什麼『惡言死』呢？那是顯然的他希望『永生』『不死』，那便是怕死的心理之表現。漢武帝對李少君的却老方，則尊之。無非因為

却老可以延長生期，不致就死。又因李少君言祠灶的作用，可以益壽，益壽可以見仙者，可以不死，所以他就祀起灶來。派人去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從事于化丹砂之藥，齊爲黃金。後來公孫卿言黃帝乘龍登天的故事，他就道：『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可見他求仙的心非常切迫。他又聽人說：『封禪可以不死，』他就封禪；『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他就祀天神上帝百鬼。可見他貪生惡死的心理，是非常濃厚的。

其次我們看他們相信神仙皆在中年以後，益加濃厚。這是因爲中年一過，晚景漸至，死期漸近，所以求不死之藥益急。所以他們雖然發現被方士所欺，但他們求藥之心毫未退減。如秦始皇知道徐市的靠不住，但後來還是聽他的話；文成是欺騙武帝的，但是武帝把他殺死後，還要惜其方未傳。爲什麼受了騙，還不灰心呢？這是因爲他們根本上相信仙人及不死之藥，不驗並不是沒有這回事的意思，心理上的需要，使求仙之事，繼續進行，大有繼長增高之勢。這裏有個故事可以表示漢武帝和怕死！征和元年，（西曆元前九二年武帝元前八八年卒距死已僅四年）巫蠱事起，那事武帝已老，

常常害病。江充等與戾太子有隙，恐一旦武帝死，爲太子所不容，乃詐言太子要把他咒死，以便早日接位。帝令查之，充等言在太子宮裏掘得木人甚多，帝信之。太子知江充等之奸，舉兵謀誅之，事敗累及者甚多。這一件骨肉的大慘案，完全是怕死和迷信的結晶。復次我們當注意他們所求的對象。他們求的是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那末什麼是三神山呢？史記封禪書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且至則船引風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三神山上所有的仙人及不死之藥，正是他們要求得以解決死的問題者，無怪他們百折不撓的要去了。

2. 神仙之說的潮流 神話傳說，以古爲盛。神仙之說據史記的說法，則爲陰陽家之末流，傳其術不能通者，史記封禪書云：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三神山）不可勝數。『漢書郊祀志』大（樂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掌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又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

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仙人。」又云：「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又言：「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從這些不很可靠的數字上，可以知道當時燕齊之間，神仙之說竟成潮流。固然中間有不少的投機份子。）這種潮流與怕死的心理，聯合起來，發生求仙人及不死之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3. 傳統的迷信觀念 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知祀的一事，在中國歷史上，向來佔重要地位，國家設有專官還有卜的事情，也有專官。做了夢要卜，辦什麼事，也要卜，其他水旱，陰陽，災異，日蝕，月蝕，地震，山崩等，無所不用其卜，並且卜辭佔有很大的勢力，事之舉辦與否，往往視為標準。我們看秦始皇因應卜辭而做的事情，很多，漢武帝祀神之多，是空前的，由此我們知道他們求達神山，是迷信的一種，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奇處。

4. 好大喜功在另一方面的表現 秦始皇和漢武帝的好大喜功，人所共知；而且他們都會做到前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從前有個叫做燕昭王的，要想做而沒有做成

的，那便是求神山的事情；還有升天不死的事情；古來一個黃帝做到，而這兩件事都能解決他們所惡的死的問題，所以他們移政治上野的心，想在這一方面也開一個空前的例，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秦始皇的求仙，在統一中國之後，漢武帝的求仙，隨拓地的成功而增加其熱心，也就可以明白了。

總起來說，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求神仙，只是希望不死。他們的事蹟裏，雖有類於殖民的事，但只是一種出乎意外的副產品，決不是他們的目的。這些副產品中即或有愚民的事情，但也決不是他們有系統的預定的政策。

註一、法人革蘭內(Grahn)倡此說(中國古代文化史)

註二、象山陳漢章先生倡此說

兩漢人口之比較

奚祝慶

國以民爲本，民依地而生，民多地少，則生產微寡，民生維艱。而人滿之患，遂遍布於社會，此將來世界之狀況也。地多民少，則生產可以過剩。而不同之民族，每互起爭抗，弱肉強吞，寡爲衆併。斯不惟古代社會之遺跡，抑亦今日各國之現形也。

有漢兩代，前漢土地，彷彿後漢，前漢鑿秦地之大而不治，於是加置郡國有六十三，和秦之四十郡，共一百有三郡國。東西經九千三百二里，南北緯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爲可墾田，其不可墾之定墾田共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 12,233,062，口 59,594,978，此前漢平帝元始二年（即西曆紀元後二年據劉大白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之所計也。更觀東漢順帝永和五年所計之土地與人民，而相較兩漢，則不勝懸殊之令人可驚。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十郡。光武以後，漸復加置郡國。至順帝永和五年，其

數凡百有五郡國。境東至樂浪，西至燉煌，南通日南，北抵雁門及永昌。四履之盛，不遜前漢。然其所墾之田，在安帝延光四年，已惟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十三畝八十五步。至順帝建康元年，墾田但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夫當時可墾之田，當不啻前漢平帝年間之數，而其所墾，但爲可墾數之五分之一而弱，其故何哉，實因民戶口減少之故也。順帝永和五年所計民戶爲9,698,630，口爲49,150,220。

溯自前漢平帝元始年二至後漢順年永和五年，凡經一百三十九年。（據劉大白五世紀中國歷年表）依美國近百年之人口增加率十（據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而計算，則順帝間之人口，可有五萬萬九千萬而強。依英國日本近百年之人口增加率三（據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而計算，則其數可有一萬萬七千萬而強。然其適反增率爲減率，計其百三十九年之減率爲0.83。即 $(59,594,978 \times 0.83 = 49,463,831)$ 近似於49,150,220。

今將兩代人口，列表較之。取前漢平帝元始二年與後漢順帝永和五年之所計爲標準。至比較方法之內容，則以兩漢所分布於各地者而比較之。然兩漢相同面積之郡國，固屬不少，而不相同者亦甚多。又有郡名國名相同，而面積不同者，有郡名國名相異，面積亦相異者。

今彼地理之詳，均不考之，而但取相同之郡國名下所有人口以比較之。其不同郡國名下之所有人口，則但記其戶口數。又如後漢之少數郡國，竟無明載之戶口於漢書或文獻通考，則但述其郡名或國名，而戶口從闕，閱者可觀其大較也。

郡，國	兩漢，差		前漢	後漢	差
	戶	口			
京兆尹	戶		195,702	53,299	142,403
	口		682,468	295,574	-386,894
左馮翊	戶		235,101	37,099	198,011
	口		917,822	145,195	-772,627
右扶風	戶		216,377	17,352	199,025
	口		836,070	93,091	-742,979
弘農郡	戶		118,091	46,815	71,276
	口		475,954	199,113	-276,841
河東郡	戶		236,896	93,543	143,353
	口		962,912	570,803	-392,109
太原郡	戶		169,863	30,902	138,961
	口		680,488	200,124	-480,364
上黨郡	戶		73,798	26,222	47,576
	口		337,766	127,403	-210,363
河內郡	戶		241,246	159,770	81,476
	口		1,067,097	801,553	-265,439

河南郡 (後漢稱河南尹)	戶	276,444	208,486	67,958
	口	1,740,279	1,010,827	-729,452
東 郡	戶	401,297	136,038	265,290
	口	1,659,028	603,393	-1,055,635
陳留郡	戶	296,284	177,529	118,755
	口	1,509,054	869,433	-639,617
潁川郡	戶	432,491	263,440	169,051
	口	2,210,973	1,436,513	-74,460
汝南郡	戶	461,587	404,448	57,139
	口	2,596,148	2,100,788	-495,360
南陽郡	戶	359,316	528,551	169,235
	口	1,942,051	2,439,618	+497,567
南 郡	戶	125,579	162,570	36,991
	口	718,540	747,604	+ 29,064
江夏郡	戶	56,844	58,434	1,590
	口	219,218	265,464	+ 46,246
廬江郡	戶	124,383	101,392	22,991
	口	457,333	424,683	- 32,660

九江郡	戶	150,052	89,436	60,616
	口	780,520	432,426	-348,094
山陽郡	戶	172,847	109,898	62,949
	口	801,288	606,091	-195,197
濟陰郡	戶	290,025	133,715	156,310
	口	1,386,278	657,554	-728,724
沛郡 (後漢稱沛國)	戶	409,079	20,495	388,584
	口	2,030,480	251,393	-1,779,087
魏郡	戶	212,849	129,310	83,539
	口	909,655	695,606	-214,049
鉅鹿郡	戶	155,951	109,517	46,434
	口	827,177	602,096	-225,081
常山郡 (後漢稱常山國)	戶	141,741	97,500	44,241
	口	677,956	631,184	-46,772
清河郡 (後漢稱清河國)	戶	201,774	123,964	77,810
	口	875,422	760,418	-115,004
涿郡	戶	195,607	102,218	93,389
	口	782,764	633,724	-149,040

勃海郡	戶	256,377	132,389	-123,988*
	口	905,119	1,106,500	+201,381*
平原郡	戶	154,387	155,583	1,021
	口	664,543	1,002,658	+338,115
千乘郡 (後漢無此郡)	戶	116,727	無	無
	口	490,720	無	無
濟南郡 (後漢稱濟南國)	戶	140,761	78,544	62,217
	口	642,884	453,308	-189,576
泰山郡	戶	172,086	8,929	163,157
	口	726,604	437,317	-289,287
齊郡 (後漢稱齊國)	戶	154,826	64,415	90,411
	口	554,444	491,765	-62,679
北海郡 (後漢稱北海國)	戶	127,000	158,641	-31,641
	口	593,159	853,604	+260,445
東萊郡	戶	103,292	104,297	+10,05*
	口	502,693	484,393	-18,300*
琅玕郡 (後漢稱琅玕國)	戶	228,960	20,804	208,156
	口	1,079,100	570,967	-508,133

東海郡	戶	358,414	148,784	209,630
	口	1,559,357	706,416	-852,941
臨淮郡 (後漢無此郡)	戶	268,283	無	無
	口	1,237,764	無	無
會稽郡	戶	223,038	123,090	99,948
	口	1,032,604	481,196	-551,408
丹陽郡	戶	107,541	136,518	28,977
	口	405,170	630,545	+225,375
潁川郡	戶	67,462	406,496	339,034
	口	351,965	1,668,906	+1,316,941
桂陽郡	戶	28,119	135,029	106,910
	口	156,488	501,403	+344,915
武陵郡	戶	34,177	46,672	12,495
	口	185,758	250,913	+65,155
零陵郡	戶	21,092	212,284	191,192
	口	139,378	1,001,578	+862,200
漢中郡	戶	101,570	57,344	44,226
	口	300,614	267,402	-33,212

金城郡	戶	38,470	3,858	34,612
	口	149,648	18,947	-130,701
天水郡 (後漢無此郡)	戶	60,370	無	無
	口	261,348	無	無
武威郡	戶	17,581	100,43	7,538
	口	76,419	34,226	-42,193
張掖郡	戶	24,352	6,552	17,800
	口	88,731	26,040	-62,691
酒泉郡	戶	18,137	12,706	5,431
	口	76,726	無數可考	無
燉煌郡	戶	11,200	748	10,452
	口	38,335	29,170	-9,65
安定郡	戶	42,725	6,094	36,631
	口	143,291	29,060	-114,234
北地郡	戶	64,461	3,122	61,339
	口	210,688	18,637	-192,051
上郡	戶	103,683	5,169	98,514
	口	606,658	28,599	-578,059

廣漢郡	戶	167,499	139,865	27,634
	口	662,249	509,438	-152,811
蜀郡	戶	268,279	300,452	32,173
	口	1,245,929	1,350,476	+104,547
犍爲郡	戶	109,419	137,713	+28,294*
	口	489,486	411,378	-78,108*
越雋郡	戶	61,208	130,120	68,912
	口	408,405	622,418	+214,013
益州郡	戶	81,946	29,036	52,910
	口	580,463	110,802	-469,661
牂牁郡	戶	24,219	31,523	7,304
	口	153,360	267,253	+113,893
巴郡	戶	158,463	310,691	152,228
	口	708,148	1,086,049	+377,901
武都郡	戶	51,376	20,102	31,274
	口	235,560	81,728	-153,832
隴西郡	戶	53,964	5,628	48,336
	口	236,824	29,637	-207,187

西河郡	戶	136,390	5,698	130,692
	口	698,836	20,838	-677,998
朔方郡	戶	34,338	1,987	32,351
	口	136,628	7,843	-128,785
五原郡	戶	39,322	4,667	34,655
	口	231,328	22,957	-208,371
雲中郡	戶	38,303	5,351	32,952
	口	173,270	26,430	-146,840
定襄郡	戶	38,559	3,153	35,406
	口	163,144	13,571	-149,573
雁門郡	戶	73,138	31,862	41,276
	口	293,454	249,000	-44,454
代郡	戶	56,771	20,123	36,648
	口	278,754	126,188	-152,566
上谷郡	戶	36,008	10,352	25,656
	口	117,726	51,204	-86,558
漁陽郡	戶	68,802	68,456	-346*
	口	264,116	435,740	-171,624*

右北平郡	戶	66,689	9,170	57,519
	口	320,780	58,475	-267,305
遼西郡	戶	27,654	14,150	58,504
	口	352,325	81,714	-270,611
遼東郡	戶	55,972	64,158	+8,186*
	口	272,539	81,714	-190,825*
元菟郡	戶	45,006	1,594	43,412
	口	221,845	43,163	-178,682
樂浪郡	戶	62,812	61,492	1,320
	口	406,748	257,050	-149,698
南海郡	戶	19,613	71,477	51,864
	口	94,253	250,282	-156,029
鬱林郡	戶	12,415	無數可考	無
	口	71,162	無數可考	無
蒼梧郡	戶	24,379	111,395	87,016
	口	146,160	466,975	+320,815
交趾郡	戶	92,440	無數可考	無
	口	746,237	無數可考	無

九真郡	戶	35,743	46,513	10,770
	口	166,013	209,894	+43,881
合浦郡	戶	15,398	23,121	7,723
	口	78,980	86,617	+7,637
日南郡	戶	15,460	18,263	2,803
	口	69,485	100,676	+31,191
趙國	戶	84,202	32,719	51,483
	口	349,952	188,381	-161,571
廣平國 (後漢無此國)	戶	27,984	無	無
	口	198,558	無	無
真定國 (後漢無此國)	戶	37,126	無	無
	口	178,616	無	無
中山國	戶	160,873	97,412	63,461
	口	668,080	658,195	-9,885
信都國 (後漢無此國)	戶	65,556	無	無
	口	304,384	無	無
河間國	戶	45,043	93,754	48,711
	口	187,662	634,421	+446,759

廣陽國 (後漢稱) (廣陽郡)	戶	20,740	44,550	23,810
	口	70,658	280,600	209,942
留川國 (後漢無此國)	戶	50,289	無	無
	口	227,031	無	無
膠東國 (後漢無此國)	戶	72,002	無	無
	口	323,331	無	無
高密國 (後漢無此國)	戶	40,531	無	無
	口	192,536	無	無
成陽國 (後漢無此國)	戶	56,642	無	無
	口	205,784	無	無
淮陽郡 (後漢無此郡)	戶	135,544	無	無
	口	981,423	無	無
梁國	戶	38,709	83,300	44,591
	口	106,752	431,283	+324,531
東平國	戶	131,753	79,012	52,741
	口	607,976	443,270	-159,706
魯國	戶	118,045	78,447	39,598
	口	607,381	411,590	-195,791

楚 國 (後漢無此國)	戶	124,738	無	無
	口	497,804	無	無
泗水國 (後漢無此國)	戶	25,025	無	無
	口	119,114	無	無
廣陵國 (後漢稱 廣陵郡)	戶	36,773	83,907	47,134
	口	140,722	410,190	+269,468
長沙國 (後漢稱 長沙郡)	戶	43,740	255,854	212,384
	口	235,825	1,059,372	+823,547
六安國 (後漢無此國)	戶	38,345	無	無
	口	178,616	無	無
陳 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112,653	無
	口	無	1,547,572	無
安平國 (前後無此國)	戶	無	91,440	無
	口	無	655,118	無
任國城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36,442	無
	口	無	194,156	無
濟北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45,689	無
	口	無	235,897	無

彭城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86,170	無
	口	無	463,027	無
下邳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136,389	無
	口	無	611,083	無
樂安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74,400	無
	口	無	424,075	無
吳郡 (前漢無此郡)	戶	無	164,164	無
	口	無	700,782	無
永昌郡 (前漢無此郡)	戶	無	231,897	無
	口	無	1,897,344	無
廣漢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37,100	無
	口	無	205,652	無
蜀郡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111,568	無
	口	無	475,629	無
犍爲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7,938	無
	口	無	37,187	無
漢陽郡 (前漢無此郡)	戶	無	27,423	無
	口	無	130,138	無

張掖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4 656	無
	口	無	16,952	無
張掖居延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1,560	無
	口	無	4,732	無
遼東屬國 (前漢無此國)	戶	無	無數可考	無
	口	無	無數可考	無

(本表附註：凡差數冠以「一」號者，爲示後漢人口之減少；冠以「+」號者，爲示後漢人口之增加。凡差數之角上有「*」號者，爲示戶增口減，或戶減口增。凡差行內之「無」字，爲示不能求得差數者。凡前漢或後漢行內之戶口填以「無」字者，爲示兩代中之一代，無他一代之相同郡國名，所以無戶口數者。凡後漢行內之「無數可考」字樣，爲示其有郡國名而無戶口數之可以考得者。)

(未完)

國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

繆鳳林

自清季廢科舉。設學堂。初小至高等大學。皆有國史課程。數十年來。坊行國史教本與學校講義亦夥矣。雖雅俗高下大別。然簡陋缺謬。十占其九。求一敘述得要明白無誤之本。卒不可得。余自民國十二年以還。歷任各大學國史課程。嘗博觀約取。穿穴融貫。草中國通史綱要。共分四編。一編曰前論。略述史學通義及民族年代與地理。餘三編曰本論。首述歷代史略(第二編)。次言政治制度(第三編)。而終之以學術文化與宗教(第四編)。皆分章標節。提要鉤玄。不繁稱博引。而語有來歷。不矜奇逞異。而立言有本。現一二兩編。初稿略具。三四編一年後亦可完成。本篇即首編論民族、年代、及地理部分。原編於義足旁證。文資考鏡者。別錄參攷。附存每節之後。茲並刪。又論年代及地理處。尙嫌未備。俟全書成時補訂云爾。

十九年六月著者識

(一)史實之三要素 構成史實之要素凡三。曰宇。曰宙。曰人。空間之謂宇。無宇。則史實失其憑藉。時間之謂宙。無宙。則史實莫由動變。宇宙位矣。無生人焉動作於其間。則天地之大。巨億兆年。亦萬族生遊死藏而已。無史也。如演劇然。人者其角色。宙者其齣幕。宇者其舞臺。史實者。人類於若干時代在若干地域所演之動作也。茲論國史。將以明了國人過去在神州之動作。故首宜注意者。曰國史之民族。曰國史之年代。曰國史之地理。

(二)人種種族與民族 人類起原。有多元一元二說。前者以種人之永續不變立論。謂今世人種。原祖各別。已為多數學者所棄置。後者則謂人類生理組織。機官運用。性行發動。皆呈一致。實同出一原。其後遷徙散處。自為封畛。炎寒燥濕之異而髮色分。山墳川原之異而性情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顯骨變。大別有四。是曰人種。小別數十。是曰種族。人類學者之所研究也。治于傳習而風教異。囿于婚嫁而血統殊。狩牧耕稼之異而生活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言文變。則曰民族。厥別百數。史家研究之對象也。一民族可包含數種族。如中國民族含有東胡西胡等種族。俄國民族含有斯拉夫蒙古突厥等種族。一種族亦可析為數民族。如條頓種族析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種族析為俄塞等民族。史家辨章氏族。載記四夷。舊矣。民族

由來。與夫隸何種族。分類奚若。鮮知論列。獨有劉知幾。議立人形志。然語涉方技。又與種族無關。史通書志篇曰。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故復略而言之。

(三)民族西來說之不經 中國民族。膚色黃而深。髮狀黑而粗。頭顱率略呈圓狀。謂纒線與橫線之比

例。在百分與八十五以上。與美洲土人同隸蒙古利亞人種 Mongolian Race 或稱黃人種。或稱亞細亞亞美利加人種。Asio American Race 至其

由來。則自古人推論如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等與俗傳神話如風俗通「女媧搏黃土爲人。」及五運歷年紀「盤古垂死化身。身之睛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甞」等

外。往昔史家。從未生此問題。自十七世紀中葉以降。耶蘇會西士來華傳教。探索中國文化。震于吾華立國之悠久。及其在世界上地位之匱絕。始倡中國民族西來之說。以證中西文化之同源。繼之者或比較中外文物。或考察亞洲地質人類。或發掘史前遺存。異說益滋。有言爲固有土著者。有言爲外來者。約而計之。凡十說。

(一)土著說 法羅萊維 Leon de Rossmoy 英洛斯 G. Ross 等主之。

(二)埃及說 德基爾什爾 Athanas Kircher 波蘭人彌格 michel Boym 法胡愛 Haas 英威爾金生 J. Gardner Wilkison 等主之。

(三)巴比倫說 美且爾滿氏 *John Chalmers* 法拉克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 等主之。

(四)印度說 法哥比諾 *A. de Gobineau* 等主之。

(五)中亞細亞說 莫鮑爾博士 *Dr. Ball* 美奈伯利 *R. pumpelly* 奧威廉士 *E. H. Williams* 等主之。

(六)于闐說 德利希突和芬 *P. V. Reichhofen* 等主之。

(七)土爾其說 瑞典加爾格倫 *Karlgarn* 主之。

(八)甘肅說 日人島居龍藏主之。

(九)美洲說 美國某學者主之。

(十)印度支那半島說 德衛格爾博士 *Dr. Wiegner* 等主之。

諸說之最不經者。為埃及印度土爾其美洲四說。近西人皆知其謬。橫斥不復論。最為中土學者所信者。為巴比倫說。自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下及章鴻釗輩。為文以佐成之者。無慮十數家。迄今日而稱述之者不衰。然實與埃及等說同其謬。別詳中國民族由來論。史學雜誌第二卷二三期茲略評其失如次。

(甲)地理之阻礙也 西來經道。若伊蘭。若土耳其斯坦。若新疆。若西藏。或雪山綿亘。或

(丁)文物之各異也 中國有舊石時代之文化。而巴比倫無之。新石時代之器物。奉晉豫甘發見者。亦與巴比倫異。其見諸載籍者。若伏羲之作八卦。易繫辭若神農之製琴瑟。世本若黃帝之乘馬造冕。世本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辭若倉頡之作書。自環謂私。背私謂公。韓非子皆於巴比倫無徵。而巴比倫之學術工藝。如楔形文、泥版書、史詩、建築、如城郭寺院及穹窿形之建築物美術、如銅像石像鑲花銀瓶及雕刻印石等及拜三神、天地水星期制等。爲中國古代所無者尤多。苟彼爲吾宗國。恐不若是其差異也。

(戊)論證之不確也 自拉克伯里以下。主西來說者莫不刺舉西亞古史與中史脗合者爲論證。都計不下百則。然試一審其內容。如謂楔形文卽八卦。巴克卽百姓或盤古等。則比擬不倫者矣。謂七日星期同來復。五日累積同五行等。則附合失實者矣。謂乘馬與二十四節氣等同有。則後先懸殊者矣。案巴比倫當東方山民侵入時始有馬。約西元前二千年。中國亦當漢初節氣始完全。謂薩爾功卽神農。烏包卽伏羲。但吉Duh-ah卽倉頡。廓特奈亨臺卽黃帝。則荒謬絕倫者矣。案薩而功爲Sharganishka之省名。烏包在薩爾功後。但吉在廓特奈亨臺前。而憑空捏飾者尤多。如造運河。使日晷。個人用印章。以獸皮製舟。及以兩小時爲一刻等。皆比而同之。然古中國無是也。餘若天文歷法溝洫堤防及三靈龍鳳麟

等傳說。陶器圖案及彩色之形製。雖略有類似之可按。亦以民族之稟賦與環境相似。其動作與文化因之相類耳。非必彼此因襲也。况其年代之後先迥不相符邪。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及劉，蔣，丁，章，諸君著述中種種附會。皆可作如是觀。誠如其言。則試舉五洲各國之史乘。遠近數千年。上窮宗教哲學之精微。下至飲食起居之末節。取而與中史比較。但求其類似。不必問其時代之先後。緣起何之者。行見其可附擬者。必將千萬倍於白河諸君輩之所舉列。乃從而斷曰。是體國民族。本皆自中土遷入也。不知率君輩亦許爲知言否也。

海甯王靜安氏嘗言自來西域之地。

按統指西胡而言。

凡征伐者自東往。貿易者自西來。因謂西方民族

同出東方。

四胡考

證以東亞古史之悠久。宜若可信。而西來說之去事理益遠矣。

(四)南來北來及中亞等說之辨論

美國人類學協會遠東部主任威廉士嘗著一論。言中國民

族之起原。共分四說。咸略加論證。茲據章鴻釗漢族起源近說

附三靈解後

略述如次。

第一說。謂漢族之發祥地。在印度震旦半島(世稱印度支那半島)者。爲衛格爾所創。其理由亦有四(甲)漢族紀元前

三千年間所創造之象形文字。中多熱帶動植物之形。(乙)今日中國南部蠻民所用文字。有與漢族古代象形文字相類

似者。(丙)中國語言南方諸省較爲簡純。愈北則愈繁雜。(丁)中國語言重音調。印度震旦半島之語言亦然。凡此皆

謂漢族起源熱帶。而與印度震旦半島爲尤近。第二說。謂漢族起源於亞美利加大陸。殆由美洲北部踰海而來。蓋北美印第安人之體質文化。大與蒙古利亞人種相似也。第三說。謂漢族發生於中國揚子江流域。初以畜牧耕作爲生。及文化勃興。遂造文字。此說主之者頗多。第四說。謂漢族之起源。當在中亞細亞或西部亞細亞一帶之地。世之碩儒咸倡導之。蓋時索伯利氏。在中亞細亞發掘地層。藉知其地在紀元前約八千二百五十年間。土質膏腴。爲古代文化之所布濩。後乃地質變革。驟成沙漠。居民亦相率遷散。其移殖於阿付臘底斯河流域者。爲蘇美利族。移殖於亞洲南部半島者。爲今西藏緬甸族。而漢族或亦同出一源。自中亞細亞移殖於東南耳。

威廉士氏就上四說。咸加論正。謂第一之甲說。殆不足信。今日中國可考之象形文字。其行用時代。當不出紀元前千二百年間。是時漢族實已繁殖於揚子江流域。與南方民族交通頻繁。熱帶動植。自所常見。况象形文字中描繪溫帶動植物爲尤多。如牛羊等字皆然。可見漢族在草昧時代。必以畜牧爲業。若熱帶人民。固不知畜牧者也。乙丙丁說。亦不盡然。蓋中國語言。雖南純於北。然若漢族起於北方。次第南下。則先往者必居最南之地。而語舊亦自較純粹也。至印度震旦之語言。南方蠻民之文字。雖時復與漢族相同。亦可謂漢族先至者之所留遺耳。况謂自南遷北。徽之事實。杆格殊多。卽如真臘暹羅緬甸諸民族。當太古時代。均居住天山以北。後乃次第移殖於南方。（緬甸先民之移殖於緬甸。距今不過二三千年。真臘民族於紀元前二百十五年時始遷徙。遷入則在十三世紀中。）而謂

漢族獨自南遷北者。豈其然乎。第二說更不足辨。蓋古代兩大陸之民族。在北太平洋間。原有交通之迹。至有史時代。猶未斷絕。惟悉屬中國北方之部落。其體質語文。俗尚制度。均與漢族懸殊。不得謂漢族由美至亞之証也。第三說謂漢族從本地發生。似較近理。然中國古代之象形文字。與其他民族間所用之字。率多類似。則其起源。必有與古代亞洲異族息息相通者。而第三說亦似不能無疑也。無已。其惟以第四說爲近乎。蓋如蘇美利族西藏緬甸族。皆皆從中亞細亞遷徙而來。其證甚確。牛津大學鮑爾博士。則謂蘇美利之象形字。與中國古代象形字極相似。鮑氏曾將漢字與蘇美利字之音義相近者。集得三餘。刊一專書而論述之。明此二民族必出於一源云。

威氏厥斥後印度半島與美洲二說。所言甚是。惟謂漢族來自中亞。以蘇美利族出自中亞。中文與蘇美利象形字相似。漢族必與蘇美利同源爲證。考鮑爾中國人與蘇美利人 Chinese and Sumerian (1913) 一書所舉中亞相似之字。最著者。如

(天)(王)(井)(立)(米)(山)(口)

蘇美利文 𠂇 𠂈 曰 白 米 𠂉 𠂊

中國古文 𠂇 王 井 企 米 𠂉 𠂊

然「天」「王」「立」等已不甚相類。「井」「米」「山」三字雖稍近似。亦以取象之實物

中西相同故耳。蓋昔慎到有言。「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貉。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列子湯問篇不獨人類然也。東海西海之鳥獸。固非同出一種。然其爲巢爲窟。乃不謀而相同。今以數文偶類。則曰二族同源。斯亦曰人類之智不鳥獸若耳。

德人利希突和芬言漢族來自于闐。日人鳥居龍藏又言來自甘肅。利氏以魏書于闐傳爲證。于

闐傳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魏書卷一百二

已亡。蓋錄自北史按西胡形貌。諸書所載。均與波斯大秦人相似。於闐人貌類華夏。誠爲足異。然民

族東徙。於史無徵。於闐人之貌不甚胡。蓋漢後華人之至於闐者多。與胡人之血統混合故耳。鳥居氏之說。見其所著南滿州古人種攷。言「中國甘肅一帶。古有一族。其俗尊上帝而重祖宗。聲名文物。著在古昔。此卽漢人之祖也。方其自西東來。已有文字。人數雖少。而文化遠邁他族。略如今日歐人與土蠻之比。故其時之先已土著者。至得與漢人比肩爲幸。而漢人亦不能盡滅之也。乃舉而同化之。而其族愈繁。」鳥居氏所稱居甘肅之民族。未知何據。氏亦未能明言之。且中國開化。始於東方。近蒙君文通古史甄微史學雜誌四五六期考之甚詳。則西徙之說。益不足論也。

(五)蒙古說與土著說之推測 上述諸說。多憑空臆斷。自餘埃及、印度、土耳其等說。尤想入非非。茲不復辨。西人如夏德 *H. H. D. D.* 之中國古代史。力闢西來說之謬。又言中國民族之起原。今猶不可知。一九一〇年出版之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夏氏主編中國部分。至言「在所
有中國書籍中。並無紀錄足使吾人藉以斷定中國民族之來自外國。至於以巴比倫埃及印度和
蘭及其他古代文明發祥之地為中國人遷徙之出發點。皆屬想入非非之原理。吾人應視為無根
之說而擯棄之。」第六卷「考狄氏 *H. Cordier* 於一九一五十二月通報發表之中國民族起原論
Origine des Chinois 備論各說之非。而於中國民族之真正由來。則存而不論。一九二〇年出
版之中國通史。亦守此旨。參東方二十六卷第二號何君炳松譯文然自近年考古之學興。蒙古說與土著說又頗有主之
者。民國十年。美國亞洲探險隊韓得思君 *R. C. Andrews* 考古蒙古。以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
蒙古一帶。謂動物既發現於此。則最初依動物為生之人類。當亦導源於此。因主華人由蒙古南
下之說。詳見同年五月號亞細亞雜誌譯氏著 *Digging for the Roots of our Family Tree*越二年。奧斯彭 *H. F. Osborn* 氏來蒙古調查。亦謂蒙
或為原始人類之家。氏著論載是年十月十日北京英文導報。即以此名題。十五年十月。瑞典安特生氏 *J. G. Andersson* 公布
其在北京附近掘得之原人齒。謂其年代較爪哇猿人尤先。為世界已發見人類遺骸之最古者。

此種原人。未知是否徙自北亞。以蒙古古爲大陸。氣候溫暖。動植滋生。韓輿之說。容合事實。則原人當自北來。或即華人遠祖。然由地質時代言。人類之出現。最早不能過新生代。時東亞地勢。久成大陸。就適宜於人類之生活言。不讓北亞。李仲樸中國地勢變遷小史云。「自侏羅紀末。中國地盤隆起後。已成一大陸。南北雖都有內海及湖沼。然不甚深。地形平均甚高。故侵蝕之力甚烈。久之株羅紀末所造山岳如秦嶺等。漸失崎嶇之象。時中國可算一高原。直到新生代末期。中國還是一個高原。當然高原上有河流湖泊。」則此原人或即起自東亞。中國民族。或爲固有土著。亦未可知。然北京人是否可信。國史民族。是否即此「北京人」後裔。今皆不能質言。則北來與土著二說。要皆屬推測。信乎中夏民族之由來。非至古生物人類諸學。十分發達。固未能絲毫斷言也。

(六)舊說分類之謬誤 東西學者。咸謂國史民族凡六。中原曰漢。正南曰苗。正西曰藏。東北曰東胡。外譯通古斯西北曰突厥。正北曰蒙古。今之漢苗藏滿回蒙。則其後裔。揚摧而論。蓋有數失。漢之名。始於西京。突厥之名。始於北周。周書異域傳始有突厥蒙古之名。始於唐之蒙兀。藏之名。始於元明之烏斯藏。絕不如苗與東胡之古。曷足以代表最初種族之名。立名未允。一也。突厥爲匈奴別種。或云出於索國。詳著周書。則爲董粥支族。當其雄踞北方。回教未興。與今回民何關。蒙兀爲室韋一部。明見唐書。室韋契丹別種。則屬東胡後裔。虞夏三

苗。渾敦窮奇諸族。大江以南。陪屬猥僻之族。自周訖唐。則謂之蠻。至宋稱苗。又與三苗不涉。六族並舉。今之回苗。又不別出。源流未析。二也。東方九夷。既非盡出東胡。北方六狄。分國數十。蒙古突厥。豈能盡概。南蠻西胡。立國百數。族類尤繁。標以六族。包舉未盡。三也。溯源明流。洞悉本支。則惟求諸載籍。

(七)國史上之分類 人之始。冥然無別也。化有蛋晚而部族殊。性有馴獷而文野殊。於是始有戎夏之分。中國曰夏。東方曰夷。具有人形。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日。日兩手。夂象形字。象其爲人而非蟲獸等也。」是爲文明種族。大幕之南北。蒙古層魯特之窟。表延萬里。犬種曰狄。說文「狄。北狄也。本犬種。」東北絕遼水。至乎挹婁。豸種曰貉。說文「貉。北方豸種也。」甌越以東。滇交趾以南。內及瓊

之深山。蛇種曰蠻閩。說文「蠻。南蠻。蛇種。」河湟之間。羊種曰羌。說文「羌。西戎。羊種也。从儿。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按羌亦異種。而从儿者。儿象人之行。謂羊種而人行耳。許君五種並列。厥意甚明。太炎原人謂牧羊人曰羌。則誤儿與人同。與許君意違。是爲未開化之種

族。不比於人。而西南又有獫狁人。頗有人性。說文「獫狁。蠻夷也。从人。犂聲。」又第四篇上「西南夷人。獫狁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既標夏夷。亦與狄貉等異。則半開化之野人也。說文中之區別種族蓋如是。文字沿用。其來甚

久。凡此九名。未必盡屬小篆。或多先秦舊說。然文野界域。隨時而殊。昔謂蠻夷。今同冠

帝。禹域斥疆。廣狹代異。戎狄交接。新陳代謝。羌閩僥僥。一時稱宇。有未可總攝古今者。爰據史籍。刺舉重要民族。各隨系統時代而表之。既明沿革。亦略徵關係焉。（原附國史民族表。以排版需費過鉅。故缺。）

（八）夏族勢力之擴張 自黃帝平蚩尤。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歷夏商周。致九夷。享氏羌。伐鬼方。平淮夷。是爲夏族勢力擴張第一期。春秋時。齊桓興師伐戎。晉楚秦三國。日與異族啓競爭。開疆拓土。大河北境。悉入晉封。汝潁以南。悉成楚境。秦涼附近。悉入秦疆。至戰國而列國排外。北築長城以拒胡。中土無雜居之戎。是爲夏族勢力擴張第二期。秦併六國。斥逐匈奴。收河南地。并略南越陸梁地。又嘗破西南夷。略通五尺道。頗置吏焉。漢因其迹。立朔方郡。慕南無匈奴王庭。更平南越。置九郡。定西南夷。置五郡。而河西更置四郡。絕匈奴與羌往來之道。西通三十六國。踰葱嶺。至今中亞細亞。東取朝鮮。亦置四郡。東漢則破北匈奴。取伊吾盧。征西域。通西亞。開哀牢。置永昌。是爲夏族勢力擴張第三期。隋一中國。南征林邑。夷爲三郡。西征吐谷渾。入其國都。又發現琉球。惟東有高麗。北有突厥。一再興師。

功卒未成。唐興。遂盡定諸國。諸國尊爲天可汗。軍府之立。安東安北安南安西。自百濟新羅渤海勅勒。以至波斯天竺大食。悉屬羈縻。是爲夏族勢力擴張第四期。明征漠北。降黠韃。招致女真部落。分海西建州野人三衛。置奴兒干都司。以遼河流域爲東藩。南取安南。置交趾布政司。西降吐魯番哈密。遠至嘉谷關西。而鄭和奉使航海。由閩廣西南直至非洲東境。使南海各國。朝貢於明。是爲夏族勢力擴張第五期。至若符秦北魏元清之恢拓版圖。雖以異族爲主。亦間賴夏族之力焉。

(九)異族勢力之侵入 西周之季。戎夷交侵。及春秋時。鮮虞擁甲於北陲。義渠跳梁於西土。百濮南侵。淮夷東逼。吳越楚蜀。徧爲蠻境。秦隴晉魏。悉成戎地。河南爲蠻。河西爲狄。淮有羣舒。魏有諸隗。狄獯邶冀。徧於渭首。雖洛陽一王城。而揚拒泉臬陸渾伊洛之戎。雜然分處其中。中國不絕若綫。是爲異族侵入第一期。漢室盛時。烏桓鮮卑。已招置肘腋間。匈奴兩呼韓邪單於入朝。披西河他予之。氐羌一再內徙。遂啓五胡亂階。西羌首作難。氐與胡羯鮮卑。相繼而起。江淮以北。悉爲戎虜爭競之場。南蠻亦因緣出五溪至五水。布滿伊洛山谷間。其旣也復有拓跋氏之憑陵。中國南北分裂。是爲異族侵入第二期。有

唐中葉。吐蕃契丹。相繼稱兵。吐蕃衰而契丹興。西突厥之餘裔沙陀。迭主中國。宋始困於遼夏。繼迫於金元。或戰或和。偏安自守。其後諱和。并所守者失之。中國版圖。淪於異域。是爲異族侵入第三期。明室外患。北虜（韃靼）南倭。虜衰倭歛。曼珠竊發。曾未幾時。遼東疆圉。毀撤殆盡。卒乘流寇之亂。入主中國。是爲異族侵入第四期。滿清不振。西力東漸。割我藩領。踞我要害。侵我主權。奪我財賄。清祚雖斬。禍仍未已。是爲異族侵入第五期。若夫外族之患。僅中於一隅。未嘗蔓延於四境者。尤未可悉數也。

(十) 異族之華化 翳自建國東亞。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唐虞以前。吾族彊力征伐。并包兼容。久矣。今弗能詳。三代以降。史策昭著。前表所列。無慮百數。器械異用。衣服異制。政教異齊。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然一與吾族接觸。或平和交際。或力政經營。固已扶服厥角。以奔吾民。卽若符秦元魏。遼金元清。盜有冀州。君臨禹域。雖有習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變夷。革以華俗者。如魏孝文帝然如金世宗清高宗。皆嚴防種人之漢化。如女真之季。賜姓之例不絕。滿州入關。首嚴薙髮之令。則用夷以變夏。而蒙古諸帝。不習漢文。進呈文字。必譯國書。又立四級之制。中外百官。偏用國姓。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其所以

防遏夏族者尤至。而吾冠帶遺民。習爲降奴。或爭學夷語。或改衣胡服。或以虜姓爲榮。如女真之

季。賜中原士大夫以賜中大姓或完顏皇族。得之者皆以爲榮。或效慕夷名以爲榮施。如元史中之賈塔爾輝張巴圖數典忘祖。甘同異種者。亦史不

絕書。然易代而後。自逃還故土者外。莫不捨其舊習。同爲編戶。故四夷之民。昔嘗含苞吐

蕊。欣欣向榮。今則每求其子遺。而不可得。而我夏族。雖時有亡國之痛。永無淪胥之禍。

且以時容納諸族。遘通諸族。而日益滋大焉。夫自拓跋氏變易戎姓。以從漢氏。唐世或錫歸

化者以皇族。以爲殊寵。明祖則令北虜割裂姓氏。與漢符合。氏族統系。樊然棼亂。吾民今

日。誠多蠻夷後裔。然如劉李王趙。附姓者。固莫不認爲中國帝王子孫。卽如金安康冒。本

爲異族之姓。亦無有自外華夏。而欲別爲一族者。蓋夏族文化。冠絕東亞。政教文字。根深

莫拔。故異族有中國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而才智之士。咸爭自濯磨。慕義向化。而其

事功節義文章。亦多彬彬可稱。雖齊魯吳越衣冠世胄。無以遠過者。參陳垣元兩城人華化考又以世界主

義爲理想。異族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有懷遠之習。鮮種族之見。如漢唐盛世。皆以夷狄爲

中國兵。爲中國民。居降納叛。視同赤子。故其始異者。其終亦莫不醱化也。

(十一) 民族精神與缺點 中國民性。異常複雜。無論何時何代。舉不能以一語概括。然以

世界爲觀點。則全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優點所在。缺點亦寓其中焉。一曰家族主義。以孝爲制行之本。遠之事君則爲忠。邇之事長則爲悌。充類至義。至於享帝配天。原始要終。至於沒甯存順。歷代之以家庭之肫篤。產生巨人長德。效用於社會國家者。雖不可勝紀。然其弊也。人以家族爲重。以國爲輕。甚或置國度外。惟見其家。不知有國。而戚族之依賴投靠。官吏之貪墨任私。其原皆由是出焉。一曰中庸主義。中國之名。始見禹貢。禹貢中邦錫土姓。係學術謂邦當從史記作國。歷聖相傳。皆以中道垂教。故一言國名。而國性卽以此表現。我民族能統制大字。葆世滋大。其道在此。然其弊也。習於消極妥協。不能積極進取。吏多圓滑。民多鄉愿。以因循爲美。以敷衍爲能。政治社會。奄無生氣。一曰世界主義。以平天下爲理想。而以國治爲過程。化育異族。施不責報。故非我族類。一視同仁。擁有廣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此爲主因。然其弊也。有世界思想。而乏國家觀念。外患海臻。鮮敵愾同仇之心。一曰和平主義。以不嗜殺人爲政治上至高之道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寇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所費尤多。故聲教之敷。不恃他力。而海陸奔湊。競來師法。純任自然。遂爲各國宗主。然其弊也。流於文弱。與外國遇。

常致失敗。一曰政治上之不干涉主義。以垂拱無爲爲執政者之信條。官之所治。惟聽訟收稅。而一切民事。悉聽其自爲。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雖腐敗。民事仍能發榮滋長。然其弊也。以政治爲少數人之專業。民不之問。政治遂永無改進之望。一曰實用主義。以利用厚生養欲給求爲鵠。雖阜其財求。而不以浮侈爲利。故錦繡纂組有禁。奇技淫巧有誅。務本捨末。習於勤勞。然其弊也。重實利而輕理想。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容有遠識先知之士。或力求革新之事。而名理之學。研究者寡。遂鮮純粹之科學。此六者雖未云備。吾民族得失之林。略可見矣。

(十二)民族思想之消長 舜戒蠻夷猾夏。禹列蠻夷於要荒。殷周外攘戎狄。吉金銘勒以爲功。雅頌歌詠以爲美。東周之世。異族雜處。霸者尤以攘狄爲不世出之勳。故齊桓求三脊之茅。晉文干隧道之請。天子賜胙俎。錫彤弓。命隨會。頒黻冕。賀任好。播金鼓。春秋皆不以爲譏。沿及戰國。外競彌烈。是曰民族思想發達時代。炎漢初興。匈奴爲患。文帝戎服馳射。孝武大張撻伐。介冑之士。多言征戰。而縉紳之儒。則守和親。漢魏之際。招納降夷。雜居中土。郭欽江統徙戎之論。不用於晉。五胡之亂。南北隔絕三百二十餘年。流人世族。

初猶志存恢復。劉裕而後。則絕興復之念。大江以北。文公師儒。屈膝異姓。嚮周孔之學以市祿利者。項背相望。唐室受命。任用將帥。胡漢雜糅。卒有安史之變。至於五季。浸染夷風。祖國山川。棄之如遺。認賊作父。右虜下漢。是曰民族思想日衰時代。宋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故靖康之變。志士勤王。臨難不苟。所在有之。南宋諸儒。闡古經攘狄之義。每思盡驅北虜。一雪中原之恥。及其亡也。死義殉國之士。遠軼前古。遺民遺儒。恥爲臣虜。卓然不屈。泊乎元興數十年。猶有黃冠草服。歌哭深山。冀感同族者。是曰民族思想復盛時代。明祖攘除胡虜。夷夏之防。普天同喻。交趾土木之變。遼東邊陲之難。殞首封疆者。易更僕數。迨南都覆亡。屢數已終。而閩粵監國。猶然樹羸島嶼之中。抗顏鯨鯢之側。落日狂濤。衣冠聚議。仗節全貞。蹈死不悔。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張皇奮呼。致命遂志。前仆後繼。流血百萬。子餘遺黎。或逃隱海外。或投緇山林。或以文字寄其隱痛。或組會黨以圖興復。是曰民族思想極盛時代。清代諸帝。初以利祿爲餌。起用臣靡。予之寵秩。繼則假行仁政。文網森嚴。自明季諸臣奏議文集上及宋末之書。靡不燒禁。反唇腹誅。皆肆市朝。儒生近退跋寬。則以漢學自隱。民心忘舊。習爲降奴。雖以洪楊義師。揭藥報仇。而民族情

緒。遠遜其宗教思想。中興碩彥。一時儒者。種族之義。亦不敵其名位之念。是曰民族思想銷沈時代。清政不綱。有志之士。外感列強壓迫。內憤滿廷絕望。又以西方民族思潮。傳播東土。明季痛史野乘。廣布社會。種族思想。如響應聲。卒以此光復禹域。然外人侵略。猶憎伏而不知抗。自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義。吾民乃漸知抵抗列強。以求民族之自由平等。然家族世界個人主義之說盈天下。民族思想。不絕如縷。如何發揚普及。則吾炎黃子孫所當常念也。

(十二)紀年之始 國史紀年之始。純正者。有二說。太史公書自黃帝訖共和。曰世表。

三代世表 自共和以降。則曰年表。十二諸侯年表 是爲以共和元年爲紀年之始。至今民國十九年 凡二千七百七

十一年。宋鄭樵以共和猶有二說。年更難信。而孔子春秋以魯隱紀元。因以周平王四十九年

魯隱公元年 爲紀年之始。通志年譜序「太史公紀年始於共和。天下之所共承也。然爲共和之說者。已不可信。况其年乎。既曰周召二公共行政。又曰共國之伯名和行天子政何也。仲尼周人也。著書斷自唐虞。

而紀年始於魯隱者。爲幽王遭西戎之禍。典籍湮淪。四周之年。無可考據。故本東周。遷則漢人。而欲貫年於西周。至可乎。凡紀年者。自東周以還可信。東周以前不可信也。今之所譜者。自春秋以來始稱年。春秋之前皆稱世。」

今凡二千六百五十二年。詳究二說。樵說蓋謬。年表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是共和以降。諸侯譜牒。按年可稽。一也。共伯和難見諸書。蓋出戰國人士傳說。本非信史。藉謂周

召行政。事屬可疑。亦與紀年無關。二也。魯隱紀元。春秋記事託始是年則然。非謂以前年紀。孔子概付闕疑。否則東周之年。既云可信。亦宜以平王紀元。不應始於四十九年。三也。故今定共和元年爲國史確實紀年之始。自餘異說。或始伏羲元年辛巳。如清李兆洛歷代紀元編或始炎帝元年癸未。如宋陳鴻修大統紀據玉海或始黃帝八年甲子。如明薛應旂甲子會紀或始堯元年庚子。如宋劉崇景德甲子編年歷據玉海或始堯元載甲辰。如宋邵雍皇極經世及金履祥通鑑前編莫衷一是。誠能執史記以爲衡。則於衆家所說之紛紜繳繞。如斬亂絲。廓清摧陷而無遺也。

(十四)紀年之方法 紀年之法。古或以十二年爲一紀。如尙書畢命曰既歷三紀或以十年爲一紀。如周語數之或以三十年爲一世。說文解字歷家如四分術以七十六年爲一節。二十節積千五百二十年爲一紀。三統術以十九年爲章歲。八十一章積千五百三十九歲爲統法。三統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法。而緯書又有以七十六年爲一紀。如易緯乾鑿度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紀。如樂緯叶圖徵甚或有以二十七萬六千年爲一紀者。春秋序命歷序然史書所載。惟以帝王朝代年數爲次。而侯國復各有年紀。如春秋以魯公紀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後。紀以宣幽。而齊魯等諸侯。則各紀以國君。然古者天子諸侯皆終身一元年。無所謂改元者。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史記秦本紀是爲改

元之始。漢文因新垣平之言。十六年亦改元。景帝繼之。改元二次。於是一帝數元。而有中後之號。史家於文帝追書後字。於景帝追書中字後字。以別初元。武帝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則更假取美名。以為年號。

後世因之。惟明清一帝一年號耳。於是一帝有多至十餘元者。武帝五十四年。改元十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自初元至五元。當時但以一二三四五為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一二數。遂改一二三四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為元鼎。而以是年為元鼎四年。故年號之起。實始元鼎云。又有不改年

號而但改元者。如光武仍建武之號。而改為中元年。梁有一歲而兩三改元者。如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武。卓輔政。改元永漢。此一歲四號也。至一歲兩三號者尤多。亦有應改元而不改者。人君即位年即改元。而梁末帝晉出帝皆踰年不改。昭寧。元。又明年始改。周世宗用先世年號。終身不改。而諸國並峙。亦紛建年號。雖不稱帝。亦各有年號矣。

則以名日。西漢歷家始以甲子紀歲。王莽因之。晉徐廣為史記音義。兼述訓解。於史記諸年表。遂多注以干支。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庖犧以下。亦皆借甲子以名之。說詳日知錄卷二十四。餘錄卷六。爾雅釋天以歲陽闕達游家柔兆強圍著雍歲名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紀歲。而干支

沿用者。如陳漢章中國通史一古今年紀篇然自清末學者。感於耶教國以耶穌紀年。回教國以磨訶末紀年之簡便。而國史則非熟記百千君主之諡年法號。及其年數與次序。或歷代年號之甲子。不能知甲

事與乙事之後先。及其相距與去今之時間。議改革者紛起。有主孔子卒年爲紀元者。康有有主孔子生年爲紀元者。梁啓辛亥革命。咸以黃帝紀元。民國成立。則以民國紀元。近人又以紀元不過紀時工具。求其簡便。宜採西法。反對者則謂有從耶教之嫌。今按共和爲紀年之始。民國以是爲號。國史紀元。莫若共和。黃帝年禋莫考。孔子則非教主。以之紀元。理有難言。至爲應用利便。兼取西元。是亦一道。用元與信教殊途。固無從教之足嫌也。

(十五)堯舜至共和前歷年之推測 太史公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因諸家所傳。咸不同乖異。故疑則傳疑。闕而不錄。爲三代世表。五帝夏殷周本紀。皆不載年數。而年表起於共和。故厲王以前。年祀無考。魯世家別據魯歷。上訖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數。固未能上關周初。其諸公年數。亦劉歆三統世經所記。而煬公獻公武公。復互有異同。匈奴列傳言「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洛邑。其後二百有餘年。而穆王伐犬戎。穆王以後二百有餘年。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自夏末至共和前約八百年。共和元年至幽王十一年凡七十一年。而夏年則并此約數而無之。今傳先秦舊說。若王孫滿言「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

祀六百。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氏宣三年傳汲冢紀年載「自禹至桀十七世。

有王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御覽八十二引「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

年。」史記股本紀集解引孟子言「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靈心章韓非言「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自竹書外。

皆僅有約數。而竹書魏史所記。亦非必爲實錄。漢世曆學進步。曆家多依其曆法之推算。

推定上古之年代。而劉歆總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太初四分諸歷。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又整理

當時僅存之史料。遠溯周初及唐虞夏殷之年紀而論定之。言「唐帝卽位七十載。虞帝卽位五

十載。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凡三十六

王。錢大昕曰實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三統世經除共和至緞王五百八十六年。自帝堯至厲王都千四百六

十有二年。而漢後之論古史年代者。雖間有多寡。其原皆由是出焉。劉歆之說。班固稱其推

法密要。著之漢志。自餘曆家。若張壽王李信治黃帝調曆。言黃帝至元鳳三年西元前七八年六千餘

歲。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而殷歷以太甲元年爲西

元前一五六七年甲寅之歲。自成湯卽世距代紂四百五十八歲。較劉歆少百七十一歲。其緯候

之異說尤繁。日本新城新藏博士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前歲著周初之年代。說支那學第 四卷第四號推算周初至共和年歲。

較劉歆少五十六年。又謂殷之世約六百年。夏之世約五百年。以上不可知。吳君其昌著殷

周之際年歷推證及新城博士周初之年代商兌。皆見國學論叢 第二卷第一號又力證劉歆西周計年之不誣。而於

夏般年歲。則存而不論。趙君曾儻近著古曆衡論。推算周初至共和年歲。又較劉歆少十一

年。而夏般年歲。則謂竹書所紀。確實可信云。

(十六)唐虞以前歷年之傳疑 易傳稱庖羲神農黃帝。管子言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亦舉此

三氏。以三人者百家所同稱。唐虞前有此三代。要屬信史。然三氏之間。易姓而王者幾代。

則各家傳說互歧。故傳說之年歲。亦多寡懸殊。

通鑑外紀注「自伏羲至桀。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年。」

皇甫謐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凡八代。五百三十年。」(史記補三皇本紀引)

春秋緯命歷序「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一本作二千五百二十歲。茲據閩本宋本)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

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

右自伏羲至帝堯即位前傳說最多年代。共六一〇八二年。列子楊朱篇言「太古至於今

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以列子偽書。故置不論。

通鑑外紀法「自伏羲至無懷。一千二百六十年。」

春秋緯命歷序「炎帝傳八世。或云三百八十年。」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帝侖在位七十年。」又引衛宏云。「帝擊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

右自伏羲至帝堯卽位前。傳說最少年代。共一八九七年。

就中伏羲至無懷五萬餘年。最難徵信。然集解引皇甫謐宏說。謂黃帝至帝擊纔二百餘年。亦不如命歷序二千餘年。較爲可恃。蓋裴氏僅就五帝本紀所載者以書年。而五帝本紀則極矛盾難通。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繇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皆事理之所必無者。若據春秋緯。黃帝迄帝嚳。每帝皆傳多世。證之太皞十五世。皆襲伏羲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似或足補遷史之疏矣。鄭玄六藝論又言「羲皇其世有五十九姓。而神農有七世。軒轅十三世。」誰周古史攷則說「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

姓。炎帝之後凡八代。軒轅氏代之。是伏羲之後。易姓而王者幾代。說各不同。而其年世之邈遠。固略可觀矣。伏羲以前。傳說有燧人。六藝論言「遂皇之後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古史攷則言「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遂入前。緯書傳說有三皇。多荒誕無徵。命曆序云。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一姓十一人。立各萬八千歲。人皇

九頭。九男兄弟相似。別長九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解之者曰。太古之世。各分部落。不相統一。若干頭之言。頭者人也。路史前紀注云。一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

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實故爾。」蓋猶後世盜賊分據山林。各擁頭目耳。兄弟一姓之言。蓋隣近之部落甚

多。或會長之遞繼非一耳。至歷年之多。則因古人不知編年。自某時代至某時代。每歸之一

著名人物。而其人遂若有非常之壽考。此一說也。古人論人之年壽。不以生卒。而以其名

勢之所及。此又一說也。按大戴記「宰我問孔子曰。樂伊言黃帝三百年。請謂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可證。

天皇地皇人皇乃至其一姓兄弟。非必先後相禪。或係同時並興。分據各地。據緯書三皇皆非起自一地。可證故

三皇合計。雖有數十萬年。而實際祇萬餘年。或數萬年者。此又一說也。證之伏羲時之文

物。必經長期之演化。始能有此。則其前固當有萬餘年或數萬年之部落割據史。昔者孔子升

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史記正義引韓詩外傳今觀先秦載籍所稱

太古諸氏之繁。封禪泰山梁文者尙七十二人。史記述管仲語有以知太古歷年之悠久矣。至歷家之龐

大年數。如四分上元至伐桀之歲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三統上元至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

八十歲。般歷甲寅上元訖春秋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年。後漢四分庚申上元訖獲

麟二百七十六萬年。則爲依數術推得之歷元。與古史之歷年毫無關係。自緯候以甲寅上元庚

申上元爲天地開闢之年。近人或亦據以論古史年代。仰天而談。過已。參新城新編周初之年代

(十七)時代之區分 史書綿延。初無截然可以畫分之界限。故斷代爲史。見譏鄭章。第一章六節

然太古訖今。年月邈長。故東西史家。每就其蟬聯蛻化之際。略分畛畔。以便尋繹。國史時

代。言者多殊。文化史以丹徒柳先生爲著。共分三期。(一)「自遠古以迄兩漢。是爲吾國民

族本其創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構成獨立之文化之時期。(二)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爲

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時期。(三)自明季迄今日。是爲中印兩

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中國文化

史緒論通史範圍較廣。不僅注意文化之升降。尤宜統觀政治之分合。民族之盛衰。諸家大都以

戰國前爲上古。自秦至唐爲中古。五代迄明爲近古。有清至今爲近世。頗多未當。秦漢擬一。爲上古史之結局。此屬中古。一也。五代割據。爲唐末藩鎮之餘波。滿清政治。沿襲有明。茲並畫分二代。二也。清末訖今。爲變化最劇時代。茲不別出。三也。今以文化政治民族三者爲準則。國史可分四期。前三期各分四代。

一上古史 自太古至兩漢。

(甲)、唐虞以前曰傳疑時代。(乙)、唐虞夏商西周曰封建時代。(丙)、東周曰列國時代。

(丁)、秦漢曰統一時代。

二中古史 自三國至五代。

(甲)、三國兩晉曰混亂時代。(乙)、南北朝曰對峙時代。(丙)、隋至唐中葉曰統一時代。

(丁)、唐中葉至五代曰割據時代。

三近古史 自宋至清末。

(甲)、兩宋曰夏族式微時代。(乙)、元曰蒙古侵入時代。(丙)、明曰夏族光復時代。(丁)、清曰滿洲侵入時代。

四近世史 光緒迄今。

各期史略。二編略論。茲不複述。

(十八) 地理之變遷 詩有之曰。「百川沸騰。山冢奉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十月中之交國地域。由石史言。至少已經八千萬年。因在泰豫晉魯等地。均發現太古代巖石。其間山川遷改。陵谷升沉者。數

矣。自有史以來言之。則洪水前後。一大變遷也。尸子言「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皆滅之。名曰鴻水。」墨子稱「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臯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噎池之竇。灑爲底柱。鑿爲龍門。東方之漏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樵東土之水。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兼愛中

是黃河在唐虞前。由晉而北。不入豫魯。窺兗諸州。禹後爲黃河流域者。在昔則尙不知屬於何水。江漢淮汝之東流。亦禹功所致。近海特無數小瀆。兩大流域。截焉未通者也。墨子所言地名。舉

在孫臯以後世地理釋之。多未合。疑亦皆洪水前之名稱。禹貢訖今。四千餘年。其爲山崩澤竭。地震川移之類。不知凡幾也。重以氣候之漸換。水利之不齊。史實隨之遷化者。何可勝道。然其中有天事焉。有人事焉。

有天事人事互爲因果者焉。九河之湮沒。漢時已然。故王橫有「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之言。與大河之

屢徙也。濟之併於河與淮之歸海路絕也。雲夢之涸而為洞庭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四。楚時洞庭尚是微波潯瀨。可供愛玩。無今日滄渺之觀。蓋當時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故文人學士多侈言之。至雲夢涸。而水悉歸入洞庭湖。乃始包山絡繹。而洞庭山浸其內。因以山得名。東南海岸之延伸也。

天也。禹之通導山川也。勾吳至元之開鑿運河也。歷代之穿渠也。近世之陸海並重也。人也。西北之由膏腴變為磽瘠也。按西北之地。土脈厚而水源深。自昔較東南為肥沃。故禹貢九等。豫州中上。雍州上上。戰國後穿渠灌漑。水利益修。故漢唐皆建都其地。開元八年。詔「原田彌望。狀繪連屬。倉庾有京坻之積。關輔致敵金之潤。」等語。實也。宋以降日漸荒廢。水日乾而土日積。雖曰人事不修。亦以千餘年來其地氣候日趨乾燥故耳。瑞典人斯文海定 Sven Hedin 等至新疆探險。發掘漢唐時代城郭園林之邱墟。寺院器物之遺跡。想見當年之繁富。其卒淪沒沙漠中者。黃河以北文物財富之日益衰落也。一由氣候漸換。一由氣

日繁。一由天氣變轉。則其天人互為因果者也。生人地理。息息相關。地有變遷。人之動作隨之。古今史實。因之改觀。例如杭州在宋代為四大商港（廣州泉州寧波杭州）之一。錢塘江口。海舶暢行無阻。元時杭州商港交通。則東南重於西北等皆是。移於激湍。後遂衰落。則以海岸延伸。江口淤塞故也。又如昔閉關自守。西北重於東南。今世界

必明乎今昔地理之不同。與之相應之人事。始能察其變化之故耳。

(十九) 古代疆域之廣袤 國史疆域。春秋以前。頗難質言。春秋命歷序言「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萬里。」古之尺度無徵。要不免於誇誕。然遂人伏羲。其疆域四至。羣書無徵。則後世封疆之傳說。固始於神農矣。史記言

「軒轅爲天子。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合符釜山。」
「顯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五帝本紀說苑亦言「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禹貢九州。

「冀州。」公羊莊十年傳疏引鄭注。兩河間曰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略與清本部行省相當。爾雅與職方之九州。

說者以爾雅爲殷制。職方爲周制。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釋地

「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周官職方氏

西南較小。幽州之境。則至今遼甯。又禹貢言甸侯綏要荒五服。周官則於王畿外。言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服各五百里。說周官者以蠻服內爲中國。卽九州之地。方七千里。夷服外爲藩國。藩服內共方萬里。說尙書者。歐陽夏侯說中國五千里。史遷賈馬說天子之國在五服

外。中國方六千里。鄭玄又據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之文。言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異說尤繁。夫春秋列國。詳載經傳。清顧棟高考其地望。惟得河南山東直隸陝西江南。

安蘇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山西之大半。及四川重慶夔州二府湖廣南至長沙之一部。春秋大事表六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其中尤多蠻夷戎

狄之地。所謂中國。通不過豫省大部及秦晉燕魯皖鄂之小半。洪邁容齋隨筆曰。成周之世。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

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以其餘皆爲夷或用夷禮也。黃唐三代。何能恢廓若是。然軒轅師兵營衛。遷徙往來。大

禹躬乘四載。奠定山川。夏書史記。疑皆實錄。上尋堯典。義叔所宅。南交固在域中。舜弟

名象。益知產象之區。舊嘗著籍。下稽外傳。仲尼稱禹致羣神於會稽。魯浙東海隅。亦爲

朝會中心。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其先少康庶子。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是證外傳所記。確爲實錄。蓋泰古游牧爭伐。屋無常處。故有履跡所

經。號爲疆界者。一矣。如史記所載黃帝四至會豪部族。慕義從令。聲教漸被。泛稱領土者。二也。

如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盛衰靡常。廣狹時殊。則其統治區域。後或遜前者。三矣。如殷不及

初不及西觀古代開化之區。不出今黃河流域。詳下二當時土地之開闢者。實不足方數千里。然

禹貢職方所載。自甸服王畿直接於天子外。餘悉爲蠻夷及諸侯治地。則中央政府直轄之地域

雖小。當其盛時。聲教所及。或亦甚遠遠耳。

(二十)歷代疆域形勢 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武王觀兵。有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尙存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諸侯更相吞滅。其見於春秋經傳者。凡百有餘國。而會盟征伐。章章可紀者。約十四君。魯衛齊晉宋鄭陳蔡曹許

秦楚吳越 其子男附庸之國。則悉索幣賦以供大國之命者也。又有九州夷裔。則參錯於列國間者

也。莫不弱者先滅。強者後亡。凌夷至於戰國。存者惟有七君。而田齊三晉。又非春秋之

舊。周室衰微。所有者。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七城而已。既又分爲東西二周。秦人

入寇。周遂先亡。夫秦。七國之雄也。韓。秦魏之門戶也。魏。山東之要天下之脊也。趙。

河北之強國也。燕。附齊趙以爲重者也。齊。東海之表也。楚。南服之勁也。秦用范雎遠交近

攻之策。先滅韓。次滅趙。次滅魏。次滅楚。次滅燕。并滅代。趙滅後鞏臣奉公子嘉爲代王乃滅齊。於是罷

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平百越。置四郡。郡一守焉。其西地臨洮而北沙漠。東瑩南

帶。皆臨大海。始皇既沒。山東之衆。起而亡秦。項羽還自咸陽。分王諸將。楚分爲四。

西楚衡山九江臨江 趙分爲二。常山 齊分爲二。齊濟北 燕分爲二。燕遼東 魏分爲二。西魏 韓分爲二。韓河 秦分爲

三。雅塞 并漢中爲四。漢還定三秦。遂東向而爭天下。堅守成臯。卒平強楚。矯秦之弊。封

建王侯。其初以異姓而王者凡七國。楚梁趙韓淮數年之間。以次翦除。於是改封同姓子弟。齊荆

南燕趙梁分地過侈。寢以驕恣。景帝時。七國吳楚趙膠東膠變起。賴賈誼效謀於前。亞夫陳力於

後。是以危而無患。迨主父偃諸侯得推私恩分子弟邑之說行。諸侯益以衰息矣。自漢興以

來。郡國稍復增置。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分天下爲十三部。而不常所治。大約西漢之

世。郡國一百有三。縣邑千三百有十四。道三十二。邑通變侯國二百四十一。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禺。後陶塗。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可謂盛矣。王莽盜竊

神器。假名易號者。四方蜂起。世祖艱難一旅。次第翦除。光復舊物。仍分天下爲十三部。

凡郡國百有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四

履之盛。幾于前漢。董卓賊亂。曹操因之。遂取中原。篡易漢祚。有州十三。郡國九十有

一。孫權席父兄之業。奄有江東。有州五。郡國四十三。先主以敗亡之餘。得一孔明。僅安

巴蜀。有州三。郡二十有二。司馬晉世筭魏權。傾危弱主。西滅蜀。東滅吳。遂并天下。

分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有三。縣一千一百有九。幾于秦漢之境矣。迨賈氏煽亂。八王構

兵。羣翟起而乘之。於是中原板蕩。不可復問。南渡封域。廣狹無常。於斯時也。劉淵據離

石稱漢。劉曜據長安改漢曰趙。李雄據蜀稱成。李壽篡改漢石。石勒據襄國稱趙。冉閔據鄴改趙曰魏。慕容氏據遼東稱燕。張氏據河西稱涼。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垂據中山爲後燕。慕容永據長子爲西燕。姚萇據長安亦稱秦。乞伏乾歸據苑川亦稱秦。楊茂搜據仇池亦稱秦。呂光據姑臧亦稱涼。秃髮烏孤據隴川爲南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爲北高。李嵩據敦煌爲西涼。慕容德據滑臺爲南燕。譙縱亦據蜀稱爲成都王。赫連勃勃據統萬稱夏。馮跋據和龍爲北燕。劉裕奮自草澤。克翦逆元。桓北平廣固。南靖番禺。西定巴蜀。又克長安。而晉祚以移。然長安旋沒于夏。河南州郡。復陷于魏。最後又失淮北及淮西地。所有州凡二十二。郡二百六十八。縣一千二百九十九。蓋自晉成帝以來。州郡類多僞置。增損離合。不能悉詳。又南北戰爭。疆境屢易。蕭道成馮依城社。遂奸宋位。是時既失淮北。其後又失河北及淮南。舉其大略。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四。蕭衍虎據襄陽。鷹擊建康。承齊之後。有州二十三。郡二百五十五。縣千二十有三。淮沔南北。得失不恆。及侯景肆凶。建康傾陷。蕭繹爲謀不遠。苟安江陵。是時江北之地。殘于高齊。漢中蜀川。沒于西魏。魏人南侵。江陵失守。蕭督雖承梁祀。所得者僅江陵三百里。又稱臣於魏。比諸附庸。陳霸先奄有建康。拾

梁餘緒。稽其版圖。較前彌蹙。西不得蜀漢。北不得淮肥。雖曾克復淮南。未幾復失。始終以長江爲限。有州四十二。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八。及隋軍來伐。韓虎賀若渡江。而陳以亡。後魏起自北荒。道武珪盡取慕容燕河北地。明元嗣時。漸有河南州鎮。太武燾西克統萬。東平遼西。又西克姑臧。南臨瓜步。獻文之世。長淮以北。悉爲魏有。孝文復取南陽。宣武恪時又得壽春。復取淮西。續收漢川。至于劍閣。於是魏地北逾大磧。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迨其末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迨胡后內亂。六鎮外撓。爾朱構禍。國分爲二。而魏亡矣。高歡起自晉州。東有殷冀。遂滅爾朱。劫魏遷鄴。覆其宗嗣。於是河北自晉州東。河南自洛陽東。皆爲齊境。有州九十七。郡百有六十。縣三百六十五。高緯時。陳人取淮南地。周師拔河陰。拔平陽。而齊遂亡。宇文周起自高平。據有關隴。魏主西奔。漸移其社。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爲周境。文帝泰既西并梁益。南克江漢。武帝邕又東并高齊。兼取陳淮南地。有州二百十一。郡五百有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楊堅以內戚擅權。遂易周祚。取梁并陳。天下爲一。煬帝復平林邑。克吐谷渾。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

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持其強盛。用民無度。禍始于高麗。亂成於元威。於是羣雄競起。割土分疆。唐起自太原。先定關右。次奠洛陽。遂清江表。進掃河朔。文軌混同。分天下爲十道。共有州二百九十有三。東至海。西踰葱嶺。南盡林州。北被大漠。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十八里。睿宗時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明皇增飾舊章。分十五道。凡天下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而羈縻府州統於六都護及湯州都督者。不在其中。時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又有經略守捉使以防海寇。及祿山之亂。兩京失守。賴中外同心。驅除大難。慶緒既衰。思明又起。復削平之。然藩鎮之禍。日以滋矣。自肅宗以來。大盜內訌。夷蠻外擾。郊圻之內。豐孽屢作。及憲宗嗣位。強梗少弭。未幾而河朔三鎮。又復叛亂。於是藩鎮參列。遍於內外。朝更暮改。乍合乍離。宣宗嗣位。僅復河湟。及黃巢肆凶。羣豪奮臂。而唐室益微。自是四方擅命者。南有吳楊行密浙錢鏐荆高季興湖馬殷閩王鏐廣劉勣。西有岐李茂貞蜀王建。北有燕劉仁恭晉李克用。而朱溫據汴。遂成篡弒。僭號曰梁。有州七十八。晉發憤仇讎。既克燕讎。遂翦賊梁。改晉稱唐。又西并鳳翔。南收巴蜀。及同光之變。兩川復失。有州一百二十三。石晉興戎。契丹助虐。燕雲十

六州。遼淪異域。及契丹南收。始終晉緒。其未亡也。有州一百有九。劉氏保有晉陽。遂成漢業。南入大梁。有州一百有六。郭威守鄴。舉兵內向。代漢稱周。世宗奮其雄略。震疊并汾。於是西克階成。南收江北。北奠三關。有州一百十有八。當是時。矯虔攘竊者凡七君。

南唐蜀楚吳越
南漢北漢南平

宋撫有中土。奄甸四方。分天下爲十五路。凡府州軍監三百二十有一。縣一千一

百六十二。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然契丹未靖。夏孽方張。熙寧以後。外患漸弭。紛更內啓。定天下爲二十三路。蓋自王安石柄用。喜言邊功。數十年中。建州軍關城砦堡。不可勝紀。逮建燕山雲中兩路。而禍變旋作矣。慨李綱之謀不用。致二帝之轅不返。高宗篡承遺統。崇信奸回。播棄元老。兩河淪陷。關輔彫殘。竄詘海濱。幾于傾覆。嗣後諸將戮力。恢復可待。而秦檜主和。班師喪地。是時輿地登於職方者。東盡明越。西抵岷嶓。南斥瓊崖。北至淮漢。補短截長。分路十六。凡府州軍監一百九十。縣七百有三。金亮南征。臨江不返。諸將乘之。漸闢舊疆。而史浩識短。張浚慮疎。棄地喪師。卒堅初約。蒙古憑陵。金人南徙。遣將北討。殲厥世讎。僅得唐鄆二州地。及議復三京。而禍本成矣。自是而後。蹂躪我川峽。搖盪我荆襄。芟夷我淮

甸。繼以似道背盟。襄樊失守。伯顏以偏師入臨安。大江以南。遂無立草。張世傑陸秀夫兩公。艱難海上。迄無成功。遼起自臨潢。太祖阿保機西兼突厥。東併勃海。有城邑之居百有三。會中華衰亂。大有營平二州地。太宗德光援立石晉。取燕雲十六州。後復南侵至汴。滅晉而還。穆宗遜位時。周世宗復取關南地。其後宋帥兩問燕雲而不能有也。於是與宋以白溝河爲界。西至金山。迄於流沙。北至臚胸河。東至海。延袤萬里。建五京。有府六。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金起自海濱。至烏古遼而始大。太祖阿骨打乃取遼五京。太宗吳乞賣既斬遼祚。卽議南侵。汴都傾覆。還陷兩河。繼又遣將取陝西河南及山東地。乃立劉豫於河南。與宋相持。熙宗合刺廢劉豫。悉有中原地。屯田募兵。與宋分疆。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閒散府九。東極海。西逾積石。北過陰山。南抵淮漢。地方一萬餘里。元起於和林。至也速該而始大。太祖鐵木真乃謀叛金。略取漠南山北遼海河朔山東及關右地。時又西西域。兼并夏。降高麗。一西征花刺子模。自錫爾河流域至高加索山附近。奇卜察克。阿速。奇加賽斯諸部。盡皆陷落。至俄羅斯邊境。遂定四子分地。以今西伯利亞西部俄羅斯東部封長子赤兀。今中俄土耳其斯坦封次子察罕台。以奈曼及吉利吉思故地封三子窩

關台。以蒙古故地及金地封四子拖雷。」太宗窩闊臺遂滅金。據有中夏。蠶食宋郊。「西征俄羅斯。東歐諸國。盡皆降附。遂建欽察汗國。統西亞東歐各地」。憲宗蒙哥滅大理。定吐蕃。殘交趾。「西征木剌夷及薩刺森東帝國。西亞諸國。盡入版圖。遂建伊兒汗國」。復舉兵蹙宋。世祖忽必烈因累世之業。改號曰元。摧滅弱宋。遂一天下。踵遼金故迹。仍都於燕。「自四大汗國外」。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徽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南廣東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陰山。東西萬餘里。南北幾二萬里。及元運將傾。驅除輩出。惟明太祖。奮起淮甸。定都金陵。六合同風。太宗起自燕藩。繼承大統。建北京。列交趾交貴。州州貴。然棄大寧。移東勝。宣宗當亡。復廢交趾。又棄開平。迨土木告變。四海震驚。非少保于之忠勤。社稷幾於不守。世宗保任大奸。初既棄哈密。既復棄河套。又倭寇縱橫。東南糜爛。是時版圖為直隸二。京師承宣布政使司十三。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又設九邊以衛中夏。東起遼海。西盡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一萬餘里。南北一萬里。以上除論

擊古加括弧者數行外皆節錄類流寇難起。滿州乘之。明室覆亡。滿洲起自寧安。至太祖努爾哈赤奄有全遼。太宋皇太極降朝鮮。服蒙古。世祖福臨入據中夏。省制皆因明舊。但改直隸為江

南。聖祖玄燁分陝西置甘肅。分江南爲江蘇安徽。湖廣爲湖北湖南。于是本部有省十八又置奉天寧古塔後移吉林

黑龍江將軍。臺灣亦置府治。高宗弘歷定準回。置伊犁將軍。其時本部有省十八。奉吉黑伊

將軍四。凡府一百八十四。州六十四。廳十六。屬州一百五十。屬廳十。屬縣一千三百有

一。羈縻土府州縣司等不在其內。蒙古青海西藏並隸版圖。東自朝鮮琉球歸祿。南至安南暹

羅緬甸。西至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安集延。罔不稱藩內附。仁宣以降。內亂外患。相逼而至。

藩屬盡失。東北西北及沿海島港。復多割讓。德宗載湉時臺灣新疆奉吉黑改建行省。而臺灣又

棄之於日。民國肇建。政府憚於改作。多沿清舊。惟裁府廳不齊之治。改用道制。十四年取消爲二級制

又改熱河察哈爾綏遠清時加入直隸山西二省川邊清時加入四川省爲特別區。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改四特別區爲

省。又以甘肅舊寧夏護軍使所轄地爲寧夏省。以舊西甯道所屬縣并青海全部爲青海省。直隸

改名河北。奉天改名遼寧。而各省縣治亦略有增改云。

(二二)都邑之位置 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封建之世。帝王爲天下共主。國都所

在。政教文物。悉由是出。不獨爲諸侯模範已也。一統割據之朝。則每擇形勢要害與物產豐

饒之地。孟堅所謂「華實之毛。九州上腴。防禦之阻。天地隕區」西都者。亦不僅漢之西都

然也。茲表歷代都邑。誌其今地。自太皞始。其偏據一方者。如晉之十六國五代之十國及宋之西夏等略焉。略據與宋中國歷代

伏義	陳	河南陳州
神農	曲阜	山東今縣
黃帝	有熊	河南新鄭
	涿鹿	直隸涿州
少昊	窮桑	曲阜縣北
顓頊	帝邱	山東濮縣
帝倍	亳	河南偃師
堯	平陽	山西臨汾
舜	蒲坂	山西永濟
夏禹	安邑	山西今縣
太康	陽夏	河南太康

少昊亦都之

帝相 商邱 河南今縣

商湯 亳 山東曹縣南 舊說今河南歸德。誤。茲從靜菴王氏。

仲丁 囂 河南滎澤西

河靈甲 相 河南內黃東南

祖乙 邢 河南沁縣 舊設今直隸邢台。誤。此从王氏。

盤庚 殷 河南安陽 書序作亳殷。解者謂係河南偃師。誤。此从王氏。

受辛 朝歌 河南淇縣

周文王 豐 陝西鄜縣東

武王 鎬 今長安西

懿王 犬邱 陝西興平東南

平王 維維 河南洛陽 東漢曹魏晉武元魏孝文及後唐同

敬王 成周 洛陽西

秦 咸陽 陝西今縣

漢高祖 長安 今長安西北

晉愍元魏孝武及北周同

獻帝 許

河南許州

季漢 成都

四川今縣

吳 鄂

湖北武昌

建業

江蘇江寧

東晉宋齊梁陳明太祖及今國民政府同

元魏拓跋珪 雲中

山西懷仁

平城

山西大同

秦靜 鄠

河南安陽

北齊同

隋 長安

陝西今縣

唐同

後梁 汴州

河南開封

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及金宣宗同

宋高宗 臨安

浙江杭縣

遼 臨潢

內蒙巴林東北

遼 遼 遼 遼

燕京 今北京

金海陵元世祖明成祖及清世祖同

金 會寧 及林甯安

元太宗 和林 外蒙庫倫西南

清太祖 奉天 奉天瀋陽

自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惟堯舜與禹稍僻西北。意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故遷而之三晉歟。夏商二代。或遭喪亂。或因水患。或緣游牧。不常厥邑。然仍不出東土。都邑之自東方而移於西方。蓋自周之豐鎬始。周又別營成周維維邑。為諸侯朝會中心。長安洛陽。自是為建都重地。餘若蜀郾雲中。則僻據一隅者之所宅。金陵臨安。則局促江南者之所安。朱

梁建都大梁。後晉漢周宋因之。雖有汴河之利。宋人言汴河為建國之本。以其橫貫中國。南達江淮。東南則放道遠不可復開矣。形勢終非兩都比也。遼金起自北方。嘗都於燕。蒙古明清因之。明祖定都金陵。太宗分藩於燕。靖難之勦也。

夏。若坐堂皇而俯視庭宇。金梁襄言形勢且非洛陽長安所及。然東南人物殷盛。粟帛灌輸天下久矣。黃梨洲建都一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烟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匪徒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匪徒。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

會金陵而弗都。是委僕妾以倉庫。置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大門庭矣。會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歟。」自西力東侵。易胡馬為礮艦。沿岸尤重於西北。

金陵龍蟠虎踞。

諸葛武侯云。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

有地理之勝。舟車便利。無艱阻之虞。中山先生嘗定為新

都。今政府亦建都其地。然先生又以蘭州為陸都。而金陵則為海都。蓋海陸國防。不可偏廢。金陵偏據東南。北方軍事重鎮。固別有其地也。

(二二)各地之開化 有史以來。諸夏文物。濫觴今黃河下流。而漸自東而西。帝借以前。

都邑不出齊魯豫之鄉。唐虞夏商。魯豫之外。兼及三晉。觀古公遷歧。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足徵殷商之世。西土猶未開化。周室崛起。始為文物中心。南服古有九黎三苗。其歷法宗教。與中國異。其刑法為中土所襲用。說者或謂此南方文化。發生在諸夏前。禹致羣神於會稽。或即因其故邑。然苗民相宅神州。與諸夏孰先孰後。史官既無以質言。會稽以禹行朝會事得名。固與苗人不涉。且於越少康庶子。據吳越春秋。受封。後禹已百年。猶「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越王勾踐世家是其地在昔亦未開化。餘若荆吳處羅鄂之境。同出神明後裔。東周之初。尚屬蠻夷。古代江漢之域。荒野僻陋。誠不足與中原比矣。春秋之世。四夷多為大國所滅。楚與吳越。相繼與中原爭雄。諸夏文明。不特漸推漸廣。且漸自北而南。戰國繼之。兼併日烈。

土地日開。文化灌輸。隨以益廣。秦一天下。則北盡幽冀。南訖交廣。東至吳會。西被隴蜀。俱號冠帶。兩漢代興。東北西南。復多開斥。然文化先進。仍爲黃河流域。蘇浙皖川鄂贛次之。湘閩粵桂與遼東。未化者多。雲貴則爲蠻夷荒徼。惟葱嶺以西諸國。文化頗著。顧族隸西戎。盛衰亦不時。歷魏晉六朝。中原板蕩。中州士女。渡江僑寄。江南日益文明。文化中樞。漸由北而南。而南北對峙時。南蠻山越。迭經開闢。湘滇閩廣。亦漸臻開通。隋唐一統。渤海吐蕃。交通頻數。華化遂遠。被北滿西藏。然自五季兩宋。契丹女真。迭次南侵。剽掠焚戮。肆意摧殘。東北塞外。復反野蠻。淮河以北。文物一落千丈。惟巨室世家。隨宋南渡。大江以南。自是爲文化中心。南宋訖今。如出一轍。元明開闢雲貴等省及置川廣等土司。清代湘鄂川廣雲貴。改土歸流者尤多。西南荒僻之區。漸沐華化。內蒙新疆。清末亦日趨開明。滿州以日俄競爭。發達更速。臺灣至清始開闢。惜棄之於日。外蒙青海西藏。則皆以舊俗羈縻。至今猶未甚開化焉。

(二三)國史之三特色 綜前所論。持較世界各國史乘。則吾國種族獨複。年代獨壽。幅員獨廣。甄克斯謂「英法德美之民。皆雜種也。」社會通詮然其人至今猶嚴種界。東方民族。固鏗

除排斥。惟力自視。卽於同種諸族。亦嚴若鴻溝。惟美利堅稍爲例外。以人少故也。與吾人之與異族處。自然融化。而泯然相忘者異。其民數之無吾衆多。血統混合之無吾複雜。自不待論。以言年祀。

自有生民以來。與吾祖同時開化者。不知其幾千萬也。條皆薈焉以盡。卽最著之三大古國。

埃及巴比倫印度舉其名而不能紀其世矣。「並世諸國。若法若英若俄。大抵與於梁唐以後。卽日本號

稱萬世一系。然彼國隋唐以前之歷史。大都出於臆造。不足徵信。則言過去之國家。與新興

之國家而較之。未有若吾國之多歷年所者也。柳先生中國文化史至論幅員。則若埃及之由尼羅河而至

西亞。巴比倫之由兩河間而至非州。摩羯陀之領有中西北三部。固不足言。卽若馬其頓羅馬

盛世之號稱地跨三州。方之今日中國。猶尙不及。不必侈言唐元諸代也。今世大國。若英若

法。合屬地計之。皆較中國爲廣。然華離龐雜。與吾整齊聯屬。純然爲一片土地者異。蘇俄

通貫歐亞。亦大於中國。而地處極北。與吾大部在溫帶或近溫帶者異。合衆國與吾最相似

矣。而東西南北之距離。均遜於我。則疆域之廣袤。亦可謂世無其匹者矣。夫歷史以人時地

三者爲要素。而吾國史。三者各有其特殊之性質。求之世界。無其倫比。此治史者所首宜推

究其因果者也。

(完)

浙東史學管窺

陳訓慈

- 一 緒論——浙東史學之淵源
- 二 浙東史學之統系
- 三 黃梨洲之史學
- 四 萬季野與明史
- 五 萬氏考禮之學
- 六 全謝山文獻之學
- 七 章實齋之史學
- 八 邵興桐與宋史
- 九 黃氏父子古史之名著
- 十 浙東史學之特色

史學 第一期

本文原本，爲民國十一年頃與張其昀君合作之文。當時略本章實齋所論浙東學術源流之旨，斷自陽明蕺山，降逮定海黃氏，分別撰次，題爲「浙東學術」。草創之作，意多未愜。十四年，曾就此稿抽述其涉及史學者，成「浙東史學」一文，以應寧波某報元旦徵文之屬。今年本校史學系發行刊物，原欲別撰一文，因循未果。付梓將近，重拂同學之望，因檢出舊稿，更蒐尋諸儒遺著，刪去王劉二節，專就浙學之著於史學者，重作成篇。是文雖屢經修訂，間多補苴，而原作自黃萬以迄章氏，搜集材料，多張君之力。抑先儒爲學閎肆，本文未能闡明百一，惟略明統系旨要，以致仰止之思。顏曰管窺，以識初牖，剖析理董，有俟異日。荷荷指正，敢拜嘉賜。

十九年七月作者識

一 緒論——浙東史學之淵源

近人溯中國史學之源流，嘗謂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爲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爲最發達。（二百年前可云如此）（註一）蓋吾國過去之學術，卓然各有成就，而治史之盛，尤若吾民族之特色。徵之往事，此語似非誕言。清儒三百年之學，著各殊之進步，而史學之研求，在學術史上尤蔚爲巨觀。論者謂清代史學，可以黃梨洲爲開山之祖。梨洲以前明遺老，授徒著述，博學篤行，鄉人化之。自茲以還，甬紹碩學大師，前後相承；其史學之卓越，在清學之中，尤釐然自成統系。夫學術爲公，而無取域地分宗。然識見有異，風尚

非一，苟能相容，不害殊趨。至如一地大師，創開後徑，鄉習濡染，浸成風氣，前後相維，若脈可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者。近人謂以地理關係考人物，最足見文化之隆替轉移。若清代浙東學術之特著於史學，尤述學之士所共認者也。

浙東山明水秀，夙著文物，故清代浙學，蓋又遠有淵承。隋唐以前，兩浙文教未盛。

（浙東古爲越地，漢世惟王充虞翻以文采稱。晉遷江左，中原世家多來定居，文物漸盛）有宋一代，大儒之教蔚起，浙東之士治性命之學者，與中原相望。方濂洛之學未萌。慶歷五先生已並興於四明。（註二）其時王荆公會任鄞令，於諸儒推重有加。逮周程興起，朱子更昌理學，浙東士子從風而起。而自象山講學，甬儒被其風者，淳熙四先生（註三）爲最著。大函焦先生（名瑗）自魯避地來浙，則別傳洛學於甬上。（註四）其時宋已南渡，鄞人以其學佐朝政者，史丞相（史浩勳，名富貴）最著稱，而樓攻媿（鎰）則以文辭繁一時論議之重。及史公致仕居竹洲，淳熙四先生多來主講甬上，教澤廣被。其間沈定川主竹洲書院，其弟季文授徒於史氏，而呂東萊之弟忠公（祖儉）來官于鄞，與史公往還講論尤密，世稱竹洲三先生。（註五）初金華，呂東萊（祖謙）爲學兼取朱陸之長，更輔之以文獻之學，而自成其至。迄

於宋季，吾鄉黃東發宗述婺源，陳習庵承象山之傳，王深寧則得呂學之大宗。（世稱同谷三先生）於是朱學呂學陸學，在四明並有紹述推宏之大師。（註六）而遭時多艱，四明學士仕於朝者，類能忠直匡濟，見憚權臣。（賈似道當政時王深寧斥逐，四明學士多坐廢）其在金華則在二呂以前，永嘉周行己許景衡等實傳小程子之學。南宋以後，鄭敷文（伯熊）薛良齋（季宣）復與永嘉之學，與二呂同時。而唐說齋（仲友）與永康陳同甫（亮）並好以經制言事功，與甬紹大師相望焉。（近人有創浙東史學出於小程子之嫡傳者，實未盡然，見後論）（註七）

元代大儒，如許衡金履祥吳澄等，皆承宋儒之學，薦於踐履。許金諸氏萬守程朱遺說，且多仕於元，而浙東諸儒則兼承象山之教，（吳澄兼宗象山，浙學者頗承其風）大抵講學不求顯達。兩宋遺風，相沿勿衰。而性理之外，多能兼治經史覈實之學，至元季袁璣爲尤著。至正間詔修宋遼金史，袁氏出其先世遺書有關史事者上之，諸史之成，利賴實多。袁清容少從戴帥初王伯厚舒闔風游，再入集賢，入登翰苑，一時制冊碑誌，多出其手。蓋浙東理學，夙能兼著於史。謝山謂吾鄉自宋元以來，學風彬彬，號稱鄒魯，蓋歷久而然矣。（註六）

薛敬軒（瑄）吳康齋（與弼）開明代理學之基。康齋弟子陳白沙（獻章）講學粵中，門

徒最盛世稱廣宗。然浙中文物之邦，名公巨卿，如浦江宋文憲（濂）義烏王忠文（禕）寧海方正學（孝孺）皆薦學危行，其出處並繫朝政之重。而金華理學之傳，則浸浸傳衍於姚江。王陽明先生挺生姚江，（註八）挽理學之墜緒，振浙東之學風，泛濫諸家，獨詔良知之說，經世講學，教澤廣被。山陰劉蕺山（宗周）承陽明之緒，闡慎獨之旨，兢兢自守，大節凜然。（註九）姚江黃梨洲受學蕺山門下，承王學之傳而光大之，發其緒餘於政論，而最有造於史學。梨洲門從濟濟，浙東學風賴以復振。蓋浙東學術，所以上追宋元先哲之傳，下開梨洲以降之學統，承先啓後，實賴陽明之教。而僅就近世之史學而論，則梨洲實爲開山之祖也。

（註一）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

（註二）慶歷五先生爲慈谿楊適（大隱先生）杜醇（石壑先生）鄞縣王致（鄞江先生）王說（桃源先生）奉化樓郁，（西湖先生）皆生於宋仁宗時。（慶歷仁宗年號之一）駢集于百里之間，論學者推爲濂洛之前茅。

參考全祖望鮑琦亭集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註三）淳熙四先生爲慈谿楊簡（慈湖先生）鄞縣長樂（聚齋先生）奉化舒濟（廣平先生）鎮海沈煥，（定

先生皆生于宋孝宗時。(淳熙爲孝宗年號之一) 治天人性命之學，亦會通于朱子說子呂子，而歸宿于陸子。參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呂祖儉任明州監倉官，與定川等相往還，故四明學者，亦有以呂代舒講，而稱爲四先生者。

(註四) 參看全祖望大涵齋先生書院記

(註五) 參看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註六) 同谷三先生中鄒王應麟(深甯)雖兼綜諸衆之傳，實得呂學之大宗。慈谿黃震(東發)則別得朱子之于遺書中。陳垣(智庵)同學于繁齋，確承象山之傳。同谷山在鄞城東四十里，智庵世居于此，深甯歸于此，東發嘗避地至此，故學者稱同谷三先生。參看全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代浙東學風，詳參全祖望宋元學案，諸大師事蹟，畧著於全氏歸塘亭集中諸文。史學雜誌一卷三四期中載張其昀著宋代四明之學風一篇，考訂諸先生學術之因果與成就，可參考。

全謝山先生既紹述鄉先哲之學鄉，復盡瘁修復先哲講堂舊址，而皆爲之記。慨然謂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爲鄉魯。(見槎湖書院記，此外集中文字。如慶歷五先生書院記等篇，常道及此語)。

(註七) 參看何炳松程朱辨異(東方廿七卷十二號)何君溯浙東史學之源於小程子，自成其說，但其中預有討論

之餘地，俟本文束縛論之。

(註八) 陽明曾問學於一齋，(諒)而一齋亦出吳庭齋門下，然陽明之學，由於宋儒直接之啓示及深思自得者爲多。陽明著述，論理學者，以徐橫山(愛)等所記傳習錄爲要，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一篇，言經學則有五經臆釋，大學旁釋。撫顧後發疏等，後人輯有南軒書平濂書思田書，別有詩文集。坊間有王文成公全書通行。

(註九) 劉蕺山曾從許敬庵(孚遠)學，敬庵出甘泉(湛若水)門下而甘泉爲陳白沙大弟子，故劉氏之學亦遠宗康齋。然敬庵亦言良知，劉氏更熱聞陽明之教，言多默契，謂爲承陽明之緒，亦無不可。其著述于經學有周易古文鈔，論語學案，言道之作有聖學宗要，道統錄，學言，陽明傳信錄諸書，弟子記者有傳習錄，又仿周子太極圖作人譜，人譜類記。劉氏之學，知之者鮮，而梨洲極稱道之。語其要旨，一曰心即性即理，二曰心存子意，三曰破情性之辨，一道器之分。而歸結於誠意慎獨。蓋其重反身力踐，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相合契，敦道誼而矯空疏，固後來浙東學風之所本也。

二 浙東史學之統系

章實齋曰：「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勵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戴山劉氏本良

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金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自不悖於朱者也。」又曰：「顧亭林氏……自是浙西之學。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

（註十）溯浙學於宋儒而暢論其在清初之流傳者，以章氏之言最爲著明。蓋其以鄉人而論鄉學，言之自能親切有味。後人論清代學術，多採其說。而實齋之生，及見謝山（全謝山歿於乾隆二十年，實齋生於乾隆二年）寢饋鄉習，有志實學。與其鄉友邵氏與相砥礪相得，隱然並承浙東之學脈。其後定海黃薇香玄同父子，通經服古，可爲海邦突起之後勁。故自陽明以降，迄於黃氏，脈絡相繫，卓然自爲近世浙東之學。

浙東之學，自有種種特殊之精神。其在宋世講天人性命之學者，大抵不托空言。章氏所謂宗陸而不悖朱，固爲其一特色。然宋儒之學，茲篇所不及論。若斷自陽明以降，或以清儒爲限，則其造詣之著於史學，尤爲近世浙東學術之特徵。章氏之言曰：「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註十一）此在宋以來而已然；若至清代，終且以史學代理學而興，而梨洲實爲其間之關鍵。梁任公氏治清代學術，亦亟稱「浙東學風，自梨洲季野謝山以

至於章實齋，釐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註十二）實則浙東之士攻研史學，由來已舊。言性命而必究於史，既爲浙東先哲之特色，故宋明以來，治史已盛。章氏謂「南宋以來，浙東儒者多攻史學。宋明兩朝紀載，皆蘊蓄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註十三）浙東治史之席豐履厚，可以見矣。

姚江理學，後人論之者甚多。要其窮理於心，雖若契合象山，而泛濫經史，初未嘗空談玄虛。其示門人之言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註十三）蓋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而羣經皆爲史乘。故陽明雖不以史學著，而其示後人以歷史方法治學，實開浙東學者之先路。至若發於事功，如平贛破盜，尤可徵其熟習往事，斯能經世致效。惟姚江之教既廣，末流浸有流於玄虛參禪者。劉戡山起承其敝，舉證人講會於越中。爲學以誠意爲主，以慎獨爲功。而言必徵經，行尙實踐。所著人譜以統貫性命德行之理，必復尋繹古人言行，附麗之以成類記。是其雖昌理學，要亦有得於史。戡山弟子卓然可傳者二十餘人，而姚江黃梨洲最大。梨洲之學，博大浩瀚，承王劉實踐之教，而以經世爲極則。於陽明之說，宗而不拘，論者稱爲王學之修正者（註十四）王學入清漸衰，惟浙東流

風餘韻不息。(註十五)殘明之師既敗，梨洲以遺老隱居講學，故國之思，發之於史，而尙論先哲，更裁定學術史之巨著。後生嚮往，多從之治有本之學，而鄞縣二萬君最著。萬充宗(斯大)坐志窮經，成禮學之淵藪，明春秋之大義。雖以經學名家，要實有功古史。萬季野博問強識，開然自守，以布衣領明史館，奮獨力成明史稿。梨洲教澤，賴以光大。全謝山私淑黃萬，不忘故國之思。奔走山海，搜討遺音，重修講社，表章先哲。文獻之學，爛然有光。更續宋元學案，以竟梨洲未畢之志。謝山既歿，紹興有後進二人，並有志於史學。姚江邵與桐好治宋儒之學，毅然以別作宋史自任。齋志未就，猶以小學知名。會稽章實齋負才疾俗，獨奮孤旌，論史學之義例，定述作之標準。自以上追劉(知幾)鄭(樵)爲千古史學開闢榛蕪。講學之外，更發其修史之志於方志，其體例別識，多爲後來修志者所取法。道咸以後，浙學中衰，而定海黃氏父子窮經好古，隱然爲浙東史學之後勁。實齋歿時，薇香已生於舟山，(實齋以嘉慶六年歿，黃薇香生於乾隆五十四年，時已十三歲)承其家學，治經明道。其言守心慎獨，遠契戴山，而所著周季編略，尤可徵其治經而歸宿於史。玄同幼承父教，尤深三禮，禮書通故一書，集禮學之大成。以爲考禮之學，卽窮理之學。嘗主講南菁書院，江南

名士多出其門。定海在明季爲忠義之邦，而清初文獻勿彰，自是以後，學者漸漸興起。姚江四明之教，越海東被，二先生之教也。

綜斯以觀，近世浙東之學，實承陽明之教，縣延相承，迄今猶爲後學樹之風聲。陽明蕺山深造於性理，未嘗肆力於治史。而自梨洲倡導學風，浙東學者繩繩相繼，莫不以史學著稱。迄於今日，吾鄉宿學大師，或閉戶潛修，或主講書舍，猶多以史學著稱者。蓋學風遞嬗，浸成鄉習，源深流長，由來以漸。其蔚爲巨觀，良非偶然。作者生長四明，每徘徊先哲遺址，追懷當年講誦之盛。涉獵遺著，粗窺旨要。爰斷自梨洲迄於黃氏父子，略述其貢獻於史學最卓者于篇。

(附表) 近世浙東學者名藉生卒簡表

姓名	字號	學者所稱	籍貫	生年	卒年	西歷紀年
王守仁	字伯安 諡文成	陽明先生	餘姚	明憲宗 成化八年	世宗嘉 靖七年	一四七二—一五二八
劉宗周	字起東 號念臺 諡忠介	蕺山先生	山陰	明神宗 萬曆六年	福王宏光 元年(崇禎已歿)	一五七八—一六四四

黃宗羲	字太冲 號梨洲 私諡文孝	南雷先生	餘姚	明神宗萬曆卅八年	清康熙三十四年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萬斯大	字允宗 別號跛翁	楊夫先生	鄞	明思宗崇禎五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	一六三二—一六八三
萬斯同	字季野 私諡貞文	石園先生	鄞	明崇禎十一年	清康熙四十一年	一六三八—一七〇二
全祖望	紹衣	謝山先生	鄞	清康熙四十四年	清乾隆二十年	一七〇五—一七五五
章學誠	實齋		會稽	乾隆二年	嘉慶六年	一七三七—一八〇一
邵晉涵	字與桐 號二雲		餘姚	乾隆八年	嘉慶元年	一七四三—一七九六
黃式三	薇香	傲居先生	定海	乾隆五十四年	同治元年	一七八九—一八六二
黃以周	玄同	傲季先生	定海	道光八年	光緒廿五年	一八二八—一八九九

(註十) 文史通義卷五內篇「浙東學術」

(註十一) 梁啟超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講，見史地學報第三卷三期。

(註十二) 章學誠「邵與桐別傳」

(註十三) 王陽明傳習錄答徐愛問(問春秋爲史否)又謂「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舜舜以下之史，禮樂是三代之史」

(註十四) 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講(史地學報三卷一期)

(註十五) 明清間編述王學者，梨洲以外，有沈求如(國樸，爲陽明大弟子錢緒山之弟子)潘初，求如弟子韓孔當邵曾可先後主講姚江，而孔當弟子邵念魯(名廷采，曾可孫)主姚江講座最久，可爲浙東王學之後殿。其在江右，則李穆堂(紱)可爲王學之後勁。

三 黃梨洲之史學

明清間之大儒，首推黃梨洲(一六〇六一九五)顧亭林(一六一三—一八一)王船山(一六二七—一七九)三先生，而梨洲先生享年最高，門徒最廣，影響於後世亦尤著。梨洲以父忠端公(尊素)遺命，師事劉戡山，而其後爲學之淹博，則遠過之。凡羣經百家史學法制兵農輿地天文歷算乃至佛經道藏，莫不其心。方其遊證人書院，飡聞天人性命之學。自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張載)之禮教，康節(邵雍)之數學，東萊(呂祖謙)之文獻，艮齋

(薛季宣)止齋(徐珣)之經制，水心(葉適)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註十六)而以忠端之遺教，尤熟習前史，且盡讀有明十三朝實錄。

「先忠端公就逮(案忠端爲東林名士，以計魏閹得罪，後死於獄)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穢，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之獻徵錄，略涉讀之。自後三年，始讀二十一史，皆因先公之言也」。(註十七)

故梨洲之學雖極廣大，而後人尤稱其開創浙東史學。(註十八)蓋明季學術衰敝，士子溺於性理，汨於制義，好爲游談，束書不觀。梨洲起而挽其頹風，於陽明「致良知」之義，倡「知卽是行」之新解，勵人以讀書力行。(註十九)教學者博覽經史，從事覈實之學。

全謝山甬上證人書院記「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性命，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源本於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

蓋自宋明諸儒之教，多屬治心爲人之道。其後乾嘉以降，訓詁考證之學盛，學者又專講讀書之法。惟明清間之大師，多能兼有其長，矯明人之空疏，而濟之以實學。而梨洲之教，尤

爲深切著明。故其言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註二十）又曰：「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是以於受業者必先令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註廿一）先生爲學之宗旨，及其所以承王學之緒而開後來史學之先河者，卽此可知矣。

自燕京淪陷，福王立於南都，而奸人阮大鍼柄政，名捕戴山及諸正人，梨洲亦與其列，乃亡命日本。其後南都覆敗，梨洲更與錢忠介（肅樂）起義師於浙，旋又從魯王於舟山。比兩浙傾覆，戴山以布衣授命。梨洲憂患餘生，始退而專志於講學著述。拳拳故國之思，乃益致力於史學。嘗曰：「自科舉之學興，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至欲廢資治通鑑之版，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學之禁，而讀史顧無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歎也。」（註廿二）其慨史學之荒澀，詔後生以興起者，可謂情溢乎辭矣。綜梨洲對於史學。最大之成就，一爲對明史之徵存，一爲學術史之創作，而其發爲政論，又多讀史有得之談也。

一、明史料之徵存 梨洲承父師之遺教，忠節凜然。自明之亡，一則避權奸於異域，再則起義師於浙東，三則從魯王於海上。顛沛流離，瀕於百死。自謂「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

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壘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所及，無歲無之」(註廿三)其匡復之卓志，洵可炳耀日星。逮明統既絕，志事不就，始退而講學鄉黨。自以孤臣之淚，無補於祖國之亡。因搜集南明經營恢復之事蹟，成行朝錄九種。(註廿四)表章忠烈，言有餘痛。其後乾隆時行朝錄雖以忌諱被燼，然孤本流傳，至今猶爲明季信史之史料。梨洲既熟讀實錄，隱然有自任國史之志。明史案二百四十卷，(行朝錄卽爲明史案一部分之稿本。)今僅存篇目。是否寫成散佚，抑僅定義例，今不可考。要其有裁定國史之志，較然無疑。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避不應徵。次年，開明史館，亦不應聘，(時年已七十歲)而萬季野承梨洲之學，毅然以布衣參中局。此外史館編撰，尤多梨洲後學；遇有大事疑題，往往諮詢取決。其後明史歷志賴梨洲審校而定，而地理志則強半採其所著「今水經」原文(註廿四)此外史料，經其鑑別者尤多。(註廿五)而季野之明史稿，爲明史之所本，推原其學實出於梨洲。是則梨洲雖不躬與修史之役，而所造於明史者實多。其所以起史學於衰廢者，固不僅在徵存殘明信史以伸其志而已也。

二、學術史之創作 梨洲既精熟有明一代故實，尤好洞究其間二百餘年學術之源流。因就

薛河東(瑄)吳崇仁(興弼)以下諸儒二百餘人之文集語錄，提玄鉤要，詳考諸儒之源流分合得失，裁定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梁任公謂中國之有完善之學術史，自梨洲之學案始。又謂不以愛憎爲去取，揭各家之特色，傳各家之真相，明各家之全人格，爲學術史之四大要件，而是書無不具備。因稱其方法精神，大足爲後人取法(註廿六)卽梨洲之於是書，亦頗自稱許。一則曰：「講學無宗旨，猶無頭緒之亂絲。是書分別宗旨，如燈取影。」再則曰「是書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註廿七梨洲以前，周汝登(海門)與孫鍾元嘗著聖學宗傳，雖體例相仿，而偏執闕略，爲士林所不滿，梨洲因毅然以改作自任。願梨洲之著此書，初不僅在論述學術，供後人之參稽，而實有更大之義旨，將假此書以自表見。蓋自陽明揭知行合一之教，後繼學者，莫不砥礪德行，故其人身教之功，往往比諸言教爲尤大。梨洲承其風，故其撰諸儒學案，類能傳其精神，期後之學者，各以性之所近而取法，以爲立身行事之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爲真。……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着眼理會」。又曰：「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天下後世矣。」(註廿七)蓋「以書明心」，(梨洲教學者語，見上引)固先生精神之所寄，賴此書而其理益彰。

惜夫後人讀此書者，大抵徒增一二見解，幾何而不以「流俗之士」爲梨洲之罪人耶？

梨洲自謂「自濂洛以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梨洲弟名宗會）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註廿八）蓋明儒之學，追本於宋，而梨洲雖博學窮經，同時亦得力於兩宋儒哲明心見性之學。明儒學案既成，嘗欲上追宋元之學統，標舉數案，僅成十七卷而輟。梨洲歿後數十年，全謝山始追踵其未竟之志，編成宋元學案。梨洲雖未盡展其懷抱，而發凡起例，嘉惠於後人者已不少矣。

明夷待訪錄與梨洲政治思想一瞥——梨洲負經世之學，抱經濟之才，而遭遇國變，遁跡草野。雖矢志不仕異朝，而其於政治社會之見解，鬱積於中，發之篇章者，則有明夷待訪錄一書。其中原君原臣法置相學校諸篇，尤爲其根本思想之所寄。如謂古以君爲客，今以君爲主因斥「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註廿九）如謂人臣之仕爲天下而非爲君，因斥人臣「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註三十）如貶三代以下之法令基於家天下之觀念者爲非法，因慨然以爲必「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註三十一）如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備，」因主張人君當公其是非於學校。（註三十二）大抵皆博覽前史有所闡發之談，

謂之爲政治哲學可，謂之爲歷史哲學亦無不可。（本篇以論史學爲主，故於其政法思想從略不述）梨洲願以此書自負，而顧亭林亦稱讀此書「知百王之敝可以復振」。（註三十三）由今觀之，梨洲之民治思想固不免幼稚淺疏，然因時論世，則在盧騷民約論出世以前一百年頃，（註二十四）而人世間已有如此反抗君權之呼聲，固不能不認梨洲之史識有過於經生與性理之儒矣。（梨洲關於易尚書歷算文藝之作，非本篇所及，從略）

（註十六） 參考全祖望鮚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

（註十七） 黃梨洲補歷代史表序

（註十八） 梁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講稱「梨洲爲清代浙東學派之開創者，其派復衍爲二，一爲史學，二即王學。」又謂萬氏全氏傳梨洲之史學，而不復承述其王學。

（註十九） 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

（註二十） 全著梨洲先生神道碑

（註二十一） 黃梨洲補歷代史表序

(註二十二) 見南雷餘集怪說

(註二十三) 行朝錄九種，一隆武紀年，二贛州失事記，三紹武爭立記，四魯王紀年，五舟山興廢，六日本乞師記，七西明山棄記，八永歷紀年，九沙定洲紀亂。此外有屬姓本末(紀鄭成功事)海外擲哭記思舊錄等，今多得存，一部分輯入明季神史，坊間通行本。

(註二十四) 今水經序曰：「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道元繼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是書者，顧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乃不聽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其書之宗旨如此。是書粗發凡要，而其後全祖望七校水經注，齊召南纂水道提綱，皆承梨洲之緒而光大之者。

(註二十五) 全謝山梨洲先生神道碑，於梨洲對明史之貢獻，總舉頗多。

(註二十六) 梁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講

(註二十七) 明儒學案發凡

(註二十八) 南雷文定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彥諱

(註二十九) 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註三十) 又原四篇

(註三十一) 又原法篇

(註三十二) 又原校篇

(註三十三) 亭林集與黃梨洲書

(註三十四) 明夷待訪錄成於康熙元二年間(即一六六二—一六六三年)時梨洲方五十三四歲。盧騷生於梨洲後一〇二年，而民約論(Social Contract)出版在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上距待訪錄出版適約百年。

四 萬季野與明史

宋元以來，四明攻性命之學者相繼，學風彬彬，號稱鄒魯。(見上第一節引)明代以降，科舉錮人，學風漸替。(註三十四)陽明挺起講學，後生復知敦品力行。然當時江右(陽明服官江西最久)王門已與浙中比盛。及至明清之間，浙東之王學益衰。莪山曾創證人社，風被未廣。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梨洲始再舉證人之會於越中，甬上弟子聞風興起，因亦有證人書院之設。(註三十五)講經質疑，勝友如雲。於是四明後進，多知求有本之學。而梨洲講學海昌

會稽，從遊徧大江南北，顧獨津津樂道甬人士。黨謂「十年以來，所稱魯衛之士，必在甬上」。註三十六又謂「光明俊偉之士，莫多於甬上」註三十七甬人從學著稱者，如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而最能傳梨洲之史學者，爲鄧萬季野。

清之初年鄧有遺老萬履安先生（名泰）砥礪名節，物望翕歸。萬氏爲鄧世家，先世多著忠節儒術。履安嘗從魯王，國變後以詩見志，與黃梨洲游而尊其學。（註三十八）有子八人，並令受學於梨洲門下。其卓然尤可稱者，爲公擇（名斯選，履安第五子）之理學，（註三十九）充宗（斯大第六子）之經術，（註四十）而季野（斯同，第八子）獨以史學著。季野從梨洲學，守父師之教，絕意於科舉仕進。博聞強識，於書無不讀，而尤長於史，凡歷代制度沿革人物，莫不洞然腹笥，于有明各朝實錄，幾能成誦。此外凡野史邸報家乘，復多涉覽。蓋梨洲以遺民之心治明史，至季野益專志肆力於是。及清廷開明史館，（康熙十八年即一六七九年）梨洲既力辭不起，崑山徐元文（名乾學，顧亭林甥，時任史館總裁）延季野往。季野秉父師之教，義不食清祿，而於勝朝國史之重，顧又不能坐視。因請以布衣參史局，（時史館徵士食七品俸稱翰林

院纂修官）不署銜，不受俸，當道不能強，而益尊先生之學。季野居元文家中，史館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季野覆審。其後季野主講會於京師，每月兩會，聽者翕然推服。當時京師才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季野闒然不自矜，與人書自署曰「布衣萬斯同」，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尊之曰萬先生云。（註四十一）

二十四史之中，史漢三國以降，明史頗稱精粹。明史雖屬官修，成於衆人之手，然探本窮源強半爲季野之功。明清間大師，多重視史學，而以時近材富，與夫故國之思，故明史之講求，成爲一時風尚。吳江少年吳赤溟（炎）潘力田（樞章）尤慨然欲以私人之力，著成明史，顧亭林嘗悉以所藏明史資料之書假之。二君「懷紙吮筆，早夜矻矻，手書盈床滿篋」。及莊廷隲史獄起，株連甚多，而吳潘皆與於難。（註四十二）明史館之開，上距莊史案十六年，而季野竟以草野之士，隱然領史館總裁，而展其國史之志，較之二子，未爲非幸。然季野史稿被王鴻緒竄竊而失其真，則又未始非明史之劫也。初季野既居京師，窮搜博討，以十餘年之力，成明史稿五百卷。其後客死京邸，所藏書悉落於錢名世氏，而明史稿則被王鴻緒取去。鴻緒卑瑣俗儒，任史館總裁，（徐元方之後，繼之者爲張廷玉，旋爲陳廷敬，王氏則繼陳

氏之後，皆敬禮季野）既得此本，竟攘爲已有，略爲損益，轉鈔成書，署爲「王鴻緒著」，版心且印「橫雲山人集」，（王之別號）進呈於朝。其後乾隆初年，大學士張廷玉奉詔修定明史，卽以王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始刊定今之明史。（註四十三）夫鴻緒盜賊之行，不足探賈，惟其於萬稿任意改削，而季野之原稿又亡佚不可復見，（註四十四）遂致真相汨沒，轉失史事之真，且有損于季野全書之精神，斯誠史學界不可回復之損失。雖然，季野畢生精力，已以此而垂不朽，而清初遺老之志事，亦假此略伸於萬一。梨洲之言曰：「明亡，朝廷之任史事者甚衆，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成之，不亦可慨也夫。」（註四十五）言外之意，責時人之不學，未嘗不私幸季野之得倖展其志。其拳拳故國之心。殆因季野而稍慰歟。

季野既精熟明史，於治史尤卓然多特識。採撫一二，往往可與今之新史學相印證。一曰史事之徵實。今之史家，最尙徵實，而忌師心亂真。季野之論作史，亦反對「好惡因心」而重言真實。其自述作使之旨曰：

一史之難言久矣，……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枉者多矣。……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

言而平心察之，則其本末十得八九矣……（吾）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註四十六）二曰史料之審別。欲求真實，則於所用史料必須下一種極嚴密刻苦之鑑別工夫，旁推覆勘，期得其真。季野之草明史稿，自謂以實錄爲之主，「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嘗告方望溪，於其所述不必經緯其文字，而可約之義法。（註四十七）蓋季野之「義法」不啻今人所云之史法。所著羣書疑辨，可見其考證之工夫。三曰明圖表之重要。昔馬班作史，志外有表，范史以降，迄無再作。私家史書，亦忽視乎此。劉子玄卓然有史識，顧於表亦譏爲無當（註四十八）季野則以爲「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讀史不知讀表，非深於讀史者也」（註四十九）於是尋繹前史，補成歷代史表六十卷，釐然有序，甚便學者。卽其紀元彙考歷代宰輔考等書，亦復本諸會通作表之旨。四曰貴專家之著述。自唐以後，前代之纂，例由新朝設局史修。集衆人而成書，其利在合流衆長，而其弊尤在蕪亂割裂。劉子玄嘗詳論官修史書之不善（四十九）至季野尤鄭重言之。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卒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

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史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裂割探，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註五十）貴專家之著述，重著述之宗旨，要非身經甘苦者，不足語此。凡此數端，不過粗舉粹言，而季野於史學之特識，已大略可觀矣。

季野又著儒林宗派一書，脫略明以來門戶之見，「於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持論獨爲平允。」（註五十一）此外如紀元堯考廟制圖考石經考石鼓文考周正堯考歷代宰輔考等，皆爲其治前史筆劄之作。歷代河渠考崑崙河源考則爲考輿地沿革之作。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兩浙忠賢錄明季兩浙忠義考等，或表章忠烈，或追述鄉邦遺獻，不啻開全謝山文獻學之先河。惜季野客死京邸，遺著散佚甚多（註五十二）別有明通鑑一書，據萬氏宗譜云已散佚，當係未定之稿。季野亦精究經術，尤好治禮學與其兄充宗相得而益彰。三禮爲古代典章制度之所寄，故考經之學，亦治史之學也。別於次節論列其略。

（註三十四）參考全謝山棧湖書院記

（註三十五）全謝山甬上證人書院記

(註三十六) 南雷文定陳夔獻壽序

(註三十七) 又陳夔獻墓銘

(註三十八) 參考南雷文定瑞巖萬公(季野祖父)神道碑萬履安詩序。

(註三十九) 萬公擇最有功於劉蕺山遺書，浙東學者覃究性命天人之學，公擇可爲後勁。參考全謝山子劉子祠堂配享碑。

(註四十) 萬充宗之事蹟，可參考南雷文定萬子充宗墓誌銘，其經學別見次節。

(註四十一) 季野事略，多據黃百家萬季野先生墓誌銘，及全謝山萬貞文先生傳，可參考。

(註四十二) 亭林集有「書吳潘二子事」記之，又有汾州祭吳潘二節士詩。關於莊氏史案之書甚多，近出有朱憲廷之莊史案輯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徵引甚詳。

(註四十三) 關於王鴻緒之寬明史稿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書明史稿二篇。錢大昕之萬季野傳亦略及之。近人陳守實有明史稿考證一文，見清華國學論叢第三號，可參考。

(註四十四) 坊間明史稿已爲王氏之寬改本，鈔本今亦有存者。吾鄉馮孟顛先生(貞翠)頗藏書，考訂甚勤，嘗以此詢之。馮君藏有是書地理志稿鈔本，又謂劉氏嘉業堂有列傳稿，但取校續雲史稿，無所異同。惟松

江雷君彥藏有殘本四冊，謂得自橫雲後人。馮君曾見之。總跋風云：萬氏原稿藏鎮江知府王可莊家，但今已不可知。此外海內有無存本，不可得知。要之季野原稿，已歷難不可復矣。本文關於黃萬之著述，頗有詢之馮君者，附記於此以誌感。

(註四十五) 南雷文定補歷代史表序

(註四十六) 方苞望溪文集萬季野先生墓表

(註四十七) 史通內篇表歷篇有云：以表爲文……載諸史傳，未見甚宜。……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註四十八) 錢大昕萬季野傳

(註四十九) 劉知幾史通正史等篇

(註五十) 亦見錢傳

(註五十一) 見四庫全書提要

(註五十二) 歷代史表儒林宗派羣書疑辨石經考石鼓文考明樂府諸書今行世。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探入四庫書中。此外兩浙名賢錄歷代河渠考歷代宰輔彙考等，亦有刊本，惟不甚通行。其詩文有石園詩文集，亦無足

本行世。其他散佚之著作，猶不止此。

五 萬氏考禮之學

季野之兄充宗治經術，於禮尤有心得。而季野於明史以外，亦兼攻禮學。徐乾學之讀禮通考，出季野手筆，爲論學者所共知。故萬氏之有造於史學者，更有其考禮之學。

三禮之學，在漢並立博士。魏孫叔然（炎）注禮，學者始能區別科條。然唐宋以來，禮學似衰。明清間大師，如黃梨洲於易（易學象數論）尙書（授書隨筆）並有論著，而未聞長於治禮，顧亭林亦無禮學專著。閻百詩以尙書著，胡朏明則治易與尙書。迄於乾嘉間漢學大昌，治禮者始一時蔚起。而爲乾嘉大師治禮開其先路者，實爲萬充宗季野兄弟。充宗長季野六歲，篤學好義。張蒼水之死國難，充宗爲之收葬。從梨洲游而獨精究經義。其治經方法，一則曰「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再則曰「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三則曰「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註五十四）博觀約取，尤歸宗於三禮。排纂說禮之言，爲書三百卷。全謝山稱其「和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註五十五）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曰

周官辨非，曰儀禮商，曰禮記偶箋。學禮質疑一書，就其積年所疑，條而說之。其所用方法，即在乎以經解經。充宗嘗請於梨洲，謂學禮有疑，求之註疏而不得，求之唐宋以來諸儒而不又得，可以經說禮否，梨洲領其言。於是「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略可考。」（註五十六）蓋自唐宋以降，經註日繁。承學之士，信傳註過於信經，往往寧背孔子，不敢違程朱，馴至有講疏而亡經術。清初大儒，已有以經證經者，（如顧亭林詩本音）充宗更發揮此旨，而尤著之於禮。其廓清昌明之功，不可謂非乾嘉諸儒之先導也。周官一書，先儒間有致疑，大率斷篇零箋，至充宗始以專書而辨其不可信。梁任公承今文之學，故於是書特為推重。（註五十六）抑充宗重視禮經，尤有超乎文辭訓詁以外之遠旨。嘗謂「禮以義為質，安得為外？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得其條理。」（五十七）又病前儒「拘文牽義雜以讖緯」不足以明禮義，因為「學者務使禮經與諸經逐節關通」「庶有得於恭敬辭讓之原，而因以見先王制禮之義。」（五十九）昔梨洲教人讀書之道，「當以各人自用得着為真，」（見上第三節引）充宗所謂探內心之義理，明辭讓之本原，「以書明心」，庶幾能光大其師教歟。

初梨洲嘗欲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令其徒輯爲叢目，僅「春王正月」一條，草卷已五大冊，意度難以畢業而輟。充宗退而獨任其事，分別門戶，成春秋輯傳二百四十卷，燬於火。晚年復輯，迄昭公而絕筆。其後嗣子九沙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五十九）雖全豹埋沒，而微旨可尋，此又充宗治禮以外，攻研經史之成績也。充宗所著諸書，合稱萬氏經學五書。阮文達督學浙中，見其書，稱其「立體嚴正，析理精微，」「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註六十）其見重士林，概可知矣。

萬季野之至京師，時論咸知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乾學居憂，季野與語喪禮，徵引甚博，乾學因請其纂讀禮通考，「上自國卹，以迄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註六十一）於是學者始知季野亦達於經。其後秦蕙田刊五禮通考，究出何人之手，論者紛紜，莫衷一是。惟據全謝山言，徐乾學更請季野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六十一）而其書今無可考。故識者以爲秦氏通考，或卽大部竄竊萬稿而成，季野於手創明史之外，發其餘緒於禮經，而成就之卓又如此。其後定海黃玄同綜貫羣籍，輯成禮書通故，集禮學之大成，追本窮原，不可謂非萬氏兄弟之學導其緒也。

萬氏子弟輩著於士林者以貞一（名言，斯年子）九沙（名經充宗子）爲最著。貞一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又仿綱目例，纂明史舉要十七卷，未竟（至宣宗止）而卒。九沙既承父教，成其輯春秋之志。（見上）更秉其兄志，續成明史舉要。（六十二）又重修歷代紀年，以紹述其從父季野之業。（別有通鑑胡注刪汰本）九沙雖列科第，（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而孤高不仕，享年獨永。蓋家學薰染，可以無替先人之教矣。

季野既卒之三年，（康熙四十四年）而全謝山生。謝山生萬氏同邑，嘗從九沙問學，更上追梨洲季野之緒，斐然有作，別成其文獻之學。

（五十三） 南雷文定萬子充宗墓誌銘。文中解釋引證頗詳。又充宗身世亦可參看此文。

（五十四） 全祖望禮記輯注序

（五十五） 萬斯大學禮質疑自序

(五十六) 梁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講清代經學之建設(史地學報三卷三期)

(五十七) 禮記偶編自序

(五十八) 學禮質疑自序

(五十九) 全祖望春秋輯傳序

(六十) 阮元萬氏經學五書序

(六十一) 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

(六十二) 據萬經自撰小跋看紀年。近人讀經學(穆)有明史學要跋，載國粹學報。(未查何期)

六 全謝山文獻之學

萬季野雖以明史稿行其志，而於晚明掌故，則禁網森嚴，言不能盡，再經刪改，真相益泯。故國遺獻，漸趨消沈。及全謝山繼起有作，而後黃萬爲宗國存信史之志始略伸矣。全氏自北宋遷居鄞西桓谿，與甬上萬氏夙有通家之契。(六十三) 謝山之生，梨洲歿已十年，季野歿已三年，而黃萬之教，流風未衰。謝山私淑兩公，嚮慕遺教，不屑科舉仕進，而惟刻志於

經史之學。四明自宋以來，素號忠義之邦，明季匡復之義烈，尤昭垂於世。而以忌諱禁網，前事浸浸散佚。謝山以大母命應試，無意仕進而歸。自是奔走山海，網羅故國遺聞，以表章文獻之責自任。方其隱居著述，貧病交困，人有所餽，雖絕炊不受。曾主鼓山書院講席，從學如雲，惡地方官無禮去之。其在詞館，與臨川李紱共借讀永樂大典而選鈔之，未舉而歸。（參考鈔永樂大典記。）時重修明史，（乾隆初）謝山又作書論修史。晚年杜門著述，不求聞達。黨應粵制府之召，出任端溪書院山長，戒諸生不爲時文，期以遠大之業，粵中學風丕變。（參考端溪講學條約）嗣以制府將疏薦，謝山以爲「是以說經爲媒，」飄然辭歸。蓋謝山雖去明已遠，曾再度應試，而薰染鄉習，默契往昔，未黨不深故國之思也。（六十四）

昔阮芸臺序謝山集，極稱先生學兼經學史學詞章三者之長（六十五）謝山之友李紱又敬其踐履，以爲「深寧東發以後一人而已。」而梁任公獨盛稱其文，至謂於古今人文集中最愛讀鮑琦亭集。夫謝山本不以文采見長，而任公好讀其集者，誠以謝山言必有物，其功力所萃，尤在於文獻之學，正阮芸臺所謂「百尺樓臺」，非積年功力不可也。謝山博古通今，盡力搜訪遺聞。意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于晚明掌故漸湮，以爲及今可追，責無旁

貸。故其搜訪之勤，記載之密，文情之茂，皆有突過前人之概。鮚埼亭集中所載文字，強半明清間之掌故也。約而觀之，謝山所傳之文獻，尤要者可爲三類。一曰故國之遺烈。謝山痛心於先烈文集之不傳，嘗曰：「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冥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是後死者之恨也。」（六十六）而其於浙東節義之湮而不彰，尤感慨不自已。其言曰：明之亡也，浙東山寨雲起，而四明之義師尤壯。夫翁洲（卽舟山）一彈丸小島耳，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宋崖山等。……特自康雍以來，轉盼百年，故老凋謝，遺獻消腐，後學新進，茫然於桑梓典型之無望。至於故國大節，足以扶元氣而維日星者，則幾無一人能言之云。夫以節義舊邦，而前人之遺烈猶闕然不彰至此，則他鄉更復可知。此謝山所以距明雖遠，而亟亟以追紀故國遺烈引爲後死者之大任也。於是網羅散失，次作晚明死節之士與高蹈不事清者之記傳碑誌，於錢忠介張蒼水舟山六大忠臣乃至五君子六狂生之遺烈，尤爲文情並茂，表章惟恐不盡，凡先烈之立身大節，復再三致意。噫懷故國，言有餘痛，最人以自拔於犬馬草芥之中，以雪江河日下之恥（六十七）充其志量，固不僅輔益志乘國史而已。自雍乾以降，文網日密。四明野史，多滅於此時。而謝山及門弟子，如董小鈍蔣樗菴輩誦其師之作，

未嘗不兢兢。然鮎埼亭集今本雖非完璧，而大體皆存。（六十八）其在清季，革命志士受是集之激奮者且非鮮。史料之存佚，固亦有幸不幸，豈亦謝山耿耿之志所感而然歟？

二曰鄉邦之先哲。大抵自宋以來，四明學風之隆替，隱然有三大波浪。其前期以宋儒書院講學爲中心，至明初而衰。其次則自陽明講學，以迄梨洲再舉證人講會，然至康雍以後，又漸衰替。蓋明初興科舉而理學中替，而滿清益務以帖括取士，禁錮人才，馴致士習卑汙，實學沈湮，至雍乾之間而彌甚。謝山生當其秋，屢致歎惋之意。

如范冲一先生穿中柱文「甬上師友源流，自昔甲于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會之規矩。經史講澮，俱成斷港，奉塲屋之文爲鴻寶，展轉相師，一望茅葦，封己自足，士習之汙極矣。」

又槎湖書院記「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爲鄞魯。……槎湖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而人物亦驟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衮所錮，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與於實用者，直勿之思耳。」

又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嗚呼！自科舉之舉行，而吾鄉之佔舉啣唔者，不復知有高會之規

矩矣！」

於是修先哲講堂之舊址，刻其遺書，闡明其學術之淵源。自慶歷五先生淳熙四先生大函焦先生同谷三先生（並見本文第一節）南山黃先生（黃孟清明初鄞人）鏡川楊先生（文懿）槎湖張先生（文定）以降逮證人書院之耆舊，皆爲撰次碑文傳記，采其粹言，著其學行。吾鄉五百年文獻之傳，得謝山而大彰。後起學者，得就此知鄉先有之典型，聞風有所感興。（六十九）昔李果堂纂甬上耆舊集，終於萬歷。謝山復續纂之迄於清初，爲續甬上耆舊集百六十卷。蓋故鄉聞見最切，而嚮往最深，宜乎謝山之徵存文獻，於鄉邦之功爲尤卓也。

三曰儒林之典型。謝山既表章本鄉前儒，更推其志以及於全國。清初大儒，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萬季野諸先生皆爲之撰次神道碑或傳記，述其生平與學說，最能剖析本末，肖其面目。至如陸桴亭（世儀）之醇粹，劉繼莊（獻廷）之雄奇，在當世已少知者，皆賴謝山之表章而不泯。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所概至廣，而著述不傳。下世未久，而知者極鮮。其後吳江沈彤爲之立傳，猶未能闡明其學。謝山以繼莊爲季野所心折，求其遺書幾二十年，始得其廣陽雜記，亟援述其學以傳世。觀其言曰：「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

顧末，杳無知者。……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又曰：「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七十）其感慨前修之沈湮而幸得及已而傳其匡略，可謂情溢乎辭。謝山追述先儒之深意，即此可推知矣。

謝山之傳先儒，更由近以及遠，紹梨洲未竟之志，而秩然別爲專著。初梨洲既成明儒學案，欲更追述宋元學案，標舉數案，元竟未卒。（見第三節）謝山窮十年之力，（乾隆十年至十九年）蒐討修補，成書百卷。自安定（胡瑗）泰山（孫復）濂溪（周敦頤）二程（顛頤）以降各派諸儒，乃至理學以外之學者，各立學案，標舉其學術宗旨。蓋諸儒之學，雖有淺深純駁之差，而多講求修身爲人之道。謝山屏去師心，故能囊括無遺。自謂「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七十一）近人或病是書間失冗繁，而於其不定一尊，不存主觀，重視淵源流別，則稱其突過明儒學案。（七十二）蓋梨洲承王學之餘波，雖非玄談而倡務實，然猶不能不受時代之影響，而意有所囿。故明儒學案，猶不免存道統之主見，逞毀譽之師心。而謝山則雖推崇梨洲，亦坦然評其「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拔。」（註七十二）觀於此語，則脫盡門戶之見，以求存諸家之真

相，而俾學者以自得自斷者，固謝山所自期許。而宋元學案之旨趣，足為後之著學術史者所取鑑者，要以此也。

謝山既傷學術之中衰，尤深惡科舉之蔽錮人才。偶閱永樂大典載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奏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因歎服「當時立法之始，直以三代人才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不久而中替。」以為「六藝之教盡弛，而帖括講章可至聊相。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為盡世之法。」（七十四）蓋推其所見，固將興實學而覆科舉。其後清廷風被西化，始興學校罷八股廢科舉，而謝山歿已百餘年。先覺之至理名言，終不能遽挽富貴之沈溺人心，良可慨已。

謝山在鄉倡率真社，與鄉友相唱和，題其集曰勾餘七音。又答弟子董秉鈿張炳蔣學鏞盧鎬所問經史疑義，為經史問答十卷，阮芸臺黨極稱之。晚年七校水經注，用力最勤，蓋亦有得於梨洲之啓示云。

謝山既歿，紹興有二少年有志於學，切磋相得。而由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常人。長而肆窺典籍，更為浙東史學發其光輝。是二人者，一為會稽章學誠實齋，謝山歿時方十九歲，

一爲餘姚邵晉涵與桐，時方十三歲。

(本節完，全文待續)

(六十三) 全祖望鮚埼亭集崇讓里記

(六十四) 謝山事蹟，有門人董秉純作之年譜，附刊其集首，詳盡可考。

(六十五) 阮元鮚埼亭集序

(六十六) 董高士曉山疊陽集序

(六十七) 倪忠正公祠堂碑記

(六十八) 鮚埼亭集以蔡綱故藏匿於杭世駿家多日，其間有爲杭氏竄竊者。見梁任公引講烟嶼樓集。其後嘉慶

中汪繼培刻鮚埼亭集外編序，末至不敢署名。則忌諱過甚未收入本集之文而無可考者，必又不鮮。

(六十九) 謝山自述其志於南山書院記中，曰書院今廢廢不治，予將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知有儒林之典型。

(七十) 劉繼莊傳

(七十一) 蘇山相韓舊整記

(七十二) 梁講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講(史地學報三卷三期)

(七十三) 答問學術帖子(文原謂子洲不免餘議有二，門戶之見以外，又詔其文人之習氣未盡)

(七十四)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疏(上列諸文皆見全氏學結塔集)

史學第一期

154

亞細亞人發見新大陸說之紹介

張崧譯

本篇係日本西京帝國大學教授桑原隲藏氏所作。原名 *Winigis* 氏『無名之哥倫布』。載於去歲十月出版之三宅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原文共分七節；除首節無關宏旨蓋予摘譯外，殿節亦專爲譏讓吾餘杭章先生之法顯發見西半球說以報先生與羅叔蘊書之誑謔日本學者而發者；與本文可謂無干；故亦從缺略。至於譯筆，唯求信達；削足適履，未遑務雅；覽者諒焉（譯者識）。

一

所謂懷呢 *Winigis* 氏『無名之哥倫布』(An Inglorious Columbus; Or Evidence that Hwai Shan & a Party of Buddhist Monks from Afghanistan discovered America in the fifth century, A. D.) 一書者，在距今約三十年前予供職東京高等師範時，自三宅博士處借覽，財得徧誦，對彼所說之贊否，原屬另一問題。要之，當讀訖之際則甚感興味也。之書，

坊間幾無得而買賣，即在外國之古書目錄中亦頗不易見。予幸于去春自倫敦書肆次以相當之重價購得一本，比即重行讀竟，而爲略作介紹於此。以與三宅博士有關係書籍之紹介作爲博士祝壽紀念之論文，意謂甚當也。

茲順便有言者：予近頃又得陸蘭金 Rankins 『關於西歷十三世紀時蒙古人征服秘魯及墨西哥諸國之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the conquest of Peru, Mexico, etc.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y the Mongols.*) 一書，亦與懷呢『無名之哥倫布』同樣的主張亞洲人發現新大陸者。

此書出版於西歷一八二七年。如此書名，一見便不難想像其與我國四五年前紛爭一時之『成吉思汗卽源義經』之事相若也（案意謂同一可怪也）。在四五年前始於舊書目中得見是書，好奇心動，當向二三外國書肆中定購之。逮往歲十一月始送來一部，其內容正如豫料者。據稱當吾弘安四年（西歷一二八一）破滅入寇之蒙古艦隊時 其一部漂流於美洲之西海岸，此等漂流之蒙古種族，實爲輸入併扶植東洋文化於秘魯及墨西哥者，而美洲古代文化之所以類似於亞細亞可以此解釋之矣。此書之價值雖不能與懷呢氏

之作並論，但總不失爲有關於亞洲人發見新大陸一問題之書，以學者於此問題不乏興趣用附記於此。

但予於亞洲人發見新大陸問題之正面，從未加以研究，以是予對此問題無有特別之創見。本文以懷呢『無名之哥倫布』爲中心，兼紹介其他直接或間接有關於此問題之學說。至於予對此之意見與批評不過人云亦云而已，此點願覽者先予諒解。

二

下列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關於扶桑國之記載，乃一部分學者所認爲與亞細亞人發見新大陸問題有關之最古的史料者。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西紀四九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笱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

……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食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名國王爲乙
那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有牛角甚長……車有馬車……
……多蒲桃……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西紀四五八）勵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
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南史卷七十九夷貊傳仍轉載之。與西洋學者以研究扶桑國機會之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七
四裔考所紀扶桑國事，亦第抄襲梁書之文而已。

從通考中見扶桑國之紀事加以研究而擬之爲北亞美利加之最初學者乃被推爲東洋史開山
祖之有名的畿內（De Guignes）氏。彼於西元一七六一年發表其論文『關於中國人航行亞美
利加海岸及住居於亞洲極東之三數民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Navigations des Chi-
nois du Côte de l'Amérique, et Surquelques Peuples situés à l'extrémité orientale de l'Asie.）
氏於十年前雖已具茲成竹在胸，而公布其意見於學界，則爲一七六一年。

茲紹介畿內氏意見之大旨如次：

（一）倭國之爲日本已不俟言。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之文身國當爲蝦夷之蠻奴地方，因彼

等文身故稱爲文身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之大漢國即今之堪察克加。而在此更東二萬餘里當中國東方之扶桑國，則不得不在北美大陸，以扶桑國之物產紀載大致頗與北美之墨西哥相仿也。

(二)自日本北海道經千島沿堪察克加半島之海岸，穿過阿流舜 Aleutian 羣島而達北美洲之西北部，雖小舟亦可充分達其目的，况海潮復易於利用乎。

(三)美洲之古文化西海岸方面先發達，是爲受對岸亞洲大陸影響之證，此種事實不得不以爲足維持東亞人早已渡美之說也。

畿內氏之新說甚惹當時之注意。且自克勞泊郎司 Klaproth 發表反對說以來，茲事遂成爲學界中之大問題。克勞氏於一八三一年發表論文「關於認中國紀載上之扶桑國爲亞美利加的一部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 pays de Fou Sang mentionné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et pris mal à propos pour une partie de l'Amérique)以攻畿內之說。其反對擬扶桑國於亞美利加大陸之最強有力理由爲據中國紀載稱扶桑國有馬兼有葡萄，而美洲則無此等動植物云，蓋一者均係西班牙人發見新大陸後所輸入者。蓋就此點，不已可見擬扶桑國於美洲之不可能歟？

克勞氏雖擬倭國爲日本文身國爲鑿奴地方略與畿內氏同。然彼以大漢國爲當於樺太島，以從日本海沿北海道西海岸航行爲自倭經文身國到大漢之路線，循此逆行從北海道北岸沿東岸南下爲自大漢至扶桑國之路線，而置扶桑國於日本之東南，蓋克勞氏仍以倭及扶桑爲在日本，惟其所指名之地方不同而已。如彼論文之內容雖毫無可佩服處，然彼之反對說實爲引起邇來贊成畿內氏者與夫反對之者間相互論戰之動機 而成爲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期——東洋史界中之一大問題。其間所發表關於扶桑國之許多論文，備載於考第爾 *Carlier* 之漢學書目 *Bibliotheca Sinica*。又一八八五年頃所發表關於扶桑國主要學說之大要，則在懷呢氏書中已紹介之。

由亞美利加說與非亞美利加說二大分別而考察十九世紀時所發表關於扶桑國之論文，似覺前者爲長。其代表美洲說之論文，卽本文主題之懷呢氏『無名之哥倫布』也。懷呢氏集前人衆說之大成，更加以自己之研究而作爲茲書，篇幅之鉅達八百頁，不可謂非慘淡經營之作也。

懷呢氏之擬梁書中之倭國於日本亦與其他學者同。彼由文身國之風俗生活情況而推言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之文身國爲當於阿流舜羣島上之哀斯基摩族住地，而文身國東五千餘里之大漢國則相當於北美西北部之阿拉斯加 Alaska，復就距離與方位推之，則在與阿拉斯加相當之大漢國東二萬餘里而在中國（以荊州爲中心之華中）東方之扶桑國爲必在於北美之墨西哥，以梁書上所紀扶桑國之風物大體與古代之墨西哥相合也。此爲懷呢氏主張之總和。以下逐條紹介彼關於梁書記事解釋之要點：

(I) 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纒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錦）……以扶桑皮爲紙

墨西哥古時有所謂龍舌蘭 *Maguey=Agave=century-plant* 之植物 爲其地之特產，到處滋生。所謂龍舌蘭者，乃高達三十六尺之佳木，而爲墨西哥人日不可缺之必需品，若飲料，若食料，若衣料，以及其他用品之材料，幾無不仰給於茲樹，故古代墨西哥人對此種植物之重視，有神祇如之崇拜然，卽墨西哥之地名與國名亦實由此而起，蓋所謂墨西哥之名稱，係由於如次之三名構成，而其意則爲龍舌蘭產地云。

Me[tl] + xi[tl] (=xiuitl) + co = Mexico

扶桑本爲自戰國時代見於中國紀載上所謂生於東方日出處之神木及此神木產地之名。在梁書上傳說扶桑國之慧深因爲產於中國遠東卽日出處之龍舌蘭有爲當地作爲神木之崇拜，而且地名之淵源，亦有認爲起於此樹者，於是彼遂比傅之於中國古傳說之扶桑矣。中國古傳說中之扶桑國究在何許，所謂扶桑又爲何等植物，固屬另一問題。總之慧深實以墨西哥之龍舌蘭，爲中國人之扶桑，而龍舌蘭之產地爲扶桑國耳。此種解釋恐未必遂不當也。

龍舌蘭樹漿可以製糖與醋及墨西哥人所着用之布兒克 Pulque 酒，其葉形似桐葉而尤大，可供葺舍之用，而其纖維又可供各種精粗織物之材料，併可製紙，梁書所謂績其皮以爲衣亦以爲紙者，誠與龍舌蘭吻合無間矣。

在龍舌蘭老幹周圍生有如筍之新芽，此種新芽可以如筍之佐膳，惟所謂實如梨而赤云云不與龍舌蘭相一致，度係誤認所謂楷克脫司 Cactus 生印度無花果 (India Fig) 爲龍舌蘭之實所致，因楷克脫司與龍舌蘭雜生於地質相同之壤而狀又相似，所以慧深之指鹿爲馬，不爲無故也。後世之歐洲旅行家亦有與慧深同樣差誤者。印度無花果形似梨而色又大致作赤，與

梁書所稱者無殊。總之，惟墨西哥產之龍舌蘭始能與梁書所紀各點相合，其他植物決無有能具備適合於扶桑木諸條件之資格如龍舌蘭者。

(II) 有文字

古代墨西哥人大概盛用象形文字，其發達之程度殆足匹華人之用漢字也。歷史可不必論，即關於科學文學哲學等之記載，此種文字亦略可給用云。

四

(III) 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

墨西哥在古代確有兩種監獄之區別，其位首或南或北與否，雖以史文不足，亡得而洞明，然如其所稱之收容輕罪犯之牢獄與收容重犯者之牢獄，則狂狷之有兩種區別，固無容疑也。

(IV) 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

方西班牙人到新大陸時，墨西哥奴隸間所生之子女雖已得解放，而在昔時則視若輩兒女與奴隸同，與他國無異也。據西班牙人之記載，墨西哥童奴年齡，男七歲，女則八歲，有華

人計算年齡之風，而與梁書所云男八歲爲奴女九歲爲婢正同。

(V) 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

在墨西哥各村有設於地下之公會堂，舉凡宗教上政治上或裁判上之重大事件，一皆集會於斯以處置之。以灰繞之之刑，即當西班牙人西航時亦尙有之，法將死囚縛於柱上，被以灰而窒殺之。此種開國民大會於地下室以審理罪犯及刑人以灰之墨西哥古俗，實與梁書紀載一致，其他各地想應無此種習慣之殘留耳。

(IV) 有牛角甚長

自墨西哥北部以至今合衆國南部，爲古來偉大野牛所棲息，此種古代野牛之角，據流傳至今之實物測量，長逾六尺，其根端之粗則逾二尺云。梁書中之長角牛疑即指此種野牛也。

(VII) 名國王爲乙那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

因墨西哥古代國王之稱號既失傳，故今不能參照之以解釋「乙那」之名。惟第一貴族第二貴族之對盧——三國志高句麗傳雖亦有所謂對盧之官號但不一定即與扶桑國傳中之對盧有關（案此語實有主觀嫌疑）——與墨西哥之 Teotihuacan 爲庫脫里稱號不無關係。案爲庫脫里

乃錫子功績卓著的貴族之尊號，或略作吐太爾 *Tautilo*，或更略作吐爾 *Taulo*，對盧疑即吐爾之音譯。在吐爾下有所謂脫刺燙快 *Tlatoca* 之貴族稱號，係對一般貴族或知事階級而稱者，梁書中之納咄沙度係 *Tlatoca* 之譯音，蓋華人訛脫刺爲納，燙爲咄，快爲沙耳。

(VIII) 多蒲桃

亞美利加之蒲桃係由班人從歐洲輸入者 故克勞氏據以抨擊擬扶桑國於美洲之說。但在班人未至美洲以前，新大陸之有野生葡萄而結佳果，實爲植物學家所一致公認者，故梁書所云蒲桃或即指此野生者亦未可知。單就此一事，似不足以遂斥擬扶桑國爲墨西哥之非也。

(IX) 有馬車

馬與葡萄同爲由西班牙人所輸入於美洲者，在此以前人咸信其無有馬之存在，所以在文句上，實不能爲擬扶桑國於墨西哥作解釋。但動物學者根據各地所發見之遺骨，則謂美洲在遠古時亦有馬屬之存在云。當班人到新大陸時雖馬已絕迹於此地，然在千年前之慧深時代，馬尙或存在亦未可知，或者慧深以其他動物如 *Equus* 之比而稱之爲馬歟？亦未可知也。總之僅馬與葡萄之條件，而斥擬扶桑國於美洲之說，不能不謂爲武斷耳。

五

(X) 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
風俗遂改

墨西哥不必論。即在全美大陸之士人間，亦有昔者——的確年代雖不能指定但慧深與五比丘之時代實當五世紀頃耳——有海外偉人來傳新信仰於彼等間之傳說在，學者有以此種携入新信仰之偉人輩為基督教徒之傳道者，然從教義觀之，毋寧謂為佛教徒布教之為當也。

· 据古代傳說，若輩所傳入之教義有如左：

(1) 不近婦人之獨身主義

(2) 禁酒主義

(3) 禁慾主義

(4) 茹素主義

(5) 苦行主義

(6) 和平主義

(7) 退隱主義

凡此諸點，似頗帶佛教之色彩。

在此等傳入新信仰於美洲之偉人中之尤傑出而迄今尚傳其名於土人間者，有懷克西剖康

格 Wixi, o xcha 與塊智兒康脫爾 Quetzalcoatl, 後者爲墨西哥古語「可敬的外來人」之意。斯二名或墨西哥人所以稱彼始傳佛教於扶桑國之五比丘之名號。前者或爲慧深比丘 (Hui-shin, Shin Bikshu) 之音譯，亦未可知。墨西哥東南海岸之米克思忒加 Mixteca 地方，稱教主爲忒薩迦 Tay-Saca 土語「忒」意爲人，薩迦則土語不能解釋之，因此不得不認爲外來之語言。若認薩迦爲所謂釋迦之外來語之音譯，則忒薩迦之稱號當與釋子同義，古代佛教之在該地流行猶可考見矣。况其他墨西哥各處及隣地所發見之古代刻像亦大有類似佛像之事實，故以爲擬抹桑國於古代墨西哥之說可以保持也。以上爲懷呢氏解釋梁書所紀扶桑國之概略。氏旋增釋如次：

A 從中國東海岸經日本阿留舜羣島阿拉斯加而抵墨西哥之航路，雖古代製造不精之船，亦有容易航行之可能。

B 美洲古代之文化先發達於西海岸，且此種文化有極帶亞洲色彩之事實。

據此則梁書上之扶桑國大可以斷定其爲在美洲之墨西哥，而彼最初發見新大陸之名譽亦不得不屬之於亞細亞人之五比丘矣（包含慧深？）。

自懷呢氏迄今四十餘年來，主張亞洲人發見新大陸說之學者猶不絕，而尤以美洲方面之學者爲甚，但若輩之見解終不出懷呢氏之範圍耳。在一九〇一年七月發行之『海濱爾月報』(Haper's Monthly Magazine)中，加里弗尼亞大學教授傅雷(Fryer)發表其『在哥倫布前千年發見新大陸之佛教徒』(The Buddhist Discovery of America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Columbus)論文，其內容盡與懷呢氏同，而且時仍引用懷呢氏『無名之哥倫布』之一部，乃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出版之『中央公論』抄譯紹介傅氏之文而舉之爲破天荒之新說，其爲過分之吹噓固不俟言而可必其誤，蓋茲特歐美百五十年前之陳言而已也。

六

予介懷呢氏『無名之哥倫布』具如上述。氏實集當時扶桑國問題之大成。而予所謂亞洲人發見新大陸問題以絕大之貢獻，然謂扶桑國及亞洲人發見美洲二問題俱已解決，則猶未也。要之，因永元元年時代之明確，慧深之實有其人，中國政府所得之報告如此，且記載於正史，梁書中扶桑國之紀事，自非見於山海經及十洲記中之荒誕的扶桑國傳說所可與並論，然梁書紀事究可信至如何程度，亦一疑問也。與畿內氏同時代而因扶桑國問題曾與畿內有若

于交涉之宣教師喇皮兒(Gadon)(宋君榮)亦以慧深所傳者爲不可信，而宣稱其須得嚴密之批判(見懷呢氏『無名之哥命布』頁第百八十)，我國(指日本)早已著手於扶桑國問題如白鳥博士者，亦極言梁書所紀扶梁國事不過慧深捏造之說而已(大正七年三月『東亞之光』所載之『扶桑國二就不』頁六至八)。博士又引『梁四公記』謂慧深乃與四公同類之造謠者，故其關於扶桑國之記事，直毫不足馮云。余對於白鳥博士因『梁四公記』來歷及紀錄內容之極怪誕謂慧深所傳與四公同，雖不能贊同，且亦無如博士逕斷慧深所傳者全屬杜撰之勇氣，然於梁書之扶桑國記事可信程度至何許，則以爲確須研究之問題耳，即使梁書之紀載大致可信，扶桑亦不必在北美，更不必即可擬爲墨西哥也。自懷呢發表『無名之哥命布』後，擬扶桑國於在北美以外之學者尙甚多。

雪笠智兒 Shlegel 之『扶桑國』(Le pays de Fou-Sang)論文極力主張扶桑國爲卽樸太，斯說也，於學界中頗風靡一時。至於以扶桑國爲吾日本國之學者亦有之，平田篤脩之『大扶桑國考』等姑且無論，近在我同僚榊博士之『關於扶桑國之新解釋』(Une nouvelle interpretation du pays de Fou-sang)中，謂扶桑之名稱與吾之總國(案係日本之州名)有關係

明。(Verhandlungen des XVI Internationalen Amerikanisten-Kongresses, 1909)

予在篇首已聲明關於此問題不會有特別之研究，故對於先輩諸學者之所說不能加以負責之批評。但如「梁書」記事而大體可信，則關於扶桑國之書籍或著作中如懷呢氏「無名之哥倫布」內容之能予我以甚深之印象者——雖亦不無幾分之牽強與附會——亦敢斷言其為非鑿空之事實也。

評日本研究叢書

張 鎣

覬國之方固應知己知彼，而不可師心自用，閉門造車，尤不可意氣用事，因噎而廢食也。東隣倭國，固吾世讎，讎而不報，則亦已矣，如將思復，必豫度之。度之之道，則敵人國情之研究尙矣。舉凡相手方已往之史事，開國之規模，地理之背景，時政之活動，民生之狀況等，罔不爲吾人應研幾之對象，而其致強致富之由，尤可予吾人以借鏡矣。比來華夏志士，漸亦達此，於是滬上乃有日本研究雜誌之組織，而特別市黨部（滬）陳君德徵叢主幹之日本研究叢書，且已付之剞劂，流布坊間矣。懿歟盛哉！前者既未彙行，自亡從悉其內容（草此文時，該雜誌第一期尙僅有預告而未出版也）。後者則自孟芳圖書館借閱及之，輒覺瑕點斑斑，刺目難忍。蓋讀史者也，爰特勉就其關於述故方面，稍匡其繆，庶或足裨覽茲書者識途之助，而不致長受其迂或乎。

尋茲書談史——第指第一冊日本史略及第三冊日本與中國而言，自餘則不遑閱，亦不願

閱也——性繆之處，可分兩端陳之。

(一) 武斷與矛盾

日本史略述民族來原既以徐市渡日之說爲非科學眼光所許矣，何以在第三冊追溯秦以前之中日交通，又引史記始皇本紀說而謂：『日本史中也記著徐福（就是徐市）

案首卷徐市下括弧中作史記作徐

市不審該書編者亦悉

福所以作市否一笑 到日本的事情，並且有徐福的墳和祠，可見徐福所到的神山，就是日本』

云。而本節（民族來原）固又引史記封禪書『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以自圓其『卻並沒說到他到了日本的話』之說，而且儼然列爲津津樂道之日本民族來歷不由于華之第一條反證也。夫日本之名，起於隋後（說具予前作中國正史上之日本篇），魏晉以還，猶通稱倭，司馬公何能豫呼之爲日本？矧彼時交通不便，漢人懸揣，未審其諦，故遂擬以虛無飄渺之蓬島仙鄉，及徐市浮說，率爾乘桴，屬悟其誣，畏臯而暮，夫亦情理中事而羌無可異者，如何便可以廢史之尙無到日本明文，而遽否徐方士之所屆乎。其第二條反證，尤堪絕縷。以三國志爲提及日本民族最早之中國書 則置漢書地理志於何地（案第三冊漢魏與倭國節亦會引及此條而首卷所云如

是滋足見其前後牴牾之不在渺矣。據魏志東夷傳所記倭人風習生活，遂以爲完全是一個未開化的漁獵民族，那有半絲兒中國文化的氣息，不知其果以如何程度，始得謂之有中國文化之氣息，而魏志所紀又果能詳舉無遺否也？矧文化之漸被，勢本非驟，而惟其爲榛榛狉狉之未開化民族，故益覘其受文明教澤洗禮之匪易耳，安見是時華化之果未東暨島人之果非華種哉！又謂『他所記的那些官人名，可確定由複音語譯成的，絕沒有中國單音語的影迹』，然則如後之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二人均漢靈之後因魏受禪而避地於倭者）將亦謂非炎黃之胄邪？大抵天定勝人，人類每受自然環境之支配，而莫能自脫乎圓中。故同一祖先之雅里安人種也，因周廻轉徙，囿於山川風土，而語文風習以歧，遂不能不有日耳曼盎格羅撒克遜斯拉夫等之分。吾人又烏知漢倭之判之庸非余余邪？且如徐市遺裔之說，其證有六（詳見日本國志卷一國統志一注中又卷卅七禮俗志四神道條下）準情酌理，殆同鐵案，該書作者，其能蚍蜉撼柱概予推翻否耶，而其它各說如太伯後也等等，則各史所紀，亦皆本諸倭民所自道（閱史文可知），迥非鸞壁虛造可比，又安見中國傳說之必無稽——原文日本史略頁一：『……我們若用科學的眼光來考察一下，便知這種傳說，完全是穿鑿附會，毫無根據的，第一……』

……第二……第三……——而日人自夸護前之論爲反誠邪？（如源光國日本通鑑駁議之削秦伯後說，以爲是以我爲附庸也，賴襄作政紀併秦人徐市來亦不書是其例。然我以為來風來巢必因枳句穴空。彼倭之如許遮遮掩掩，亦徒見其作僞心勞，欲蓋彌彰耳。）總之日本民族非三島土著而係由亞洲大陸逐漸遷入，固爲人種學家所公認（該書原文有云：『據現今人種學家研究所得，日本民族的血統，很爲複雜，其先祖由亞洲大陸西伯利亞附近，南遷到朝鮮半島，久之復東渡九州，漸逐土人，北入本州』）而秦漢時華裔辟亂，盡室東徙，彼邦史乘，所紀彌多。

應神紀與古語拾遺並稱『弓月君（秦始皇裔孫）率一百二十縣之民來』 『阿知使主（漢靈帝之三世或四世孫）又率十七縣民往』（案日本國志謂弓月祖卽公子扶蘇云）

雄略紀及姓氏錄稱『當雄略時秦人凡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人』

欽明紀『當天皇元年時秦人戶數達七千五百三十三戶』

古語拾遺『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

右列各則並轉錄自木宮泰彥之日支交通史上冊頁第八十二第八四及第八八。木宮氏且

謂多數之秦人漢人歸化，其子孫繁殖益盛，成爲日本民族之一要素，而爲民族史上重大事件云。

涓涓不絕，可成巨流，爾後蕃廡，更不知其幾何。

日本國志卷四隣交志一注云「据姓氏錄有文氏桑原氏豐岡氏並出於漢高祖，檜前村主下日佐並出於漢齊王肥，吉水連出於漢蓋寬饒，下村主出於漢光武，松野連出於吳王夫差，可知漢人來日本者甚衆，爾後蕃廡，不知其幾何矣。」

則退一步言，華人之爲日本民族組成之要素，亦何容置喙之餘地。况倭之初遷，實驅土人而後有本州。而秦漢時海東三島，尙屬鷺叢，自茲以迄，始卽光明，安知非全賴漢族徙居後，遷彼巒方，筆路籃履，以啓山林，有如吾先民之鞭撻苗族而後有中原之比哉！如以漢倭人種終有微異爲言，則斯固山墳島陸牝牡接構種種原因所致，正猶吾華南北人軀幹修短洵殊之不可遂謂爲原出二祖也。

第三條反證更不成其所謂反證。据稱「元世祖的軍艦，東渡攻日，尙且遭颶沉覆，十萬大軍，弄到片甲不回（？），何況在這以前一千五百年的徐市，他能有這渡海抵日的能力

麼？」不知元師撓敗，固由天時（其實將帥不和亦爲要因也），而颶風之起，豈年無寧暑？又謂『就使倭倖有一部分到了日本，這班童男女，能和那些體健力強善走而喜戰的阿奴土人在那「草木茂盛行不見前」的島上互爭生存麼？』不知當時阿奴種落情形，既不盡悉，而市之東發，又何從知其果僅隻身率領數千童男女遠涉不可知之鄉，而曾不稍自爲不虞之未雨綢繆邪？況童男女本爲未婚嫁者之通稱，而古之人固且有三十娶二十嫁之風哉！數千年下之見代人無端爲數千年前之陳死人設想擔憂，其富於同情心誠可嘉矣，將如無理杞憂絕類高叟說詩之可哂何！鄙臆以爲具近代科學頭腦之作家，有懷疑之精神則可（懷疑之當否屬另一問題），尙無的據，專憑臆測，而遽曰『不用說，答語一定是否定的』『不用說，答語更是不能肯定的了，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日本民族決不是出於中國的』云云，是奚可哉！是奚可哉！

（二）陸繆

甲 卷一第九頁誤證王仁携千字文至日之繆，忘加附注，沾沾自喜，而不知在周興嗣以前，固已有鍾繇之千字文在也。查亦事前一翻千字文之李暹注，而後立言乎？其智且不逮日人上屋詮教矣。（詳見所著日本宗教史第三章第四節）數典忘祖，禮失在野，能毋令

有心人增喟：

乙 同卷十一頁『佛教在何時傳到日本 很難確定……但據日史所紀，始見於公元五五二年……』云云。中國史籍於此紀載亦多，有與日史合者，亦有與日史乖者。（如宋大明二年說是，雖扶桑奚指，尙無定論，然即使扶桑國果如 *Yamato* 所目爲墨西哥，而由華渡彼之航線，又據稱必經三島——說詳予譯桑原隲藏懷寧之『無名之哥倫布』篇——則扶桑既受佛化，豈有日尙未知浮屠之理？）何不稍爲尋繹，試爲考定，然後徐行下筆，藉消迥戾，而曾是以矮人看戲，短長聽人者何與？况考彼邦佛教原當求之宗教史，而土屋詮教之日本宗教史固亦未嘗拘拘於欽明十三年之說也。

丙 同卷十三頁引隋書『……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以爲『日史作裴世清不知孰是』，庸知北史固亦具有世字乎。

丁 三卷八頁誤以東晉安帝時代與日本應神天皇相當，該書作者，其殆有縮年術乎！案日本應神時代實與吾國晉武相當，漢字之始傳入日，適丁太康年間，何得遂宮換羽，以晚出百餘載後之東晉安帝與彼應神相並世耶。

戊 同卷卅三頁述華茶傳日之始斷自宋——原文：『起先日僧榮西曾從宋朝將茶葉傳到日本，到了元朝，日本僧人，又將中國吃茶的風氣，傳到日本（？）』——不知嵯峨天皇弘仁六年（當吾唐憲宗元和十年），且已勅植唐茶於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國矣。

凡此數端，其疵類之尤大者，特爲拈出之。此外如就原作細檢，當尙不貽罅漏，然而予不願爲此低低瑣瑣披毛索癩舍己芸人之工作，抑亦有所不屑矣。惟念日人精進，對於吾國各方面問題之研究，恆如顯微鏡之覩物，無微不至，筆述成書，每有獨到，返觀國人，則蔑如也。卽若滿蒙情形之調查，反須借鏡於彼籍。誰無熱血？能不有標！今茲書乍行，初願以先睹爲快，而不謂一覽之下，竟大舐吾望，么麼四冊，便號叢書，苟簡聯綴，卽云研究，倘令倭人閱及，其尙謂秦有人邪？抑又念古人學優則仕，今人則三傳東閣，六經當薪，久矣不事斯語。一入宦途，則上焉者簿書鞅掌，勞形竿牘，下焉者譙會奔競，惟知酬酢，更何意於學？何遑於學？肉食者鄙，恐方古而尤烈矣！陳君輩尙能矯矯拔俗，發憤爲有用之學，銳意述造，冀以斯志覺斯民，其猶不失爲風塵中之朝陽鳴鳳也夫？噫！

產業革命影響說略

蔣百幻

在悠長的人類歷史裏，「產業革命」這一個事實，較之新大陸及各地許多小島的發現，實在還重要多了。

通常以機械革命如紡織機，蒸汽機等的發明，與這裏所謂「產業革命」併為一談；實則兩者在其發展的途程上雖並駕齊驅，互為影響，但攷其根本，論其特性，却絕然不同。世界上雖沒有煤鐵，沒有蒸汽，沒有機器，也會有一種產業革命的出現。就拿工廠制度說罷，其發生也在沒有機器與汽力電力之前，因為工廠制並非機器之產品，却是「分工」的結果。工場裏沒有水輪以前，技術較精的勞苦工人，便已能夠製造女帽，硬紙箱盒和其他的傢具，也已能夠給地圖和書籍著色或繪圖。羅馬在奧古斯都時代，已有工廠，書店主人招許多鈔書的人，口頭告述文字，令他們鈔起來，便成新書。又如一五六一年發行的 More 所著的「烏托邦」(Utopia)，也已提到工廠的制度。所以工廠制並不是機械的發達，却是社會的進化。

簡單地說，產業革命是爲了分工的原因，利用機械作大規模的生產事業，這是社會進化的結果，是生產方法之最偉大的改變，是演進於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紀初葉的最重大的事實。所以它給予世界的影響，簡直是立方體的，又長，又寬，又深；就是在時間上，它的影響綿延着到現在且會至於渺茫的將來；在空間上，世界各國沒有不發生這個影響；在程度上，更是深刻透了。這些，要與以詳細的敘述，結果許會弄出一冊厚厚的書來；所以這裏祇擇極重要的幾方面，作一個簡要的記述，以得一點初步的概念。

I 產業方面

產業革命既是生產方法之最偉大的改變，則其對於產業本身的影響之重大，自無可疑，這裏祇說三點。

(一) 生產量的增加——在大規模的工廠裏，一種產品的完成，並不像從前一樣祇經過一個人的手藝，却經過了許多的做法；而是經過許多人或機械的運動。換些話說，在現代的工廠裏面，產品經過許多步驟而達於完成；而其每個步驟的完成，乃是由一種專司的人或機械担任，所以這些人或機械，每天甚至每小時，每一分鐘，都在做着同樣的絕沒有變化的工。

作，便愈做愈速，愈用愈靈，結果，生產力就必然地大增了。這是第一點。其次，人要出產物品，就要利用器具，所以福蘭克林說，「人是製造器具的動物。」而人類生產器具之最有力的，當然便是機械。因為一個機械裏面能夠裝置許多的器具，這就是所謂作業機；再加上發動機來供給動力以轉運之；更加上傳力機，使動力可以操縱許多的在工作着的機器；這樣結合起來的大機器，其生產能力的增大，不獨較之手工生產，便是較之初步的機械生產，也要超過幾百倍呢。所以雖然有了分工，但若沒有機械，生產力仍是很小的。如亞丹斯密在他底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巨著「原富」裏面所說的他那個時代的生產情形，在分工的方法之下，十個工人在一天裏面，至多祇能做出四萬八千個針；現在用機器呢，每一分鐘便可做出一百八十個，在祇需三人管理的小工廠裏面，一天却能做到七百萬個；兩者的差異，真難以道里計了。我們知道，產業革命的策源地是英國，就拿英國的產業來說吧；一七四〇年鐵的產額祇有一七三五噸，到一九一〇年竟達一〇〇〇〇〇噸；一七六〇年不列顛的棉織物共值銀一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一〇年竟增加為六〇〇〇〇〇元，時間相去祇百餘年，產量相差却竟到六百倍乃至一千倍，這真是產業革命的賜與呢。

(二)資本家的興起——Ogden說：『在現代工廠制度之下，僱傭者和被僱傭者間的鴻溝，已日趨顯明了。』這就是說，爲了產業革命的關係，社會上發生了兩個新的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一個是勞動階級。因爲在大規模的生產制度之下，需要的是多量的機械，土地，房屋，原料，工資等，這些都需鉅款才能辦到，所以資本家便有產生的可能了。資本家既已產生，其缺點却也隨着暴露，有力的人祇要出點力，工也不須做，便可得到大利。這個大利是從那裏來的呢，就是從工人身上榨取來和向消費者騙取來的。

(三)勞動者的沈淪——大規模的生產制度需要鉅額的資本，既如上述，社會上最大多數的工人，當然沒有自開工廠的可能了，便降而爲工銀勞動者，爲了微薄的工資，去做工廠主的奴隸，這是陷落的第一步。Mcgregor會說：『現在工廠工人的地位，已降到祇能幫助機器，並不像昔日一般用自己的力去運用機械工具了。』因爲新生產方法，機器可以代替人工，工人不過去開動機器和監護其運動罷了；這個工作很簡單，誰也可以做，並不需要什麼專門的技巧；工人天天做着這樣的工作，新的技能並未得到，以前嫻熟的手藝却已荒廢盡了；所以這個時候，工人已失去其自動生產的能力，離了工廠便會餓死，這是何等的不自由！可是在

表面上，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契約是自由的，並不似封建時代主人對於奴隸的完全專制；工人向資本家有什麼要求時，資本家便板起面孔說：『你們不願幹，你們走好了！』然而工人怎麼能走呢？這是陷落的第二步。新生產是大規模的生產，是無政府的生產；資本家祇圖自己利益的增大，不顧社會的需要，把生產量瘋狂地擴大，結果弄到供過於求，成千成萬的各種貨物睡在堆棧裏無人過問，工廠便不得不裁減工人或竟至完全倒閉，於是工人失業了！工人的地位是何等動搖呵！這是陷落的第三步。在舊式的家庭工業時代，工人常可同鄉村的大自然相接觸，身體是強壯的；在新式的工廠裏呢，房子雖很高很大，裏面却没有清新的空氣，祇有煤氣，油氣，汗氣和許多絕不好嗅的氣味，工人侵早進去，晚上還不能出來，要在那裏面工作十五小時乃至十八小時，而同伴又都是苦臉相，不能互相安慰，工作又是機械而危險透了，一不留心就會送掉性命，這樣地「雷打又火燒」，工人的身體並非真是鐵的，怎得不病，不死呢！現在工作時間雖縮短為八小時了，但英國全國每小時因工業危險而死的還有九人；美國工人因工作時之意外危險而死的，每年達八萬人；其他因職業而病的或死的，還是一個極大數目；這是工人陷落的第四步，簡捷點說，就是工人沒落的慘苦時代。

II 經濟方面

產業革命原是屬於經濟範圍的，所以它給予經濟方面的影響，也似對於產業本身一樣，是極大的。

(一) 家族的分散——新的生產方法的發達，把女子的許多家庭工作都奪去了，如衣服的製造與洗滌，家庭的當然不及工廠的便宜而完備。女子在家庭既沒有工做，但又不能不生活，就不能不謀工作，要謀工作，便得入工廠了。在工廠方面，對於女工是極歡迎的；因為除了極重的工業如製鐵工業，造船工業等以外，女子什麼工作也能幹；而且她們的工資是極賤的！在蒸汽機發明以前但已有簡單的機器了的時代，女子僅能幹些次等的工作，如整理拿去紡的棉花之類；在現代的工廠裏，大部分的工作她們都能幹了，如看護機器，接連斷紗，掌管槓杆等，女子都能勝任。所以女工一天一天地增加了。英國紡織工業自一八四一到一八九一年的五十年間，男工祇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女工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一。其他高等職業如律師，醫生，教員，新聞記者，普通職業如瓦工，木工，油漆工，裱糊工，石工乃至起貨，卸貨，伐木，駕汽車及做書記，打字員，商店員等，都是產業革命後女子常做的工

作。同時，小孩子也同婦女們的情形一樣，做了工廠裏的工人，因為他們的父母不再能充裕地養育他們了。這樣，女子和小孩都因經濟的關係（生活壓迫）離開家庭了，家庭已失去其經濟單位的地位了，所以到了這時，大宗法社會固然不得不解散，就是小家庭，也有分崩離析的趨勢。因為男子，女子，和小孩，都是鎮日地在工廠裏或別的機關裏，甚至夜間也在那裏，他們相聚的機會很少！即使相聚，也祇是在城市的陋巷裏的一間破落屋裏，疲倦地，苦悶地同睡一會，過一刻又分散了！「弄兒牀前戲，看婦織中機」的樂聚，已完全消失！「往日的歡愉，永不再回！」

（二）商業的擴充——在手工業的時代，生產是很小的，所以交換的機會也很少，貿易自然也是很小的。新的生產則是大規模的，又並非爲了自己的需要，却是爲了用以換取遠方不相識的許多人的金錢；所以擴大銷路，推廣貿易，是必然的事實。美國在一七九二年，棉的貿易祇有二百七十五包，到一九一三年，却有九百二十五萬六千包了；這是分量的擴充。就範圍說，因為交通工具的發達，可以通過汪洋大海，可以深入窮鄉僻壤，一切的距離都縮短了，真有「朝發夕至」之勢；Hayes說：「運輸是這樣地迅速，果子從南美洲運到歐洲，一

點也不會腐爛。」不僅運輸是這樣地便利，運費也很便宜，所以貿易的範圍擴大了；國內的商業固然更盛，國際的商業也越加發達。

(三)都市的發展——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固然是都市發展的要素；而新的產業的發生，更是都市發展的最大的原因。因為工人爲了工作，不能不離開各自的故鄉；而工廠裏却並沒有工人的住所，所以工人不能在工廠附近居住；於是工廠附近，遂有許多很長一列的房屋，沒有花園，也沒有草地，祇是急忙地修起來的；於是城市的醜惡的一角出現了。這樣地繼續增加下去，大的繁華的都會便成功了。我們從一個都市的人口增加，便可看到那個都市發展的痕跡：倫敦是二千年前建立的都市，而其人口的五分之四是百年內增加的；孟買在一八〇〇—一八九〇年間，人口由十五萬增至八十二萬以上；東京在十九世紀末的二十年間，人口增加八十萬。這些都是外國的都市因產業革命而發展起來了的情形；中國的都市呢，也是一樣，我們最好拿上海來做例：上海現在是世界七大商港之一，是中國的第一個大商埠，民國十五年的貿易總計已達九五八四五四三五兩，爲中國自古以來未有的盛事；可是上海的歷史却很短：唐代以前，這裏還是海洋，後因海岸沖積，到宋代乃漸成形；一〇七

四年（宋熙寧七年）王安石把這地開爲市鎮；一二九二年（忽必烈時代）立縣，稱曰華亭；明代倭寇遍佈東南，上海更多，乃於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建築城池以防衛；鴉片戰後，上海便開闢爲商埠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從此以後，因爲產業日形發達，都市也一天一天地愈加繁華；到了現在，時間不過八十餘年，人口却已增到二百七十餘萬，地價增到每畝十萬兩；這就是產業革命的遺風所及，也就是產業革命的厚惠。據Hayes說，歐洲在十九世紀的開端，滿十萬人口的都會不過十四個，到十九世紀末，却增加到一百四十個了，這是如何長足的進展！

（四）人口的增加——在十八世紀末年，全世界人口不過八萬五千萬；到十九世紀之末，却增加到十七萬萬餘。大概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將及一百萬年，人口僅有八萬五千萬；而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中，人口竟增加了一倍；這是什麼原因呢？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新大陸和其他新地的發現，可以容納許多人口的繁殖；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產業革命的實現；因爲農業的改良，食物易於得到；因爲製造的改良，衣服易於得到；而大規模的工廠，可以容納許多增加的人口，大產量的物品，可以換取許多外地的食料；這樣，生活的方法既多，人口便

自然增加了。而且工人們因為小孩也能作工，也能得到工資，爲了自己生活的安裕計，也極願多生小兒來幫助，所以人口出生率就更大了。

III 政治方面

政治是隨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如在初民社會裏，人類生活受自然所強制，不能不營共產生活，所以那時的政治是全民政治；在初期的封建國家裏面，經濟組織是奴隸制度，所以國家是財主統治奴隸的國家；到高級封建社會時代，經濟上採用農奴制度，社會乃有地主與工商農奴兩大階級，而地主階級裏面，又有大地主小地主的分別，所以政治是地主階級統治工商農奴階級的政治。現在呢，經濟制度更大大地變化了，新的生產方法已經實行，舊式的政治組織自然大受影響，這裏就略述幾個特點吧。

(一) 封建政治的崩潰——在家庭手工業生產時代，原料來源的範圍是很小的，貨品銷路的範圍也是很小的，所以一個地方自成一個團體，與相距較遠的地方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的，所以其政治組織實是一種額外的構造 *superstructure*。到了大規模的生產時代，原料的需要很多，來源很廣，原動力的取得也不能限於一個區域，銷場更不能限於一個地方。這樣

一來，人類的社會關係擴大了，封建政治不再能維繫社會，不能不崩潰了。而且新式產業爲了機械設備，原料，動力，運輸，分配等的便利，已經變爲地方化 Localized；如在英國，Manchester 是棉織中心，Leeds 是毛織中心，Belfast 是麻織中心，Birmingham 是製鉄中心，New Castle 是造船中心；在德國，Essen 製鉄中心，Stettin 是造船中心；可見一個地方不僅不能「包羅萬有」地發展一切的工業，就是同屬機械業，棉織毛織麻織也還是各有特別適宜的地方，不能同在一塊兒發展。這樣一來，交換的範圍更擴大了。國內人民彼此的關係，固然更加密切，就是國際間，其關係也日趨緊密。到了這種時代，封建政治不崩潰還往那裏走？

（二）代議政治的出現——封建社會的組織既已解體，土地歸豪強兼併，新式工商業發達，農奴制度廢止，工銀制度代興。於是政治的中心，也由地主階級移於新興資本階級。這種政權的執掌，形式上雖由王公貴族及國會分配，但立法制和議預算的大權，則全操於資本階級代表組織之國會。大家都知道，資本家是祇爲自己謀大利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有幾個必要的條件：第一，原料的取得必須是賤價的，大量的；第二，商品的銷路要很廣，價

格要很高；第三，工人要馴順作工，不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及改良各項待遇。但要第一第二兩條件能夠實現，資本家就必須能夠指揮政府，使其努力向外侵略，奪取殖民地，或向獨立的國家奪取市場。要第三條件能夠實現，資本家也須能夠指揮政府，使其為保護資本家的利益而壓迫工人。這樣，資本家既想指揮政府，自然就要努力政治運動。而憑着他們的金錢勢力，能夠買選舉票，能夠買議席，於是資本家的代表充滿於代議政治下的議會裏面，於是銀行家，工廠主，大商人等，做了政治舞台的最有權力的後台老板。

(三)職業組合的勃興——資本家既是有計畫的向工人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人起初雖祇有忍受，但後來也漸漸覺醒了。第一，現代的生產是利用機器的，生產事業誰也能幹，而終日勞苦的工人生活苦透了，一事不做的資本家却得到厚利，坐享幸福；第二，工人過去以為自己的困苦恐怕是運命所決定的，祇有嘆息，但現在工人的數目是這麼多了，難道個個都是苦命的，資本家又難道都是運命決定的；第三，工人不僅人數加多，而且鎮天裏聚集在一個地方，大家疲倦地煩悶地地面面相覷，那得不起來自圖解放呢？爲了這三個原因，職業組合勃興了。英國法律起初對於這種組合是禁止的，加入這種組合的人就有罪；但到一八二四年，

國會畢竟把這殘忍的法律取銷了。後來職業組合的發達更速，各種工人都有他們各自的工會，如產業工人工會，城市工人工會等。而且在這種大的組織之下，又有部分的組織，如產業工人工會之下還管轄着紡織工會，礦冶工會等。工人的組織是這樣地嚴密，起初還不過同資本家作些經濟鬥爭；後來因為政府是祇幫助資本家的，警察變為資本家的走狗，他們便進一步覺醒了，知道要作經濟鬥爭，就要先作政治鬥爭，要自己有政治力量，所以他們一齊轉入政治漩渦。在現代的政治運動裏，工人實在是一支偉大的異軍。在英國，在蘇聯，工人都已顯現他們的政治力量了。

IV 文化方面

以現在的社會組織而論，經濟可說是一個決定人類活動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勢力的條件。產業革命既是一種偉大的經濟的變動，所以人類的各種活動也隨之起了極大的變化。不過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這裏不能一一敘述到，祇能把文化方面的幾個極重要的東西而受了產業革命的影響的，簡略敘論于下。

(一) 哲學——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是 Kant，他底哲學也最能代表當代的特徵，我們就

拿這個「一」來概「百」吧：Kant 哲學使現象界與實體界相對立；說人生有二方面，一為必然，一為當然；前者是現象之我，即一切意象，思想，行為，皆隸科學，須受因果支配，無自由餘地；後者是倫理之我，有無上威權，發無上命令，不受因果操縱，而有絕對自由。這種哲學體系，是以自由為中心而建築起來的，恰與當時資本家渴望經濟的政治的自由之思想相脗合；總之，這是代表特殊階級的利益的哲學。到十九世紀中葉，無產階級的哲學家如馬克斯，狄更思等都起來了。狄更思創建無產階級的哲學，以人類之精神的產物皆與其社會之物質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皆受一切外界的影響。

(二) 藝術——產業革命的前夕，藝術上流行着古典主義。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產業革命的機運已經成熟，正是工商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發軔的時候了，於是藝術上的思潮乃由古典主義進到浪漫主義，主張個性的威權，棄去法則規範，打破因襲舊套而以無拘束的自由主義為根本，其內容與性質，都恰合于當時工商階級的主張。到十九世紀中葉，舊時封建勢力已經剷除，產業已得自由發展，所以浪漫主義的藝術便變為自然主義，以物質的機械的人生觀為唯一真理，而這種物質的機械的人生觀就是資本階級的人生觀。再後，產業更發達，工人

更增多，寫實主義的民衆藝術，也就漸漸地出現了。

(三)教育——新的生產方法發達了時，自然科學也異常發達，物質界超自然的神祕已絕無存在的餘地，所以宗教已不能存在了。然而資產階級爲了麻醉勞動階級計，還有利用宗教的必要，而宗教遂愈趨于靈化，空化，且竟超脫塵世了。這樣的宗教，正似何蘭郭泰所說，不過一種無頭的鬼物罷了。但其野心仍熾，爲了吸收大量的青年信徒計，便開辦許多夜校，星期日學校及其他許多教徒學校。後來資本階級更明白了，知道要求產業效率增大，就要訓練平民，予以教育，使他們于環境稍能瞭解，所以很努力於教育事業。在別一方面，工人階級爲了都市生活，爲了工廠工作，爲了爭取利益，總之，爲了應付新的複雜的環境，對於知識有極迫切的需要，所以他們都很願意去受平民教育。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初葉，是歐洲產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而十九世紀的後半呢，便是歐洲平民教育進步最速的時期，所以產業革命的進行，實在有完全消滅世界上不識字的階級的偉大功績。

(四)思想——新式產業愈發達，階級分化愈顯明，成千成萬的鵝形鳩面的勞苦工人，充滿了繁華的都市，社會不安了，人類仇視了。這種現象，攪亂了有思想的人的腦袋，于是社

會主義者產生了。第一個人是 Owen，他是一個富裕的磨房主人，一個有進步思想的雇主；他的社會主義祇是于相當限度內，使工人有受教育的機會而已；所以他底社會主義，並非勞工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雇主的社會主義而已。其後有 Marx 的共產主義等等，派別紛紜，莫衷一是，這裏也不必詳述。至于我們中國呢，幾千年來是從沒有什麼主義的；而因了產業革命的影響，三民主義出現了；孫中山先生生產於中國最南部的廣東香山，自幼往來於廣州，澳門，香港之間；那時這幾個地方，都爲了產業革命的影響，正受着帝國主義的兇惡的侵略；孫先生受了這種刺激，便播下了創造三民主義的種子。後來孫先生遊歷歐美各國，看着他們社會上因產業革命而生出的許多痛苦現象，便堅決了民生主義的創立。所以孫先生在其民生主義第一講裡面說：『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爲甚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因爲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從這一段話裏，可知「民生」是因產業革命而成了一「問題」，既已成了問題，所以孫先生就想用「民生主義」來解決之。

考古學的新方法

傅斯年先生講
王培棠筆記

今天（十一月十九日）所講的題目，諸位大概已經知道了。這個題目，雖然很平常；但是所講的事實，却是很重要，尤其是研究歷史的人應當特別注意的。

考古學是史學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與其他部分不同，因其與自然界有關；與地質學是不能分開的，如離開了地質學，考古學就失其效用，考古學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學在史學當中是一個獨異的部分。

所謂方法，無所謂新舊。所謂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務遠；假定這個方法，用來可以得到新的知識，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來得不到新知識，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變遷，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進步，在轉換的時候，常有新觀念新方法產生。以方法為抽象的東西去講，本無所謂新舊之分了。

講到考古學的本身，及考古學的事情，須注意下列各點：（一）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

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爲一種思想的歷史——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爲沒有事實做根據，所以與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爲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二)古代歷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爲除古物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作爲可靠的史料。我國自宋以來，就有考古學的事情發生，但是沒有應用到歷史上；蓋去古愈近，愈與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證明。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於文化方面，不比現代材料，多可注意於人事方面。因爲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着重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的結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譬如在二千年後，在地下掘得現在所用的火柴，各處有各樣不同的見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歐洲是表示文化的發明，在中國是表示文化的接觸，在南洋羣島是表示文化的進步。同屬一物，在各處所表現的意義，就各不相同；如後來不以全體的觀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義，和普遍的知識，所以要用整個的文

化觀念去看，纔可以不致於誤解。

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歷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國古史時期，多相信尙書左傳等書，但後來對於尙書左傳，亦發生懷疑，不可信處很多很多，於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證。中國最早出土的東西，要算是鐘鼎彝器了；周朝鐘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糾正古史的錯誤，可以顯明在研究古代史，舍從考古學入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在光緒末年以前，尙無人注意到發掘古物；就是有的，亦無可考。在光緒末年，河南安陽（彰德）西北，洹水以南的小屯，有甲骨發現，甲骨上刻有卜辭。最先得者爲商人劉鐵雲（記者按劉鐵雲名鶚，鎮江人，天資聰穎，雖好學而不就範。精疇人術，尤長於治河，老殘遊記，就是他在治黃河的時候做的。其品行惡劣，人多不願與之交接；他所交遊的，都是一班浮蕩的少年。後來以岐黃術遊上海，但是無人過問，乃丟去醫生不做，去做生意，把資本蝕完了回家。後投効到吳恆軒面前治河，頗有效驗。後又往北京計劃建築津鎮鐵路未成；又謀開山西鐵礦，同外國人訂約，與外國人往來，用外國人款項，所以當時人都稱他爲漢奸，幾乎被捕正法。在聯軍入都的時候，米糧缺乏，他從俄人佔據的太倉地方，用賤價把米買回來賣把老百姓吃。後來國事

平定，有一個大臣控告他私售倉粟，判他充軍到新疆去的罪，他也就在新疆死了。他家中所藏的甲骨，多半為濰縣范姓估人買去，羅振玉又在范姓買得甲骨不少。劉銑雲的事實，雪堂畫刻內有一卷名五十日夢痕錄，寫的很詳細。傅先生說劉銑雲是商人，大概是指他在上海做畫意的一段事實。他雖搜羅的不少，但是以龜甲為古懂，所以沒有什麼貢獻，其次得者就算孫貽讓了。他把甲骨文考訂出來，斷為商朝古物；他考訂的成績，足與鐘鼎相印證。再其次為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羅振玉收有一萬多片，考訂成帙，所以他的著作，有殷虛書契考釋等書。王國維更應用於歷史方面，確有不少的貢獻，如對於帝系文字，有極大的幫助；如王恆王亥，為史記上所無，現在已把牠補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係訛誤，又已把牠修正了。所以我們研究古史，完全懷疑，固然是不對的；完全相信，亦是不對的。我們只要懷疑的有理，懷疑的有據，儘可以懷疑；相信的有理有據，也儘可以相信的。要是這樣，就不能不惜重考古學了。

我們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法整理，已有這樣發展和成績，（所謂舊方法只限於陶器，）若用新方法去考察，所得當不止此！首用新方法的人，為瑞典人安特生 Anderson，完

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在奉天發現史前時代的人跡；在河南灤池仰韶村發現石器銅器；在甘肅洮縣也發現了不少的古物，這個地方所發現的，較其他地方更為重要。安氏說其所發現的遺物，最早時代在七千多年以前，最晚也有三千多年。多些新石器時代的東西，銅器也有少許。在河南方面，所發現的銅器，可以證明當時銅器是很進步的。此外法國的教師，在河套的地方，也發現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最近外國人在亞洲新發現的古物有幾處，如印度西北部和小亞西亞，都有發現，最重要的，要算是在裏海與黑海之間安奴 *Ann* 地方所發現的六七層的陶器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為這些古物，能表示各時代的文化。不過他們所研究的觀點，在普遍的方面，所以對於西洋文化無關的東西，他就不注意。在中國的外國考古學家，對於純粹代表中國文化的，他們不注意；他們所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接觸的產品。這是他們特別的地方，也是他們遠大的地方。

陶器是最容易流傳下來的，所以後世發掘的陶器居多；我們就可以利用掘出的去參訂歷史。用陶器攷訂歷史，有三種便利的地方。

1. 易於保存——陶器不容易毀壞，所以能在上古遺藏下來。

2. 時代易分——陶器有其時代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陶器，我們可以因陶器的區分而有時代的區分，這是最容易最妥當的辦法。

3. 變化很快——陶器是因時因地而變的，並且因日常所用，故變化很快。

我們從陶器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變遷，所以沙鍋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的唯一好史料。安奴地方的開掘物中有帶彩色的陶器，花紋很大，不外紅黑白三種，為中國所無；在中國河南奉天甘肅各處，也有帶彩色的陶器。日本人在朝鮮也發現相同的東西，但是花樣不同。因此可以證明史前安奴朝鮮中國各民族的生活及其變化。

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確實是比中國人有進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為不少；但是他的實際工作甚多可議之點：（一）不能利用中國的材料；（二）走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驗；（三）粗心挖掘，隨便毀壞；（四）如掘不得，即隨便購買。關於購買一層，最不可

據，因為不知道牠的來源，不如自己親自掘出來的較為確實可信，把掘出來的考訂完竣，再把買來器物做個比較，是不能把買來的當作材料的。安特生對於考古的功勞，着實不小，但是他對於甘肅一帶的古物，因發掘時的不細心而毀壞去的，却也是不少。




我（傅先生自稱以下做此）在前兩年，同幾個同伴的到河南殷墟去了一次，想切實的研究一下，但有幾種困難：一，前人已掘出不少，所剩的都是零碎不全；二，不是在短時間內所能辦到的，因此沒有得到什麼大的效果。

我想考古學與人類學有關，所以於古器之外，應特別注意人骨之測量，再根據比較法來推測當時人類之形狀與其變化。所以研究年代學 Chronology 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比較的 Relative，一種是絕對的 Absolute。先用直覺的，絕對的，定個標準時期，然後依照這個時期的東西，去推定其他地方所發現的古物，是在這個時期以後，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後，也就弄清楚了。

考古學上最難定的是絕對的時期。而殷墟是考古學上最好的標準時期，便於研究的人去比較；因為這個時期，是史前的一個最後時期，又是史後的一個最前時期。以這個時期的人

骨做標準，去比較其他地方所發現的人骨，來定牠們的時代先後，可以知道人類的演進是怎樣；同時以殷墟發掘的陶器做標準，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變更情形，及其時代關係，可以斷定某時的文化是怎麼樣。又用比較的方法，並可以證明安特生所攷據的，是否有誤；中國向來所傳說的，何處是誤。這種工作，是最切要而是最不容易的工作，總希望在三年以內，可以成功，用具體的著述報告出來。

最近發現唐宋時代及唐宋以前的房屋，直隸各處，都有發現。房屋的發現，却是爲安特生所未曾注意，未曾做到。安氏以爲古代人類在山洞中居住，或在森林裏憩息，是沒有房屋的；因爲當時發現古代石器時，並沒有屋子這樣東西。後來在無意中發現一個商朝的屋子，確是一個冶金的地方，地爲長方形，屋子裏面比外面要低一米突，一層一層的向下，在地上仍可以找到未熔化的銅條，碎金，有花紋的鑲金，和極薄的金葉等等。以鑲金來說，可以證明商鼎是鑲金，確實是不錯的。商朝是銅器全盛時代，所以兵器亦很有進步。刀箭都是用銅製成的，我們現在尙可以發現商朝骨製的箭頭，是平時用作練習的，比歐洲古代所用的箭頭，要利害多了。因爲箭頭下部兩旁，製有倒齒，射進人的身體的時候，是拔不出的；若是

箭頭上配有毒藥，射到人的身上，立刻可以致人死命。歐洲所發現的古箭頭如形，殷墟所發現的商代的古箭頭如形，所以我說商代的兵器，要比歐洲進步。（記者按甲骨文矢字作，象鏃，亦可為商朝箭頭象他形之一證。）

這個時候的陶器極多，但是沒有帶彩色的，多屬於純紋的陶器，足以代表商朝文化的特點。陶器之外，有不少的獸骨，獸骨的種類，有野馬，野鹿，牛羊等等，豬骨很少，可以證明當年此地尚屬遊牧民族的地方，是毫無疑義。因為農業發達的地方，家畜亦必繁盛，豬是家畜中的重要部分，如果當時是農業社會，當然豬骨存留下來的一定很多很多。所以斷定此地與曾經發見過多量的豬骨的地方的民族情形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了。這個時候已有交易，我們曾經發見過當時所用的貝，每只上有小孔，可以用繩線穿起來的樣子。此外又發現商代的衣冠形式，以及髮釧（為壓頭髮用的）等項，可以證明當時「衣裳之治」；當時的民族，決非斷髮民族，是毫無疑義的。種種發現的中間，尚有可以使我們注意的地方有兩種：

一、銅器模型——在古代的墳墓中，掘出許許多多的銅器，製造亦很有進步，銅器模型，是佔這些銅器中間一大部分。

二、安葬方法——古時葬事，是不用棺槨的；安放的位置，有伏有立，有側有僕，却是沒有仰的。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足以耐人研究的地方。

殷墟所發現的東西，尚不敢斷定完全是商朝的，或許也有些周朝的在裏面；所謂之商，是商朝的末年。因紂與文王是同時的人，紂都彰德（即今安陽），文王是常去朝拜的；因為他們同時，所以分定商周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只有待將來遇有機會再去考證。（記者以個人的推測，在殷墟發現周的東西，也有可能的事實。不外下列的三種原因：一，據地質學家說，地層也時有錯亂的，如果殷墟地層是錯亂了，在殷墟發現周朝古物，是可能的事。二，是周所貢的方物，因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於此已可見周之文化所及的範圍廣大。三，商朝把周所貢的東西，混在自己的東西以內，也是可能的事。三，紂囚文王於羑里，羑里是在彰德（今安陽）與朝歌（今淇縣）之間，是包括在商都以內的地方，自從文王囚於羑里，他的臣子家人，常去探望他，因此把周的東西帶到商都去，也是可能的事。）

殷墟的地層，最深的殷，在第四層；第三層是隋，第二層是唐。第一層是明。中間亦間斷了不少朝代，這不過是一種顯著的提示，並不是說絲毫不爽的分期。殷代文字的寄託，

多在甲骨之上，已是毫無疑義的。所刻的甲骨，只有兩種：一種是牛的肩胛骨；一種是龜的腹甲。龜甲多刻卜字形，（記者按龜甲用火灼所得的裂紋，名之曰兆，兆有多種：如卩，彳，卜，人，尸，等等，可以證明龜甲所刻，不一定是卜字形。）凡是君主有疑惑，或是國家有大事不易決定的時候，將龜甲用火燒之，那末沒有着火的一面，必定因刻痕而拆裂，由裂痕向上向下，以決定吉凶。同事董君，專門研究龜甲，考訂文字，用新龜甲去試驗，是否照所說的一樣：不久當有報告出世的，無須我細說。

有人說龜甲上所刻的文字，行列是顛倒錯亂，其實他沒有懂得原來用意，就以偏蓋全。這是不對的，文字的方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是看刻在什麼部位而定，並不是隨意亂刻的；不能以片面的認識，就說對象錯了。我們要從全部的考古學研究起來，不能抱殘守缺，否則就犯以上所說的毛病：我們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觀察，以整個的文化為對象去研究，所得必比墨守陳規，專門考訂文字要多的多。所謂新方法，不過如是而已。今天所講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見地，不過把經過的事實，略略的敘述了一遍。因為來去匆匆，缺乏時間去預備點材料，只就憶想所及，為諸君道之；掛漏之處，尚請聽講諸君原諒！對於考古學的

討論，不久當用文字發表。

這篇講演稿子，沒有經過傅先生修改，凡有漏誤的地方，概由記者負責。再者傅先生講演的時候，並畫了許多古物圖與地圖，不能一一把牠繪在記錄當中，使講演更加明顯。應向傅先生道歉，更應向讀者申明的，記者附識。

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記於致知堂

歐洲各國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

法國馬古烈講

(轉錄南京中央日報四月十日大道欄)

法國教育部特派馬古烈博士來華考察高等教育，抵京後，曾應各機關之敦請敷講數次，甚邀吾人之欽佩。按馬古烈名喬治 *Georges Margolies*，以治華文，慕馬伏波之爲人，遂以宣波爲號；能通法英俄德意日本吾華文，又通埃及巴比倫蘇馬利拉丁諸古文字，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任東方語言學校教授，爲法國亞洲會法國文學東方文化會會員，曾用西文著有「中國詩詞變化史大綱」，「中國駢散文變化大綱」，「中國文藝之美術的特長」，「文學史之客觀的基礎」，「中國文學史大綱」，「木蘭詩與葡萄牙古歌之比較」等書；并曾選譯中國古文中國賦等，均風行西土，而吾國文化亦賴以傳播；庶倉沮之學得踰禹域，佉盧之邦或亦用夏也。爰摘錄其演講詞以餉閱者。

近年來歐洲人對於中國學術研究是非常努力的，各國都有漢文學校，聘請專門教授，收

買中國圖書。兄弟曾任巴黎東方言語學校教授多年，倫敦柏林及其他的漢文學校也參觀不少；所以內容略知道一點。今天就將「歐洲各國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報告出來。

假使去考察歐洲人從什麼時代纔研究中文，我們就應當知道這個動機已經很早，絕對不是最近的事情。宋朝元朝的時候西洋到中國的教士及旅行家會有許多日記出版，更以馬高保羅 Marco Polo 的爲最著名。但是這些人並不是致力學問的專家，對於中國真正文化沒有細心研究過，僅憑眼見的說說罷了。那末我們對於這一層也就不必詳加述說了。

從明末清初以來，中西交通日繁，亞洲和歐洲的人彼此互相往還的繼續不斷；其中就有人專心致力學問；如西洋人方面有利馬竇 Mathieu Ricci，湯若望 Adam Schall，南懷仁 Verbiest。中國方面最著名的就算徐光啓了。這都是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匠。我的朋友丁肇奇博士曾著一本書，專門研究清初中國和法國知識交換的問題，法文名字叫清初中法文化交流史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par les Français*，內邊說的非常詳細；我很希望他再用中文寫出一本來；因爲我們要研究中國與歐洲起初知識學問接觸的時代，這本書是最要緊的。在西歷十六世紀西洋早有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但是大半不是拉丁文就是西班牙文。到了十

六世紀末年，已經有少數法文書籍出版。十七十八世紀法文書籍愈來愈多了，那時潮流所趨，別國也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出版，但是沒有法文的多；因為那時候中國的欽天監大半的耶穌會的教士，如徐嘉德 *Parais* 張誠 *Gerbillon* 宋君榮 *Cahill* 等等都將中國的事情同他們讀書的心得寫信到巴黎去給他們朋友名字叫做呂哈爾的 *De Halé*（也是一個教士）。後來集的多了，印成了四大本書，內邊文學醫學哲學美術什麼都有一點兒，訂名就叫中國。

所以十八世紀的時候法國對於中國不但是文學上有研究，就是政治哲學上也發了許多的影響；例如那時候文壇上最要緊的一派叫博學主義派，就是很受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後來法國的大革命就是從這派思想發展演成功的。如此說來，法國的大革命還有間接的中國思想在內呢。

十八世紀法國的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好比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福祿特爾 *Voltaire* 盧梭 *Rousseau* 底德羅 *Diderot* 阿爾巴克 *Holbach* 等等，他們的思想都有中國思想的成分在裏面。提出大要講起來，大概中國民治的思想及政教分離的思想是極關重要的。等到十九

世紀關於中國文學的書籍更加多了，文學哲學歷史各種分門別類的書籍差不多應有盡有了。翻譯的書固然不少，可是西洋人自著的書也很多的了。那個時候就有教中國文的學校，裏面已經有一定的教法，擔任教授的人才在法國最有名的是博及業 Pauthier 儒廉 Stanislas Julien 愛米薩 Abel Rémusat 等等。

他們所著的書籍很多，說起來太麻煩了，所以也不必細講。我們應知道的就是他們研究所得的成績直到現在還沒有斷的。

以上可以說把歐洲歷代關於漢學研究的經過大略說完了。那末就把現在的情形也可以講一講。

講到歐洲研究漢學的情形，就先從法國說起。這內邊有兩個緣故：

(一)因為法國人對漢學的研究在歐洲各國比較起來可算最多；

(二)因為兄弟在法國教授中國文學已經有了好幾年，對於法國的情形是格外熟悉的。

在法國研究中國的學問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巴黎，一個是里昂。其餘的城市也有些關於漢學的小圖書館，但是不甚重要。巴黎同里昂兩處的情形顯然不同的就是巴黎多半是法國漢

學家教授法國學生去學漢文，里昂多半是法國漢學家教授中國學生去學法文。

我們知道里昂的中法大學是李石曾先生吳稚暉先生同班樂衛 *Paulove* 先生發起組織的，現在校長古郎 *Courant* 先生是個有名的漢文學者，大學內邊全都是中國學生。

巴黎的漢文學校有好幾個，有的是教中國的白話，普通的話。有的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學歷史上種種問題的。

除了學校以外，又有中國圖書館及研究東方與中國問題的會社，現在可以把他們的組織一件一件的講出來。

這些學校當中專門教中國學問的，第一就是東方言語學校 *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內邊設有中國言語專科。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國學科的設立也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了。

所謂東方言語的範圍，是包括歐洲東部非洲及亞洲的全部，一共有三十多種語言。這三十多種言語的當中，學中文的學生是很多的。肄業期限是三個學年，第一年專學白話，第二年學公文，第三年學文章。教授有兩位，一位是法國人，一位是中國人。法國教授教課程，

中國教授教說話，一面幫助學生預備功課。除了這兩位以外，還有一位教遠東的地理歷史，這一門功課是同日本安南暹羅等等遠東各言語學科一塊兒的。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教授專教中國文法中國文學史，就是兄弟在那裏擔任。

學校內邊圖書館裏有不少的中國書，大概有好幾萬本，經史子集都有。從前是經史兩種多些，後來兄弟爲要教文學史，又把子集兩部分添買了一萬本。宋元明版的書雖然不多，但是都有幾部。又有朝鮮印的中國書多種，大約朝鮮印的中文書籍在外國方面要算這個圖書館頂多了。又藏了許多中國名人會紀澤李鴻章等的名片同手蹟，也很不少。除了中國文的書籍以外，還有羅羅些等的書，共有七八十種，這也是應該包括在中國範圍以內的。恐怕在外國關於羅羅及麼些的文書收藏要以這裏爲第一了。又有一個漢文專門學校，是新設立不久的，現在還沒有專門房舍，一半是暫時附在東方言語學校，一半是附在巴黎大學。

這個學校也有圖書館，現在收藏的書已經有一萬本了。他裏面的功課大概同法國學院所設的中國學科差不多，大概對於文學歷史上的科目專提出一個問題去研究的。綜合講起來，在巴黎專研究漢學的地方共有四處：

(一) 東方言語學校 *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二) 漢文專門學校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三) 巴黎大學 *Universite de Paris*

(四) 法國學院 *College de France*

現在我們再說圖書館罷。最古的就是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在十七世紀的時代已有中國書籍；以後陸續購買收藏，現在已有好幾萬本了。燉煌的抄書有四千多卷，是伯希和 Pelliot 先生送來的，內中有唐版印的書十幾種。亞洲研究會 *Societe Asiatique* 也有不少的中國圖書，大半是近代漢學家沙腕先生遺下的，關於中國西北邊的地理共有萬餘冊之多。

幾麥博物館 *Musee Guimet* 也藏有中國圖書數千本，大半關於講美術的。

杜塞圖書館 *Bibliothèque Duvet* 所藏的其數相等。兄弟曾經把東方言語學校的中國圖書作出一個目錄，別的圖書館中文書錄現在還沒有。以外尚有私家圖書館，最大的是伯希和 Pelliot 氏的圖書館，各類皆有，共數萬冊，內中以元史材料為最多。馬斯伯勞 *Maspero* 及德洛杜耳 *Des Retours* 二氏所藏者亦各有數千本。巴黎藏中國圖書的共有九個圖書館，六個

公立的，三個私人的，共總有幾百萬冊。私家抄本及宋明唐版皆應有盡有。所以在歐洲的中國書當以巴黎爲最多，研究漢學的也比各國爲多。在四個漢文學校內每星期授課時間共計起來約在三十點鐘以上。

英國德國研究中文的學校及圖書館爲數亦不少。倫敦東方言語學校 *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的課程與巴黎相同，教授中英皆有；圖書館的藏書也有一萬多冊。倫敦公立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漢文書籍有幾萬本，燉皇抄本約二三千卷。牛津 *Oxford* 劍橋 *Cambridge* 兩大學皆有中文課程及圖書館，尤以劍橋圖書館爲較大。倫敦私家收藏的中國玉器銅器爲外國最大最豐富的，主人名字叫余毛佛不羅斯 *Emorphopolos*。德國人研究中國文學各地皆有。佛蘭克否耳 *Frankfurt* 地方有一漢文學校，內分博物館與圖書館，藏書數千本。校長是兄弟的老朋友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氏，前在北京大學當過教授的。他於前月死了，西方又少一個漢文學者，甚是可惜。

德國柏林有東方言語學校，公立圖書館，藏中國書籍一萬多冊。

來北錫大學 *Leipzig* 有兩位漢文教授，校中有中國書好幾千本，漢堡大學也有漢文課

程。

漢堡 Halle 閩馨 München 兩處大學沒有漢文課程，可是每處各藏有書籍千餘本。

以上德國各地中國圖書皆有詳細目錄。

這三國之外，歐洲別的國家也有關於中國文學的學校。意大利羅馬及納波利 Napoli 都有漢文學校及圖書館。瑞典波蘭捷克斯拉夫大學中都設有漢文科目。如此說來，歐洲各國皆很研究中文，圖書有百萬餘冊，這種成績已經是很可觀的，以後的進步自不待言了。

現在再來談歐洲人研究中國文學的問題。

用歐洲各國言語譯出的中文書籍以經書爲最多。從十七世紀以來，十三經已譯過好幾次，各國文字皆有，內中獨有爾雅公羊穀梁還無人譯。哲學以子部之譯出的爲多，老子道德經譯本有七十多種，莊子也差不多。別的子書以德文翻譯爲較多，如列子呂氏春秋墨子淮南子王充論衡抱朴子等是。荀子商鞅有英文譯本，孫子司馬法尹文子有法文譯本。

歷史譯本有袁了凡綱鑑；司馬遷史記沙峴 Chavannes 教授譯出，可是只印行一半。左傳各國皆有譯本。

集部譯出的很少。楚辭譯文散見各處。若是有人將各種譯文集合起來，可以訂成全書。文選中的賦大半由德文譯出，英文也有，法文是兄弟選譯的。

唐宋各大家的文集沒有完全譯出。杜甫的詩有最近出版的四百餘首，譯者名愛士哥之 *ough*，將杜甫全集譯出三分之二。李白王維白居易各人的詩譯出的有幾十首。司空徒的詩品英文俄文各有完全的翻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有多篇譯出。近代的文學有袁子才的詩。關於文學史的書也有幾種，英法文都有，但是不很完全，大半是採取各文選翻譯的。兄弟將平日所授課程輯成二書，分爲「中國文章變化大綱」及「中國詩詞變化大綱」，正在印刷中。

小說譯出的甚多，現在擇其重要的略舉幾種：

三國演義有法文譯出者一半，英文本已全書出版。西廂記有法文本。紅樓夢有英文意譯本。聊齋有英文全集，法文俄文德文都不甚全。

戲曲譯出的有元人百種內的十餘劇，法英德皆有譯本。

除翻譯以外，歐洲人關於中國著作的書多不勝舉。伯希和氏著的尤多。中國學者皆深知

道的馬斯伯勞著有中國古代史，現已出版；這就是他著的中國全史的第一冊。古鐵賽 Grou-
gout 著有亞洲史二冊，內容很好。愛斯加拉 Escarra 德洛杜耳 Des Rotome 微希業 Visi-
re 加乃 Granet 拉知乃復斯基 Rakelnovsky 拉魯瓦 LaJoy 等都是法國一代的漢學宗匠著
作等身。

英國魏雷 Waley 譯中國詩賦。愛士哥 Ayscough 專譯杜甫。札爾斯 Giles 父子著譯更
多，父著中音字典，中國歷代名人表等書；其子譯有聊齋誌異，並專攻燉煌古書。業慈 Ye-
es 著有中國古代銅器考等書。

德國新近去世的衛禮賢著譯也很多，老子莊子列子呂氏春秋等皆是他的譯品，並創立一
雜誌名叫「中國」專載中國事情。

否耳改 Forke 習中國哲學。佛郎改 Franke 習中國歷史。海尼史 Haenisch 習中國文
法。愛耳改斯 Eike 習中國古代文學。許來習中國目錄學。在法英德三國以外，還有瑞典嘎
克倫 Karlren 氏習中國古韻，其研究出之成績極合科學原理，甚為各國學者所重視。

荷蘭有德文打克 Duyvendack，譯有商子。俄國哈列克西耶夫 Alexeeff 譯有司空徒詩

品聊齋誌異。又所譯的陶靖節全集尙未出版。

這樣看來，歐洲漢學家很多，所研究的範圍也很廣。但是現在尙是片段的，將來他們終究要有一天作出有統系的研究。

以上所談的也不過是歐洲各國研究漢學的大概。結果有個大問題我不得不向大家說說，就是爲什麼歐洲人要研究中國文明呢。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的，因爲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算最古的了。三代的時候歐洲尙未存在，同時的國如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都已消亡，只有中國依舊存在。中國立國四千餘年，在這四千年來中國文化總是一線傳下來聯絡不斷的。自古代到了現在文學哲學精神上是整個的，一貫的。歐洲不是這個樣子，歐洲的歷史不到二千年之久，文學變遷更是迅速；過了二三百年文體就要一變。所以歐洲對於中國穩定不變的緣故不得不細去研究。如此可以說歐洲在思想方面有許多需要。歐洲文明受漢學影響實在很大。歐洲既受了中國的好處，有沒有報答的法子呢？兄弟在中國沒有多天，所觀察的也不知道對不對；就是中國工商業一天盛一天；關於這一層也許中國人是從歐洲採用而來的。中國是個古國，歐洲是新進的國家。古國有一定的文明，新國有新的方法去治理社會。那末中西文化互

相交換，共同猛進，使中國精神文明的國家再收了物質文明的效果，兩者皆備，自然成了世界一個很好的文明國家了。

史學 第一期

三〇

克羅奇的史學論——歷史與記事

雷海宗譯

克羅奇 (Benedetto Croce) 是當代意大利有名的哲學家；他關於史學的一本名著是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第一章爲歷史與記事，是全書的總論。我根據 Douglas Ainslie 的英譯本把它譯出來，聊爲介紹。克氏的議論雖不免有過度處，但以大體言之，他的學說頗足以調劑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偏於「記事」的弊病。

克氏的文字非常艱澀（據說原文比英文譯本還厲害）；他的大意雖很明顯，然而往往一句或數句的意義並不十分清楚。這也許是因爲我對於哲學或史學或西洋文字的了解能力太低。若有高明肯爲賜教，我是非常感謝的。

譯者識

「現代史」普通是指最近過去一段時間的歷史而言——也許是最近五十年，或是十年，或一年，一月，一日，甚至最近一小時或最近一分鐘。但若嚴格的想起來，「現代史」一詞只能應用於一件事情方過去之後我們對於那事所發生的意識。例如，我現在正在寫這本

書；我對於方才過去的寫作工作，必有一番思索；這段思索就是「現代史」。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用「現代」一詞才算恰當；因為這點思索與人心其他的工作一樣，是超時間的，是與那件事實同時產生的。這個思索與它思索的事實之間的分別不是時間的，而是概念的，反而言之，「非現代史」或「過去史」就是一段已經完成的歷史，就是我們對於已經完成的歷史的批評——無論那是幾千年前的事或一小時以前的事。

但我們若詳細研究起來，連這段所謂「非現代史」或「過去史」——如果它是有意義的，而非空虛的回聲——也是現代的，與我們方才所說的那段「現代史」毫無分別。它存在的必須條件與前者一樣，就是它所述的那件事必須在歷史家的心靈中活潑生動；正如專門史家所言，「我所讀的這段史料是有意識的」。一件事而有一種或數種記載來敘述它，並不是說那件事已失去現代性，只是說它的內容愈加豐富。已前的記載或批判，到現在已成事實，已成了我們必須解釋批判的「史料」。歷史的著作並非由於記載，而是由於史料，或是由於已經變成史料的記載。故此，如果現代史是直接由現實生活而來，所謂「非現代史」的來源也是一樣；很明顯的，只有對於現在生活的興趣才足以引起我們對於過去事實的研究。所以

這個過去事實是與現在生活的志趣相連貫，與已往的志趣無關。這個道理不知有多少歷史家已經反來復去的指明過；只因如此，「歷史是生活的主宰」一句老生常談才被人引用不厭。

我提出這些史法的方式，爲得是叫我們不要認「真正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一條原理爲謬論。這條原理由已往史學的著作可得充分的證實，假設我們不走錯了路，去把所有史學的著作或胡亂把史學一部份的著作拿來應用在一個抽象的人類身上而問何種現代的志趣會引人著作或讀習那些歷史。例如我們可問希臘羅馬史上的幾次大戰的歷史，或墨西哥美術史，或亞拉伯哲學史與我們現在的志趣有甚麼關係。對於此時此刻的我，這些歷史都是毫無興趣的，所以由我看來它們並不是歷史，最多也不過是幾種歷史著作的名稱。它們在已往或是在將來對於思索它們的人就是歷史；假使我因着我精神上的需要在已往曾思索過它們，或在將來要思索它們，它們就對我會是過或將要是歷史。反言之，假使我們只講真正的歷史，只講我們正在思索的歷史；我們就可看出這個歷史與我們個人即刻的歷史毫無分別。如果我史識的修養與發展叫我去研究希臘文化或柏拉圖哲學或雅典某種風俗的問題，那問題與我的人格的關係就與我正在經營的一種商業或正在進行的戀愛事件或現在目前的危險與我的關係一樣。在

沒有解決之先，我對於前者的擔憂掛念與對於後者是一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希臘的生活對於我就是現實的；它引我入勝，且又叫我感覺痛苦，就與情敵或愛子引我入勝，又叫我痛苦一樣。以此類推，以上所舉的古代戰爭或墨西哥美術或其他的問題也可同樣的變成現代的歷史。

我們既已證明「現代」不是一種特別歷史的特徵（但為方便起見，在日常習慣的分類上我們不妨仍沿用這種傳統的分類方法），而是一切歷史的主要特徵，我們就可明白歷史與生活是一體的——並不是說抽象的完全一物，而是說綜合的一體。換言之，生活與歷史是同而異異而同的。故此，我們若說一件無史料證實的事實有歷史，那就等於說一個缺乏存在的主要條件的東西有存在。一段與史料無關的歷史是無從證實的歷史。只因歷史的真偽是在乎能否證實，只因歷史實現化的敘述必須是對於史料的批評解釋（直覺與憶想，意識與自識……），那種無史料的歷史是無意義的，無真理的，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一個沒有看見過沒有賞鑑過繪畫品的人，怎能去作一本溯原批評的繪畫史呢？一個沒有美術經驗的人怎能明白美術品呢？若哲學的著作一點也沒有傳留下來，我們怎能寫一本哲學史呢？我們若不能在我

們的生活中重新實現已經過去的一種情緒或習慣——例如古代基督徒的謙虛心理或中古武士的俠義心腸——我們怎能寫那種情緒或習慣的歷史呢？

反言之，生活與思想一發生不解的關係之後，我們對於歷史的正確或功用問題的一切懷疑就立刻消滅了。我們精神的一種現實發展怎會不正確呢？一種能解決精神生活問題的知識怎會無用呢？

(一)

然而史料與敘述，生活與歷史的關係有時能被打破麼？關於無史料的歷史，或更確切的說，其史料已不存在於人心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它們與生活已經斷絕關係。我們每人對於歷史的某一部都有這種感覺。希臘繪畫史是一段無史料的歷史。一切活動地域已不可攷，思想情緒已不可知，文化產品已不可見的民族的歷史；一切文學史與哲學史，其內容已不可知，或其遺跡雖然存在，而我們因無旁證，或因稟性關係，或因心被他事擾亂而不能領會其真正精神——這些歷史也可說是與生活斷絕了關係。

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活與歷史的關係既已斷絕，所餘下的東西就不能算作歷史（因為歷史

正是那種關係)。我們若仍稱它為歷史，那也不過就與稱一個人的屍體為「人」一樣。所餘下那點東西並不是「虛無」，因為連屍體也不是「虛無」。如果它是「虛無的」，那就等於說生活與歷史的關係是永遠不能打破的，因為「虛無」是不會產生任何的效果的。(譯者按此段意義非常不清楚；克氏的意思似乎是說，史料既能產生歷史，所以史料本身必非「虛無」，因為「虛無」是不會產生東西的。換言之，未產生歷史的史料，雖非歷史，但同時又非虛無。)

希臘繪畫史——無論是古代傳下來的或是近代學者寫作出來的——若嚴格講起來，都不過一串以掌故為點綴的繪畫家的空名與解釋掛一漏萬的繪畫題目而已；再不然，它就是對於希臘繪畫家憑空褒貶的批評，其中或者略以時代先後而列述繪畫家姓名，掌故，畫題，批評等等。那些掌故都是空洞的，那些畫題的敘述與批評以及循時代先後的排列也都是空洞的，因為它們所講的只是數學的統計，不是真正的發展。我們心中不能想像它們，因為叫我們能設想像它們的原素已不存在。如果那些紙上空談居然有點意義，那點意義也是由古代繪畫的少許殘缺遺存，或由後代摹仿畫品，或由別種美術的同類產品，或由詩詞中而來。除此之

外，所謂希臘美術史不過一片空話而已。

我們可以說這段美術史缺乏「固定的內容」，因為我們承認當我們口裏說出一個繪畫家的姓名時，我們心裏是在想到一個繪畫家，並且是一個雅典人；因為我們也承認當我們口裏說出「戰爭」或「希倫」（Helen）時（譯者按兩者皆希臘繪畫家常用題目），我們心裏是在想到一場戰爭，並且是一場重甲步兵的戰爭，或是在想到一個美女，正如希臘雕刻中的戰爭或美女一樣。但是我們對於這些題目可以隨便亂想而無害。所以它們的內容是不固定的，不固定就是空洞。

一切無史料的歷史都是如此，都是空話；因為是空話，所以不是真的。從前某位畫家曾畫過某幅名畫，是否真的呢？有人要說「是真的」，因為當時有人認得那位畫家，曾看見那幅名畫，並又將他們所見的記錄下來，傳於後世。但是我們可以回答說，畫與畫家只對於那些人才是真的；對於我們就不真，也不假；換言之，它們的真實完全靠那些人的證明——那就是說，靠外物的原因；而真理的存在卻是完全靠內因的。它們既不真（不真不假），就也無用；因為無土地無人民則君王無所謂威權；一個問題的元素若不存在，我們就沒有解決

它的意志與需要，也更沒有解決它的能力。所以依樣葫蘆的去抄襲古人的幾句判語，對於我們實際的生活是毫無裨益的。生活是現在的，一片空話的歷史已經成了過去的；它已成了不可挽回的過去，即或不是絕對的不可挽回，但在現時的確是不可挽回的。

空話的遺跡仍然存在，但它們不過是一些無意義的音聲，或代表音聲之符號。它們的存在並不靠我們的思索，而是靠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意志相信它們無論如何空虛，或者總有一點用處。所以空的敘事只是人類意志所承認的一團空話。

這個定義的結果，是使我們能明瞭歷史與記事的真正分別。這個分別，從前總沒有找出來，因為從前的人總以為這個分別在乎兩者所含的事實的性質。例如有人說記事是記個別的事實的，歷史是記普遍的事實的；記事是記私事的，歷史是記公事的。殊不知個別的同時也是普遍的，普遍的同時也是個別的；私的同時也是公的，公的同時也是私的。又有人以為重要的事屬於歷史，不重要的事屬於記事。殊不知某事之重要與否是隨各時的情勢而變遷的；對於一個被蚊蟲吮食的人。那個麼麼小物的演化史就比古代帝王的戰爭還要重要。當然我們承認以上這些分別法不無可取之處；它們都是看那分別在乎事實的有價值與否（普遍的較個別

的爲有價值，重大的較微小的爲有價值）。此外尙有很多說法，也都有它們相當的價值；例如說歷史中的事實是連貫的，記事中的事實是雜亂的；前者的次序是合乎邏輯的，後者的次序只是合乎年代的；前者探求事實的內容真相，後者只顧事實的外表。但這些分別的說法都是根據隱意的比喻，而非根據思想；只靠隱喻而無思索，我們的知識必不能持久。記事與歷史並不是兩種互相補益或一正一副的史類，而是兩種不同的精神態度。歷史是活的記事，記事是死的歷史；歷史是現代史，記事是過去史；歷史是一件思索的事象，記事是一件意志的事象。一段歷史若已不被人思索，而只是抽象文字的敘述，它就變成了記事。連哲學史都是記事，假設它的著者或讀者不明瞭哲學。歷史往往會變成記事。例如卡爾諾諾寺（Mont. Cassino）僧人會記錄：「西歷一〇〇一，僧人多明尼死。一〇〇二，回教人佔據加模亞城。一〇〇四，地震山崩；」這些記錄都是歷史，因爲對於那個僧人這些事是現實的：他正在爲死去的僧人哀哭，上帝所降與地方的災難正在使他驚慌恐懼。但這些歷史寫出來之後往往變成記事，因爲那位記錄的僧人只輕描淡寫的記下幾條冷酷的語句，並未加以若何的思索；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要使後來的人不要忘記這些事。

這個歷史與記事真分別的發現（這分別是形式的，那就說是真的），不只使我們不再枉費力氣去尋物質的分別（換言之，就是假的或幻想的分別），並且也使我们否認一個極普遍的成見——就是說，記事先於歷史。「先有記事，然後才有歷史」，這是文法學家維脫瑞諾（Mario Vitorino）的話：這句話後人並且時常引用，以致現在已成爲大家公認的真理。但我們若溯本求源，實際的情形與此正相反——先有歷史，然後才有記事。先有活人，後有死屍；若說歷史由記事而來，就等於說活人是由死人而生。死屍只是生命的殘灰；正如記事是歷史的殘灰一樣。

(11)

歷史若離開活的史料，就不是一件精神事象，而只是一件物質，一團音聲與符號。同時史料若離開現實的生活，也就成了一件物質，一團音聲與符號——例如前代一條法律所遺留至今日的音聲與文字；一塊大理石中所雕刻的紳象；前代某人或禽獸所遺留至今日的骸骨。

然而因爲生活的發展，死的歷史會復活起來，已往的歷史會又變成現在的，羅馬人與希

臘人在墳墓中不知已沈睡多久，然而成熟的歐洲精神在文藝復興的時候會又把他們喚醒。元始時代粗鹵野蠻的文化少人過問，然而浪漫主義的潮流一起，就忽然向它表起同情來——就是說承認它爲浪漫主義者現實志趣的目標。以此類推，許多我們今日看爲空洞呆板的史料將來也必有再賦生氣的一天。

這些往史的復興，其原動力完全在乎人心；史料本身無論如何豐富，也不能產生這類的復興運動。尋找史料的是人心；若無人心，史料仍是散落沉死的。我們若要真正明白歷史，就必須知道人類的精神就是歷史，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就是一切已往歷史的產兒。所以心靈中包含一切歷史，歷史與心靈並無分別。只因心靈發展是有節奏的，所以我們總是忘却歷史的這一部，而記得歷史的那一部。心靈的活動隨時決定自己實現的方式，而湮沒已往曾經決定的實現方式，心靈會把自己的往史重新經驗一番，史料不過是它的工具。人類的心靈極力的保存古蹟古典，就是因爲它知道它將來要用它們作這種的工具。

我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常常記在日記簿上，也常把絲帶或枯花夾在日記簿裏，這就是我們私人歷史的記錄。廣而言之，一些所謂好古的學者，也是同樣的替全社會作同類的工作。

這種人如果廣搜攷證，我們就稱他爲「博學之士」；如果搜集史料，我們就稱他爲「檔案保管者」；如果搜集金石，我們就稱他爲「攷古學家」；正如存儲這些材料的地方我們稱爲圖書館，檔案處，或博物館。我們對這些盡一種必需之責的人萬不可有任何的惡感。往往有人看他們可憐，並且取笑他們（譯者按此乃西洋情形，中國尙無此種現象；這或者也正是中國真正史學不發達的主因）。當然這些學者自己本來也很好笑；因爲他們居然天真爛漫的相信他們的寶囊中收藏著歷史的祕密，相信他們能發滿足人類求知的欲望。但是我們知道歷史並不在那裏，而在我們各各人的心中。只有經過人心的化煉之後，確定的事實才變成生活的真理；攷據學與哲學相溶化才產生出歷史。

書評

雷海宗

世界史綱

英國韋爾斯著

中國梁思成等五人譯述

梁啓超等十人校訂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序論

評論原著與評論譯品不同：前者只要對原書着眼就說了；後者卻有兩層：第一先要將原書的本身審查一下，估牠的價值；第二還要對譯書下批評，看牠是否與原書相符。評論譯品又可分兩種——在現在學術仍靠外人接濟的中國這種分類尤其是重要的。那就是說，翻譯的書有的得當，有的不得當。翻譯得當的書，評者對於上列兩層的工作就都有應盡的責任。但假設譯書因譯者不明原文而錯誤百出，那我們就無需去評原書；只指明譯書不成事體，希

望再有別人出來翻譯就發了。這類的事中國近年來很多，稍微留意的人就都知道，我們無需舉例。至於韋爾斯史綱的譯者則都是精通英語擅長國文的人，他們的譯品當然是極端有細心捧讀詳細審查的價值。漢譯史綱大體與原文相符，文詞的清順也堪與原書比美；我除佩服讚嘆之外，再不敢置一詞了。

上面所說的是籠統一切的書評而言。至於史書的評論則又可分兩種——就是記事的史與史觀的史。兩者各有各的評論方法。這兩種書並不是完全可以分開的。史觀的書——歷史哲學的書——仍是以事蹟作根據。記事的書多少也有一點歷史哲學作牠的背景；若不然那本書就一定成爲毫無意義雜亂無章沒有半點頭緒的一本流水帳簿。但有的史書是以記事爲前題的；牠的歷史觀是無系統的。這類史書的目的就是記事準確；堪爲史學界一本可靠的參考書。所以我們評論這種書時應當對事實着眼；除此之外對書中某事或某人的解釋我們間或可以發生疑問。這兩樣事作完之後，評者的責任就算盡了。這類的書大半都沒有前後一致的系統史觀，所以我們就無需去尋問全書的立腳點。

又有一種史是專門發揮著者的歷史觀的；其中的記事只是發揮時所必需的工具，不過是

證明某種原理時所舉的例。對於這類的書我們批評時宜只看牠的史觀有道理與否；至於書中的記事，除非有太與實情相背的地方，我們就無需舉出。那本書的史觀若根本沒有價值不能成立，那麼牠的記事即或千真萬確，那本書也是不值半文錢的。若牠的史觀說得通，那書就根本有永久的哲學價值；幾點事實的錯誤是毫不碍事的。韋爾斯的史綱就是一本專門發揮某種史觀的書；並且牠內中的記事據評者所知也沒有與實情過於背馳的地方。所以我們只對牠的史觀下一番審查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了。

上面這個史書的分類，評者自知非常武斷；因為有許多史書是介乎兩種之間的。但爲本文的清楚起見，暫分史書爲此兩種，望讀者原諒。

現在前題既已說清，下面就可歸入正文。

(二)原著歷史觀的評價

韋爾斯我們都知道是小說家，並且是富有改造社會熱誠的小說家。他這熱誠的對象就是世界大同；而他的世界大同的哲學根據（與其說哲學根據不如說信仰的立腳點）就是無限量無底止的宇宙人類進化論。史綱就是他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說傑作。著者並不隱諱，開宗

明義第一頁就引了拉策爾的一句玄學信仰來概括全書，作牠的總綱：

「名實相副之人類歷史哲學，必從天體敘述以及於地球，必具萬物爲一之真知——自始至終以同一定律貫徹其單純之觀念。（譯本卷上導言頁一）」

因爲韋爾斯先有了這種的一個成見，所以他纔作出了一本乾坤六合無所不包的宇宙史大全來。評者個人認爲除國際外交史與文化滙通史以外並沒有別樣可能的世界史。世界通史是無論怎樣也寫不出來的；宇宙全史就更不必說了。一切世界通史都不外乎以下兩種：（一）著者若能自圓其說，那書就成了一部結構精密不台事實的小說。（二）著者若不能自圓其說，那書就成了前後不相連貫的數本民族專史所勉強合成的一本所謂世界通史。

人類近五六千年的歷史並不是一貫的，也不是一體的。換句話說，時間上或空間上人類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類史」是沒有存在的，不過是一個方便的抽象名詞；因爲人類史的實情乃是好幾個文化區域獨立的各各獨自發展演變；其中雖於幾個極短的時期中，不免有外交上或文化上的關係，但一大半的時間各各文化區域都是自過自家的生活，與其他一切的文化區域毫不發生關係。中國由開國到兩漢，與其他開化民族並沒有過甚麼國際上或文化上

的來往；假設我們硬要將中國這二千年左右的歷化與全世界所有民族同時期的歷史併在一起去敘述，試問那本歷史怎會有上下連貫的可能？假設敘述起來，居然上下一氣相連，那我們就不問可知——著者一定是強詞奪理，掩飾刪抹的痕跡必定在在皆是。韋爾斯既是善於運用筆墨的小說家，他當然能寫出一本前後一致的世界史來。但我們若詳細審查一下，就知道他的書實在不是「史」——至少不是世界史，最好也不過成爲前有四不像之長序中間被無關之事所參雜的一本西洋史。讀者若不信，只將目錄看一遍就會信了。全書共分四十章；除最末一章是發揮總結著者的歷史觀和宗教信仰的與前十三章是講宇宙禽獸和野蠻民族的之外，其餘二十六章都是講近五六千年來各開化民族的歷史。但我們若把這二十六章分析起來，就知道內中有十五章是講西洋的（希臘羅馬與近世歐西）。以外尙有一章講雅利安（白人）民族的。所以二十六章內西洋人就佔了十六章——百分之六十一分五——的地位；其餘十章的一小塊餘地，韋爾斯先生慷慨然的讓亞述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國人，猶太人，回人，蒙古人，日本人去擁擠擠的湊熱鬧。這倒是爲何原故呢？評者不敢相信著者是看其他一切民族爲無足輕重，只有西洋人爲上帝的驕子的。其真正的原因，據評者揣想是一種不知

不覺中的混亂是非。著者是西洋著作界一個富有普通常識而缺乏任何高深專門知識的人，所以在他的腦海中『歷史』一個名詞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歷史觀也就是他以西洋史為根據所推演出來的一個歷史觀。不過處於現在的世界，任人都知道『歷史』與『西洋史』不是可以互相混用的名詞，所以韋爾斯作史綱的時候不得不把西洋以外的諸民族勉強拉進來，但他的歷史觀是早已固定的了，並且是以西洋歷史為根據的；所以他參考其他民族史籍的時候，不知不覺中，一定是只將可以證明他的歷史觀的——至少不同他的歷史觀相背的——事蹟引用；其他的事蹟若也引用，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評者上面說了韋先生一大篇不是，總未將證據逐條舉出，讀者或者要抱不平。所以下面隨便指出幾個比較重要的牽強掩抹的痕跡為例：

(1) 第二十二章題為『希臘思想與人類社會之關係』，是講西歷紀元前五世紀以後的雅典思想界，並其價值與影響。但世界上同時的兩個思想非常發達的區域——春秋戰國諸子的中國與釋迦牟尼前後諸家的印度——為甚麼卻半句不題？這個時期不只是中印兩國思想極發達的時代，並且這兩區思想的本身也有絕對可研究的價值。對於印度韋先生尚把佛教題了一

題，對於中國他不但除了孔子外隻字未題，並且將秦始皇焚書的事放在希臘之先。這顯然證明韋爾斯看中國古史爲一種討厭的障礙，故隨便先把牠略敘幾句，以了結一場不該發生的公案，然後再不慌不忙的歸入正文——西洋史。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第二個原故來解釋這種牽強事實掩抹事實的痕跡。但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韋爾斯是故意這樣；十有八九他那是受下意識的指導而作的。

(2)第十八章題爲『田奴隸社會階級及自由人』，是專敘述古代階級制度的。內中雖也有一兩句夾敘西洋，但一大半是講所謂古代社會的。讀了這章之後，我們就必得一個古代社會是階級分明近代社會是大致平等的印象。歐西中古的嚴格階級制度，今日蘇俄同樣的不能動搖分毫的階級分別，他却並沒有提及。這是因爲據韋爾斯的歷史觀階級制是古代文化半開時代的一種不美的現象，並非今日文明社會所應有；殊不知這是方開化的社會所共有的現象。韋先生對於中國的社會所說的話非常含糊，評者到底也不明白他是否說中國向來沒有階級制度。但反復誦讀之後，我看他好似是說中國與印度是極端對抗的——印度是階級嚴明中國是幾乎無階級的社會。殊不知階級制度是任何民族文化初開時所必經過的一個步驟。蘇俄

乃是一個明證。俄羅斯民族近年來始得自由發展其本有精神與民性，運用其獨有的文化可能——換句話說，俄羅斯民族昨日方才開化，走文化過程的第一步，所以牠現在纔有階級非常嚴明的社會。牠現在因受歐西影響，並承歐西化的俄帝國的餘業，所以表面上看起來牠的階級仍未詳細劃分。但不出一百年恐怕蘇俄就要變成一個階級世襲的社會。中國在東周之前也是這樣，印度在釋迦之前也是這樣，希臘於蘇革拉底前是這樣，歐西於中世紀是這樣。將來如果非瀾黑人要開化，恐怕第一步也是這樣。到底爲甚麼文化過程的第一步非這樣不可，那恐怕沒有人能回答。但那與本題無關，我們不必去討論。我們惟一所要切切申明的就是階級嚴格的社會是任何文化的初步社會。並非「古」的社會，並無時間的限定。至於現在印度的階級制度那是印度文化退步印度民族又退回半開化時所產生的，與印度元始的階級制度形式上雖然相同，精神上已大不相同。但這是又一個問題，我們不必多贅。這一種事實韋爾斯是否知道，我不敢亂猜。但他既已有無限進化論的信仰與「古」「今」絕對不同的成見，他當然只說「古」時有階級，而「今」日無嚴明的階級了。殊不知在歷史上——尤其是在所謂人類全史——「古今」二字非但不通，並且非常危險，極易引起誤解，以致一時的人重古輕今或

崇今蔑古。『古今』二字可當作談話間的兩個非常方便的名詞用，但若以爲『古』與『今』真是兩絕對不同的具體物象，那就大錯了。因爲我們若細想一想；就知道今日的蘇俄比二千年前的中國還要『古』羅馬帝國時代的歐洲比十字軍時代的歐洲還要『今』。由此類推我們常識的古今觀念可以完全推翻。

(3) 第二十八章題爲『十九世紀之實情與理想』，本身頗有獨到處，但讀時我們得着的印象是：『十九世紀的歐美是人類思想醞釀社會紊亂的最後一步』。殊不知戰國時的中國，釋迦時代的印度，亞歷山大死後的希臘，也是有同樣的現象。十九世紀的燦爛與紊亂不過是歐西民族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並非人類史上一種空前絕後的時代。

這篇書評已經太長，並且對譯本還沒有說半句話，所以現在無需再多舉例，因爲書中沒有一章不可當例舉出的。史綱中的許多章，如果獨立，都是很好的通俗歷史小冊。但只因爲韋爾斯硬要把牠們拉攏起來，編成一本有系統有先後的所謂世界史，所以倒把事情弄糟了。書雖名爲世界史，實只頭緒錯亂參雜異質的西洋史。西洋歷史家每將埃及巴比倫亞述等國拉入『西洋』的圈中，強迫牠們作『西洋史』的開幕人，已是不通！幾乎可說是一種對已

死民族的帝國侵略主義；現在韋爾斯把一部比此還不若的一本西洋史硬叫作世界史，是越發沒有道理了。總括一句來作結論——韋爾斯不過是從漫無涯際不相連貫的人類歷史中——尤其是西洋史中——找出幾點緊要與不緊要的事實來用小說家的理想線索把牠們串在一起，御賜牠們名叫世界史綱。

(三) 譯本之批評

史綱譯本的校訂諸公大半都是前輩；既經這許多名人審定嘉許之後，按理我們普通一般人除稱讚頌美之外，不該再發表任何意見。況且此書的譯工的確是又精緻又正確；對於譯工本身評者真是非常欽佩。但同時也不能自己的一種『可惜』的感覺——可惜五位青年十位長老相互之間前後費了（據評者所知）六七年的功夫譯出這本書來，中國最大的印書局又格外費力費本的精印精裝；在學術界大鬧飢荒的中國我們卻費了這許多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精力去擺弄這一本書，評者不知說甚麼纔好，只能再三再四的嘆幾聲『可惜！』單講譯工，此書在近年來恐怕是第一等了。但原書恐怕是近來外書譯品中最無價值的。中國近來新出的書都是短小曲委得可憐，這本書看起來還像一個書樣子。可惜內容不稱！

評者這種論調恐怕有人要以為太過。我並不是說史綱是一部不可讀的書。留心西洋的思潮的人都當讀這本書；但我們務須要注意「思潮」二字。（見下段。）西洋的讀者有一大部份多少有點鑑別的標準。不拿史綱當史書讀，只當牠作一種消遣品。我們中國人卻鄭重其事的居然看牠為一部出類拔萃的世界史入門。普通的國人對世界史本無一種相當的了解，讀了這本書之後，非但不能了解，並且要發生一種謬解。國中應當讀這書的人都看得懂原文或歐洲各國的譯文，但現在此書的讀者一大半都是中學與大學預科的學生——都是不該讀這書的人；因為他們還沒有一種標準，沒有批評力，讀了這種宣傳品的史書只會發生誤解，不會增長知識。但現在書已印出，不能挽回；我們只有謀一個善後的方法，以補前非。所以評者勸讀此書的人要把每章看為獨立的小冊；可當牠作一本通俗粗淺的參考書，不要看牠為上下一致的世界史。若好奇心盛，非讀全書不可，可將講西洋的十幾章按序讀下，然後再讀那討論其他民族的幾篇片面的小文章。至於講宇宙與禽獸史的十幾章，評者非科學家，不知事實是否正確。但無論事實正確與否，評者也看不出牠們與人類史有甚麼關係。固然我們人類是由億萬年前的星霧中的原質所產生出來的，（科學家既然這樣說，我們不妨姑且也這樣承認，）固

然沒有人之先世界上就有禽獸，（爲免無謂的糾紛起見，這點也可不問而承認。）但生物如何會從星霧中漸漸演變出來，下等的生物如何會漸漸變成上等動物，甚至人類，（假設真有其事）我們是半點也不知道的。所以這些事並沒有解釋人類史的功用；我們又何苦去把牠們牽羊似的牽來作人類史的小序呢？但我們若分開讀，這幾章也是很有興趣的消遣品；我們也無妨於閒暇寂悶時拿來讀一讀，只要不把牠當作歷史的一部份就是了。

譯本的譯工雖是盡善盡美，牠的開幕者與收場者却有些不妥。開幕者就是那一篇莫名其妙的「譯者序」。序的下面署名王雲五；但譯者的五人中並沒有一個姓王的，不知這位譯者是從何而來。校訂者中倒是有一位姓王的，可惜名叫岫廬。「雲五」與「岫廬」好似是有名與字的關係。然而一個人在同書中爲甚麼要署兩個名字，叫人費功夫去摸索，真是不可解。無論如何，「譯者序」，全書開首的三個大字也應當改造——或改爲「校訂者序」，或改爲「王雲五先生序」；但我想最好是改爲「王岫廬先生序」。

全書的收場者就是那小字精印的四大頁「刊誤表」共總有二百條左右。中國近年來無論印甚麼書，書前或書後非有一篇正誤表不可；若不然那書就彷彿是欠完整。評者個人也知道

校對是非常苦非常難的一件事；但我不相信印一本一訛無有的書是不可能的。拿起一本西洋的書來，無論大小或有價值與否，若要找一個訛誤，真是非常艱難；間或有之，但是非常又非常的例外。我們中國最大的書局爲甚麼不能有同樣的成績，也真是一件百索不得的怪事。特別如此加工加細的一本書，更不應當有這樣長的一篇刊誤表。

(四) 餘言

中國現在一切的學問藝術都仰給於外人，那是無可諱言的。但只有少數人能直接讀西文；其餘的人都靠着這少數人的介紹。所以這少數人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他們如不介紹則已，若介紹時則宜細心考慮——一要考慮某著作本身的價值，二要考慮讀者的資格。二者都考慮妥當之後，方可介紹一本書。不可因某書在西洋因西洋的特別情形而風行一時，我們就非介紹到中國不可。至於史綱，我們若用這兩種標準去考慮，就得結果如下！(一)此書本身無史學的價值，我們不可把牠當史書介紹與比較易欺的國人。牠只有思潮上的價值——歐美現在正在大同主義日漸風行國家主義極盛轉衰的時代；史綱就是鼓吹大同主義的一本名著。韋爾斯不過是國家主義反動時代的一個產兒，他的史綱是受歐洲大戰激感而寫出的。所以關

心西洋思想潮流的人不可不讀史綱一書。但上面已經說過，能研究西洋思潮的人都能讀原著或歐洲各國的譯本，無需我們再費力去介紹——因為那就等於有人把我們一位熟識的朋友介紹與我們。(二)我們中國普通一般的讀者並無心研究西洋的思潮，也設不上研究的資格。他們並無用批評眼光讀這書的能力。關於這點，上面也已說明。

(五)重印附言

這篇評論是民國十七年三月四日在時事新報的書報春秋欄中發表的。二年以來，國人對於世界史綱的信仰似乎仍未減少；無論普通的讀者或中學大學的學生仍多以此書為有權威的世界史。所以現在將原評轉登在史學上，盼望國人將來能少走不通的路。

近年來西洋像史綱一類的著作甚多，並且都很風行。例如科學大綱，中國已有譯本。此外如哲學大綱（原名哲學的故事），美術大綱，宗教大綱（原名信仰的世界），文學大綱（原名世界文學的故事），生物學大綱（原名我們何以舉動如人）……不勝枚舉。近來又有一本所謂人類知識大綱出世，雖不過五六百頁，却自稱包羅萬象；上面幾種「大綱」所簡單敘述的，這本書居然尤其簡單的敘述出來。這也是今日西洋一種風氣。大概十九世紀來各種學術

都太偏於專門的研究，與平民完全斷絕關係；今日西洋的社會既是平等民治的社會，又是教育普及的社會，所以一般無高深知識或無暇研究的人，都想要對於這一百年來堆積起來的學術多少有點了解。這些「大綱」就是因應付這種要求而產生的。而最初開這種風氣的就是世界史綱。所以此書的確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爲提倡大同主義的傑作，一方面又開導新風氣。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無論怎樣，史綱並不是歷史；研究歷史時，最好讀別的書，對韋爾斯的書愈少過問愈好。

大戰前之英國外交文件

一八九八——一九一四

熊協夢

第五冊是關於一九〇三——一九〇九年之重要事件編輯者 G. P. Gooch, Harold Temperley, Ltd, 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illiam M. Penson, Ph. D. 一九二八年倫敦圖書局出版 (London Stationery office.)

此冊新書，雖不能令人有奇時之啓示，然極值得吾人之玩索也。書中所發表者，多基於土耳其逐年之報告 (Annual Report on Turkey)。故於土耳其帝國之政治與社會情形，敘述最爲詳盡。而其所選錄之文，意在能令讀者明瞭土耳其之情形；故於土耳其各大臣品格之梗

概，及土耳其教育制度之報告與出版物，則闕發無遺也。

一九〇四——五年間馬其頓之危急 (The Macedonian Crisis) 事件，僅及其概略，關於此問題，雖有長篇詳盡之領事報告，願此書對於馬其頓之現狀，反語焉不詳。於此文件之中，吾人所得而確知者，當馬其頓危急之時期，列強間彼此關係之密切；與夫德政府不願參加任何國際間之強迫手段也。蓋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強組織國際艦隊，封鎖密地林 (Mitline) 海關，而德政府獨拒絕參加。

由一九〇三年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與塞爾維亞 (Serbia) 間之國交關係破裂，及一九〇六年之國交復活一章，吾人可知列強對於一九〇三年亞力山大王與德拉加皇后 (Alexandra and Queen Draga) 被刺之事件，不同之態度。

此書關於歷史方面。較前數冊為多。緣編者曾廣搜已發表之資發，用以解釋其文件也。此曾經發表之資料，其最大部分，則得自議會之報告。但其他方面材料亦有搜集；如西伯德 (Siabert) 所搜集之俄國文件是其例也。以此之故，如一九〇八年六月，英俄李福 (Reval) 會議之兩國秘密紀錄，可以較觀矣。而其最足耐吾人之深長玩索者厥為依福斯克君與哈定公 二

人之敘述，幾盡相同也。

此書可爲英國在某時期中外交政策之簡略史。試以英之對少年土耳其革命 (Young Turk Revolution) 爲例，除不列顛公使之二等譯員 (The Chiefdragonman of the British Embassy) 趣味橫生之函札，與夫其他之文件外：卽以一九〇八年之年報，已佔篇幅三十有五頁。其所選錄者爲關於土耳其革命之起源，土耳其各省內部之情形，以及此次革命對土耳其之影響。凡諸紀載，雖於吾人關於此次戰爭起源之智識，無所增益；但對於歷史學家，則甚有興趣與價值也。其他類此者，在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日，勞德伯爵 (Sir Lowther) 意圖叛亂之文電，亦有極豐富之紀載也。

此書對馬其頓鐵道之建築計劃，甚加注意；尤以對生日克 (Sanjak Uvors—Mihrovis) 與亞多 (Danube—adriatic) 之二線爲然。故其電報竟佔篇幅三十有五頁之譜。亞馬鐵道問題 (Macedonian—Albania railway question) 之重要，俟後叙及巴爾幹戰爭時，卽可瞭然。蓋其對於一九一三年，奧塞間關係，極有影響也。而又因一九一四年，奧塞戰爭，引起歐洲戰爭，足徵此問題之重要矣。

此書最有價值之材料，爲關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五六兩日，亞林多 (Aehrenthal) 與依福斯克 (Isvolsky) 在布處羅 (Buchlau) 柏處多伯爵宮邸 (Count Berchtol's castle) 之晤面，此事實轟動一時，但吾人迄今尙在沉迷之中，而莫由知其内幕也。此書關於此事之紀載，散見於各篇；吾人或可由此以推知事實之真相矣。就全體言之，此書之結論，謂依福斯克被亞林多之虐待，與俄國之遵守柏林條約，吾人不能無疑也。因如格來 (Grey) 所言：俄國對柏林條約，固無特殊尊重之理由也。至亞林多將波黑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二州服屬於奧，其片面行動所發生不幸之結果，書中言之甚詳。

書中對波黑二州服屬事件所引起奧塞間之戰爭危機之歷史，雖爲有驚人確實之豐富材料；但吾人有不得無言者，卽其少數文件，時有重複；有一文件，同見於英法二文是也。願其文件，材料之豐富，紀載之詳盡，誠足令人生無窮之興趣焉。一九一四年，六月至七月之一幕劇情，其重現於吾人眼險中者，奧則輕敵頑強，兼事恫嚇；而塞爾維亞，則訴之武力，並乞援於俄；德則已允贊助奧之巴爾幹政策 (Austria's Balkan Policy) 不欲壓迫維也納也。時德表面不喜奧之輕率鹵莽行動，然德卒致通牒於俄，以促戰爭之暴發；而依福斯克則認此

直與哀的美頓書無異。曾於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此事告英大使尼可生伯爵 (Sir Arthur Nicolson) 云：「此最難對付之問題，因不能不服從事實上之哀的美頓書也。」各國使館人員與外務部，必瞭然於俄之決不甘如此服從也。最少設當第二次危機發現時，俄民猶尙能回憶第一次之經驗，必不再如此之服從也。

尼可生 (Nicolson) 伯爵 (Boyle) 與哈定公 (Lord Harding) 等之文件，其推論之精確，逆事物評之敏銳；凡讀者，必能深感興趣，而得益不淺也。

史學界消息

國內史學界消息

蔣百幻
也文

(一)、雜誌之出版

年來國內定期刊物，如雨後春筍，甚為發達；惟其內容類皆偏于文學政治經濟等；若關於史學者，則寥寥無幾。據個人所見，國內之史學刊物，不過五種，其中注重議論研究者三，致力匯集史料者二；茲分述於次。

史學 雜誌

中國史學會編輯發行，以發表研究著作，討論實際教學，記述史界消息，介紹出版史集為宗旨。長期撰稿者除繆鳳林，陳訓慈，仰鶴聲，束世澂，張其昀，范希曾，陳裕菁諸先生外，史學界泰斗柳貽徵陳漢章兩先生，每期亦各有著作發表。此志內容，於論述研究批判諸端，無不精到異常，尤為當代中國史學最良刊物；而蒙文通先生之「古史甄微」，趙曾儔先生之「古曆衡論」兩巨著，均分期刊登，尤為可貴。凡有志史學者，實宜人手一份。其第一卷第一期，於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嗣後每月出一期，今已出至第二卷

二期。每期零售價二角，預定全年六期，國內連郵一元二角，國外連郵一元五角。定報處爲南京龍蟠里十號中國史學會，各埠大書店均有代售。

史學年報 北平燕京大學歷史學會編輯發行。撰稿者爲孟世傑，張星烺，王桐齡等。現僅見到第一期，係十八年七月出版，售價每本三角五分，燕大合作社代售。

史學雜誌 國立成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編輯發行，第一期已於十八年七月出版，有蒙文通，劉挾蓁，洪誠中諸先生之著作，內容豐富，議論詳實，頗值一讀。每期定價三角，

發售處爲國立成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發行部。

時事月報 體例略仿美國「現代史料 Current History」，前半冊爲專文，後半冊爲中外大事記。內容偏重實際，不尙空論。專文一欄，對中外大事如我國撤廢領事裁判權

之經過，上海租界法院改組會議，國際聯合會十年來之回顧，墨索里尼統治意大利七年來之政績，全國運動會經過，全國教育會議經過，收回威海衛之經過等，均爲系統之敘述。國內時事一欄，對於一月來之外交，財政，工商，交通，建設，邊疆，僑務，災情，匪患，教育，科學等，均爲簡明之記載。國外時事一欄，對於一月來之國際，日本，蘇俄，英帝國，

美國，拉丁美洲，巴爾幹，西歐及南歐，中歐及北歐，西亞與非洲等，爲各別之報告。此外又開調查一欄，於國內之公安局，育嬰所，包捐制度，鄉村醫藥，小學教員生計等，均曾有精密之調查。其第一卷第一期于十八年十一月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卷第六期。零售每冊定價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內運郵二元八角，國外運郵三元八角。總發售處爲南京鼓樓時事月報社，國內外各埠大書坊均有代售。

人文月刊

以現代史料爲中心而側重於社會經濟，選取實質的資料，使成系統的記載。其內容就所採集以定類目，計分近世大事述，世界大事述，大事月表或年表，古今人筆記，新出圖書提要，新出圖書彙表，最近雜誌索引等欄。多記述，少議論，與時事月報同爲現代史料之最良刊物。其第一卷第一期於十九年二月出版，現已出至第三期，係月出一冊，每年十冊，一月七月停刊。每冊定價二角，各埠商務印書館代售。

(二)古物之發見

漢石 山東滕縣宏道院(教會)，以建築新掘出漢代古墓，內有漢畫像石五塊及古錢古鏡帶鈎等物甚多。滕縣教育局長李漢章呈報教育廳，教育廳即派圖書館長王獻唐赴

滕，與宏道院接洽，將該石運圖書館保存。當時該院又掘得五塊，該院均允無條件贈與圖書館。旋查勘地勢，係漢代遺墓，遂尋踪往東北發掘，又得漢石二塊；在縣城東北門外壕溝沿上又得二塊；該縣北關人黃馥堂，在其地內耕出二石，亦贈與圖書館；南關某照像館亦存二石，查勘亦係漢石，遂以六十元購得。統計前後共得十八石，石上均係高起陽文，刻工高古，為從來漢石所未有，鑒賞家斷定為東漢時物。業已運至濟南，交圖書館保存。該館長王獻唐，就該石之花紋雕刻及銅鏡帶鉤等物出土地點事實，編輯成書，定名為「滕縣新出土之漢畫石及其他」，不日出版；並擬在院新建一樓，將漢石嵌於下層內壁，定名為「漢畫堂」云。

宋 南京中山門內，有曠地一片，本係明故宮舊址。中有土塘一方，名侯家蕩。十八年十一月初，天旱水乾，當地種菜農民潘陳二姓，以塘係公用，故彼此商量，將塘底浮泥挖去。挖去三五尺時，忽底層發現平鋪木板無數，挖土農民以為底有藏金，即停鋤不挖，互商埋金分配方法。後因各欲多得，致起爭執，遂為古物保存所人員所知，飭警制止，一面報請教育部派人查勘。教部派員查勘後，飭古物保存所雇工挖掘，當挖深達二丈左右。

農民所發現之木板，其置放處係磚台四座，板係鋪放磚上，共爲三排，每排六十塊，共二百八十塊；板長一丈八尺，厚約八寸；板端各鏤規矩無數，似係排鋪聯串作用者；木質仍完好未朽；據某工程師謂此木係緬甸楠木，入土侵水，不易朽壞。木板掀去後，下端又有無數木椿，自頂迄土，長約一丈，上下兩頭，皆有極堅固之油灰。當挖掘時，獲古碗及磚瓦甚多，并獲木牌二塊，闊約四寸，長約八寸，牌上刻有雲龍花紋，中間刻篆字二，曰「工部」，右邊「上工營繕所五墨匠」，左邊「五墨一百五十五號壹樣面領」等字，想係明工部牌章，發給工人在宮營造行動出入所用者。其磁碗堅樸粗厚，不類御用，完好者底有「綉匠胡森用」等字，或亦爲工人進食所用之物；但據楊杏佛先生請人攷據，謂非明物，實爲北宋所出；繆鳳林先生對其時代亦有懷疑；茲將該碗照片，附刊於下。



人古發
化
猿石現

北平西南百餘里之周口店，屬河北省房山縣管轄。年來在周口店發掘之結果，不僅使猿人遺骨及牙齒逐漸增加，其他動物化石亦增加甚多。數年前奧人斯丹斯基曾到此採集化石，其研究結果，業已發表者達三十七種。查周口店西南兩面，均爲奧陶紀的石灰岩所成之山。石灰業者，依山爲窰，開山採石，煉成石灰，以便售賣。石灰岩中常有裂縫及洞，其中貯有土石沈積，含骨化石者頗多。惟第一開掘處有人猿化石發見，且其沈積量特大，故開掘工作，大都只限於此處。十六年開掘之地在西部，十七年在東部，均自山頂開起。十八年開掘者則在前二年之中，更向北延長，適成丁字形狀。十八年之採掘，約距山頂十公尺；其地之骨化石沈積，有上下兩部，上部土質較多，下部石塊較多，中隔一堅硬之層。十一月廿七日，於距山頂約四十六公尺深之地發見一洞口，深不可知，主持開採者斐文中先生與一工人，各以長繩之一端繫之腰中，他端用四人拉之，盤旋下洞，至深至三丈餘之地，始能駐足，以燭觀之，洞中沈積之土質，與他處稍有不同，尋得靈貓脊骨，但未得猿人化石。十一月二十九日，發見另一洞口，洞口向西北，皆爲沙土填滿。十二月一日，開始開掘新發見之洞。至二日下午四時，即發見猿人化石之頭骨，此頭骨係成年中

國猿人頭骨（北平種），其時代為第四紀下部（多新紀），其大小與爪哇發見之猿人相似，且同具有極發育之眉睫脊。此外同時發現之重要化石，尚有原始水牛，特殊之鹿，大水獺，劍齒虎，犀牛，靈貓，貂，象等。至各項化石之來源，就各種已得之事實推斷，雖似一部分由洪水沖積而成，而大部分則似為動物直接遺留或搬運而來也。

北中攷
平國證
四年前北平附近發見一種化石，為人類學上最貴重研究資料之一，經歐洲諸學者研究之結果，證明其為距今百萬年前之人類之遺骨。於其人種，名以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北平中國人）之學名。研究之材料，為一九二六年所發見

之齒化石二枚，與一九二八年採集之頭蓋骨破片數個，下腭之右半部一個，齒二十四枚，七歲許兒童之下腭前部一個。依頭蓋骨破片測定之結果，其頭腦之大，與現存人類中低級人種之頭腦約略相同。齒之大小及配列，亦與澳洲原始人無大差異；犬齒已與猿異。下腭下端突出之程度亦如現代人，不甚高大。要之「北平中國人」，其進化之程度，蓋為位於現存人類與猿類中間之動物。而猿與人間之中間動物，判明此外尚有數種棲息。第一呼為奈查岱陀耳人，因其有埋葬死人之習，故其遺骨餘存較多；其與彼殉葬石器同類之石器，已由歐洲蒙古

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及非洲等處發見，是奈盎岱陀耳人所住地域殆甚廣大。此外有呼爲哈意賴貝格人及羅借西亞人之異人類，亦依化石判明，而在較此更古之時代，又證明有爪哇之猿及英國之黎明人。「北平中國人」與此二族屬於同時代，而與後者最多類似之處。當時歐亞大陸之東西兩端與南端，已有相異之三人種，是人類之進化，至此已經長久時期。依英國學者基支氏之鑒識，在此等古人種中「北平中國人」之特長，最符合于現存人類；此外人類已于進化途上敗北滅亡；「北平中國人」或爲吾人原始之祖先，亦未可知云，

蒙探出
古隊後

安得思率領之蒙古探險隊，迭次工作，所獲甚多。本年五月底，安氏與其一行人等，又起程爲其第五次或最後一次之蒙古遠征。茲錄該隊人員如下：隊長安得思，副指揮並致古隊長葛蘭格，副考古隊長湯姆森，摩托車運輸隊長楊麥賡，法國著名致古家兼地質學家夏庭，協和醫院大夫嘉培，副隊長嶺南大學蔣某，發見北京原人骨骼之中國青年地質學家白某。蔣白二氏，爲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派赴該隊之代表。此外有中國助手九人（廚役二名，帳幕童役二名，練習生五名），蒙古助手八人（漢蒙通譯三人，駝夫五人）。該隊一行人等，共用道奇摩托四輛，駱駝五十四匹云。

西北科學考查團自十六年五月起，前往新疆考查，因團員努力之結果，成績頗佳。採集品前曾運平數批，近該團又自新疆運回採集品一大批，共計八十餘箱，內以團員黃文弼君所搜集之考古學採集品為最多，計有四十箱，其品名重

量及採集地詳誌如下：

- (一) 佛像殘身，重一二三斤，(焉耆)。
- (二) 瓦 件，重一四五斤，(庫車)。
- (三) 瓦 件，重一五五斤，(庫車)。
- (四) 木瓦件，重一五〇斤，(和闐庫車)。
- (五) 佛像殘身，重一二五斤，(焉耆)。
- (六) 同 上，重一二三斤，(同)。
- (七) 同 上，重一二五斤，(同上)。
- (八) 壁 畫，重一一五斤(庫車)。
- (九) 佛像殘件，重一二五斤，(焉耆)。
- (十) 瓦 件，重七五斤，(巴楚)。
- (十一) 佛像殘件，重一〇五斤，(焉耆)。
- (十二) 瓦 件，重九五斤六，(庫車)。
- (十三) 瓦 件，重一〇斤，(和闐)。
- (十四) 瓦罐一對，重七五斤(庫車)。
- (十五) 瓦件，銅件，經書，重二五斤(和喀)。
- (十六) 佛像殘件，重七〇斤，(焉耆)。
- (十七) 壁 畫，重一一五斤(庫車)。
- (十八) 壁 畫，瓦片，重五〇斤，(和闐庫車)。

- (十九)佛像殘件，重一〇〇斤，(焉耆)。(二十)同上 上，重一一五斤，(同上)。
- (廿一)同上 上，重九五斤，(同上)。(廿二)本瓦等件，重一三五斤，(同上)。
- (廿三)瓦 器，重一〇〇斤，(吐魯蕃)。(廿四)泥像殘件，重七〇斤，(庫車)。
- (廿五)壁 畫，重一〇〇斤，(吐魯蕃)。(廿六)同上 上，重一〇〇斤，(同上)。
- (廿七)瓦 罐，重一一五斤，(同上)。(廿八)佛像殘件，重一一五斤，(焉耆)。
- (廿九)佛像殘件(頭)重一五〇斤，(同上)。(三十)佛像殘件，重一一〇斤，(同上)。
- (卅一)木瓦等件，重一〇〇斤，(同上)。(卅二)木 件，重七〇斤，(同上)。
- (卅三)木 瓦，重七〇斤，(巴楚)。(卅四)木 瓦，重一五〇斤，(拜庫)。
- (卅五)泥像殘件，重一三五斤(焉耆重已)。(卅六)同上 上，重一二五斤，(同上)。
- (卅七)同上 上，重一三五斤，(同上)。(卅八)同上 上，重一〇五斤，(同上)。
- (卅九)泥像頭部，重一〇五斤，(同上)。

(三)、通古斯族之調查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對於國內各未甚開化之民族，擬次第從事實地考查，

以資研究，並具有精詳之計劃，去年曾派研究員德人顏復禮，編輯員商承祖前往廣西凌雲調查瑤人生活狀況，助理員林惠祥前往台灣調查番人狀況，先後調查完竣，均已印有詳細報告，由商務書館出版。去秋該所又添聘凌純聲君為研究員。凌君係巴黎大學民族學博士，於民族學頗有研究。就職後，對於調查計劃，積極進行。擬定於本年內舉行兩種調查：一為浙東處州各屬之畬民，一為東北之通古斯族。因浙東匪氛猖獗，不便前往。故先赴東北實行通古斯族之調查。計劃大概：（一）調查民名——黑斤人，一名赫哲人，西名 *Goldi*，尙可稱為通古斯族之純種，我國俗稱魚皮韃子，以其生活，大部依恃魚類，即其年齡亦以生後食過鮭魚數次計算。（二）調查區域——吉林省之東北部，即松花江，牡丹江，烏蘇里江三流域間。（三）行程——自依蘭為始，東北行經樺川，富錦至同江。折向東南至饒河，再沿烏蘇里江南行，經虎林，過興凱湖北上至寶清，更東南至穆稜為止。（四）調查時間預計三個月。此次調查由凌純聲，商承祖兩君担任。茲凌商二君，已於五月初過哈爾濱前往依蘭樺川富錦等地考察，日前凌君已有報告在依蘭工作之大概，頗為重要，特轉錄之如下：

（一）依蘭史前民族石器之發見——依蘭在松花江南岸，西有牡丹江，東有倭肯河，均合

流於松花江。伯利河流經其南，地勢變成一小島。出城東南五六十里，即有大森林。此種地理環境，極宜於初民居住，營其漁獵生活。今年江水甚小，牡丹江口江底一段，出水離江口三里許，發見石器時代之遺物。松花江邊倭肯河岸，亦發見數處，其數不如牡丹江之多。在此發掘採集五日，得石器三百四十八件，約可分石斧石鑽石鋤石刀石錘等類。尙有數種，他處未見者。現裝成三箱，運回本院，以資研究。

(二)五國城遺址查考——前清聖武記有云：「三姓城在寧古塔東北，五國頭城在焉。」今故城所在地一部份，已闢爲商埠，而城之遺址，尙可求得其大概。城圍有五個，如何排列已難得真確。五國城究在何處，爲滿洲史上一疑案。茲據本地人言，此爲五國城之一，毫無疑義。前年掘古城址，發見古錢多種。依蘭縣署第一科科長張保麟先生贈本院古錢五枚，均係唐宋時代遺物。並在此購得金時所用古火爐一個，係依蘭第四區九黑六地方農人鑿井時所得。又依蘭富吉墾殖公司總經理張浩然先生贈本院石龍骨一大塊，聞係依蘭與樺川交界處大東溝發見。石龍長二十餘丈，背脊骨橫斷面直徑一尺七八寸。惜未經專家發掘，寶物散佚，誠爲憾事！

(三) 依蘭現存之民族——由人類學上觀察依蘭現存之民族，頗饒興趣。此地民族可分爲滿人、漢人三種。黑斤民族只有一人，已流爲乞丐。滿人男子雖與漢人無異，常人不易分別，然學過人類學的，一見卽知其爲通古斯族。滿人女子頭頂梳髻，面貌舉止，更易區別。民人男女，眉清目秀，皮膚細白，舉止文雅，如江浙之蘇常杭嘉人。自云來自牡丹江上游，飲牡丹江人參水（牡丹江上游山產人參），所以面目清秀。據老者云，民人係關內南方流戍寧古塔者之後裔。考關東流放罪臣，不自前清始。明朝永樂以後，文臣武將，謫戍有至鉄嶺衛者。清康熙二十二年刻平吳三桂，所有罪人，悉戍於開原之尙陽堡。後以寧古塔爲戍所。江南人士謫居此地者，如吳江吳兆騫，江寧姚孫之，震澤錢威，山陰楊樾等。其中雖有赦歸，然子孫流落此地者亦甚多。吳郡金聖嘆之子，流竄至寧古塔，其子孫卽流落於此。今寧安縣東北二十餘里，有金家窩棚，金姓數家，皆聖嘆裔也。流戍本爲民族遷徙原因之一。民人自云，出關已二百年，係流戍者之後裔，此說較爲可信。

(四) 依蘭墾殖近况——依蘭縣共有地畝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九十响〇五畝二分，未墾荒地三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响〇五畝二分，已墾熟地二十五萬响，其中納租者十一萬三千〇八十

五响三畝四分。全境戶口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八戶，男九萬四千八百〇七名，女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七名。實計開墾地僅佔全面積四分之一，尙能容納多數移民。本縣有富吉墾殖公司，規模最大，創設二十餘年，失敗數次，前後共用去資本二十五萬元。近年來地方平靜，便利墾殖，有墾戶三百餘戶，每年可有萬餘贏餘。關於墾殖方法，不能以書本上智識來作嚴格批評，蓋受環境之支配，又無學者指導也。北滿墾地，一本祖法，能有今日之成績，已可滿意。茲提出較可注意者四點：

(甲)火犁問題——規模稍大的墾荒，當然用火犁較爲經濟。殊不知事實與理論相反，內地機械不發達，火犁損壞，無工廠可以修理，勢必送至哈爾濱，往返半月，時間經濟損失甚大，反不如用牲口拖犁較爲穩妥。又使用機械，亦不得其法，火犁開荒地，多直立田中，耕時頗費工夫。因此火犁墾荒，在此均棄而不用。此乃暫時的現象，將來大規模開墾，勢必仍須採用。

(乙)水稻問題——依蘭縣共有水田五萬九百餘响，先由富吉墾殖公司湖南懇民耕種，成績不佳。近年地主多雇用朝鮮人耕種，收穫較好。目下朝鮮人種水田，幾成專利之勢。但勃

利縣裕民墾殖號——因個人資本不稱公司而稱號——經理薛豪潛先生，極力反對朝鮮人種水田，謂其不用翻土法，三年後地即種死，不能再種水稻。此言是否可信，有待專家研究。

(丙)勞資問題——在新墾荒土，勞資缺乏，為普通現象。然以中國關內人口之多，勞力不應缺乏，實因政府不獎勵移殖。近年出關難民，大多沿鐵路一帶交通便利之處覓食。松花江下游到者不多，本年尤少，勞力更形缺乏。依蘭割地工，每日工資哈洋兩元。愈至下游，工資愈高。富錦江沿運貨工，每日可得工資哈洋兩元五角至三元，木匠泥水匠每日工資兩元四角。有許多山東移民，春夏種田，秋冬在山中鑿石磨，每年收入，可得七百餘元。關內向海外移殖的同胞，咸視南洋新大陸為發財之地，殊不知今日之滿蒙，是我中華民國的新大陸，滿儲寶藏的發財旺地。此地利息之高，初聞令人驚異，當典押舖普通四分半，尚有高於此者，借債自五分至七八分不等。其原因有二：(1)為資本缺乏，(2)為做任何事業，均有利可圖。資本有限，求過於供，利息自然逐漸提高。可見東北不僅利於勞工利殖，並需要投資者投資，共同開發此新大陸。

(丁)女子殖移問題——普通移民，祇限於年壯力強的男子，不及於女子，因此新墾地男

多於女。依蘭一縣男多兩萬四千九百五十人。男子時有家鄉之念，不能專力於殖民。獎勵女子移植，最大利益，使移民易變為住民，並可減少賣淫罪惡。

東京史學會卅一次大會

也文

東京史學會於五月九日至十一日在東京舉行第卅一次大會，茲將大會概況錄下：

第一日（五月九日）

（總會） 午後六時，在學士會館開會，出席者約七十人，晚餐後，首由坪井理事長報告會務，次由渡也常務理事報告賬目，旋菊池謙二郎，幸田成友，太谷勝真，竹岡勝也，佐藤小吉，市村讚次郎諸人，相繼演說，十時閉會。

第二日（五月十日）

（部會） 午後一時，在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開國史，東洋史，西洋史各部會，出席者約三百人，宣讀論文頗多，特錄其論題與講者如左：

一、國史部會發表之論文：

神祭問題與其發展·····	市村其三郎
靜寬院宮大內生活之一端·····	村下快惇
江戸幕府之森林經濟政策·····	鳥羽正雄
藤原惺窩傳補遺·····	高柳光壽
令之位記與式之位記·····	瀧川政次郎
關於和蘭國立文書館·····	幸田成友
二、東洋史部會發表之論文：	
踐更與過更·····	濱口重國
條鞭法與其史料·····	清水泰次
外者款待傳說考·····	松木勝廣
唐代庭州之領縣·····	松田壽男
八思巴文字·····	鴛淵一
三階禪師行狀記·····	大谷勝真

「淨土寶珠集」之撰者……………岩井大慧

唐都長安西亞文物之一例……………石田幹之助

傳書場及其他動物傳書……………中山久四郎

交子之起源……………加藤繁

三、西洋史部會發展之論文：

Bachofen 之歷史主義……………寺澤保之

吾國條約改正問題與土耳其史料……………內藤知秀

初期基督教傳播之事情的考察……………山中謙二

(公開演講) 午後六時，各部會業已閉會，乃在東京帝大法經文第二館二十九號教室，

公開演講，首由坪井理事長致開會辭，旋帝大羽田亨博士講「大月氏與貴霜」，中村孝也博士講「護國學派之經濟論」。末由村川常務理事致閉會辭。聽衆三百餘人，散會時已九時五

十分了。

第三日

(參觀)小泉(策太郎氏)所藏(秘寶) 第三日上午九時開會於小泉策太郎氏之別邸，會員陸續到者約三百五十人，順便參觀小泉氏所藏秘寶。蓋小泉氏所藏古佛，古經，古文書，古器：等甚多，著稱海內。茲錄其品名如左：

第一室

一、阿彌陀佛如來像

木雕

一軀

(背後銘)白衣弟子源真包法女早部氏 奉造立阿彌陀佛如來一體高八尺 布志者源貞包 早部氏源利時多紀行來源法源同氏同族現當口口息災延命增求兩願圖獲得亦修明右敬白

久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源真包敬白

一、多聞天像

木雕

一軀

一、廣目天像

木雕

一軀

一、淨琉璃寺光背化佛

二軀

一、古寫經屏風

一雙

一、古寫經

額安寺解密經第一（奧書）

神護景雲四年歲次庚戌二月二日錦羅使主磨發願論加論一部上報佛恩爲國王帝臣次爲无邊

一切次七世父母六親眷屬慈悲父親兜率天淨土往生將見彌勒佛

瑜伽師地論卷第一百（五月一日經）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爲

尊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祇贈從一位橘氏夫人敬寫一切經論及律莊嚴既了伏願憑
斯勝因秦資冥助永庇善之提樹長遊般若之津又願上秦 聖朝恆滄福壽下及寮采共盡忠
節又光明子自發誓言弘濟沉淪勤除煩障妙窮諸法早契菩提乃至傳燈無窮流方天下聞名
持卷獲消災一切迷方會歸覺路

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記

第二室

一虛空藏菩薩像

木心乾漆

一軀

一、千手觀音像

木雕

一軀

一、沙門玄奘上表記

一卷

一、造東大寺司請經牒

正倉院文書

造東大寺司

牒與福寺三綱務所

(中略)

以前依長官佐舊宿禰天平勝寶七歲四月廿四日宣布情與福寺付騰大定妙正僧

僧仙滿

長官佐伯宿禰今毛人

第三室

一、觀世音菩薩像

木雕

一軀

一、胎藏界大日如來像

木雕

一軀

一、藏王權現像

木雕

一軀

第四室

一、如意輪觀音像

木雕

一軀

一、辨才天像

木雕

一軀

一、初江王像

木雕

一軀

一、俱生神像

木雕

一軀

一、古文書屏風

一雙

第五室

一、聖觀音像

檀像

一軀

一、金銅佛像

自推古至天平

十數件

一、無準墨蹟

東福寺聖一國師將來

一、赤漆文櫛木厨子

一個

第六室

一、愛染明王像

木雕

一軀

舊鶴岡八幡宮愛染堂本尊

傳快慶作

一、阿彌陀佛如來像

木雕

一軀

舊東大寺四聖坊本尊

傳快慶作

(臺座裏書)

大和國南都

千時寶德三年辛未十月廿三日

奉磨本尊臺座

宮住共會

千時文明五年二月十三日共繪圖行殿方感得

東大寺四聖坊之內

心教(花押)

一、多聞天王像

木雕

一軀

(參觀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

該會附帶參觀帝大內部：人類學教室，明治新聞雜誌文

庫，新聞研究室，大學圖書館，考古學研究室及標本室，建築學教室，史料編纂所……等。

參觀最多的，是史料編纂所，該所所搜集史料甚多，其最近所集者，品名附後：

(甲)器物 屏風附

一、德川家光頭布及手巾

史料編纂所所藏

一、足利曾氏軍旗(曾氏自筆)

木田峯雄氏所藏

一、刻經銅版

豐後長吉寺，法華經第八卷卷末之文，
心經全文(保延七年刻)

小場恆吉氏所藏

一、美國艦隊渡來圖(安政元年)

史料編纂所所藏

一、軍艦鳳凰丸繪圖(安政二年)

史料編纂所所藏

(乙)掛物

一、虎關筆跡

一、識盧菴文書(和答小倉將監實激寄萬年橫川詩韵)

牧野彦太郎氏所藏

一、朝鮮使節行列圖

竹内又平氏所藏

(丙)冊子本

一、言繼卿記

史料編纂所所藏

一、大乘院寺社雜記

內閣文庫所藏

一、大乘院日記目錄

內閣文庫所藏

一、本光國師日記

金地院所藏

一、多聞院日記

興福寺所藏

一、日美和親條約正本寫真(安政元年)

東京帝大所藏

一、日美條約原本(安政四年)

東京帝大所藏

一、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正本(安政五年)

外務省所藏

一、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正本寫真(同上)

東京帝大所藏

(丁)卷子本

一、阿彌陀佛經 (松尾一切經之內) 永久五年寫
孫原賴盛

三條公輝氏所藏

一、契沖書簡 霜月廿四日伴五郎左衛門外一名苑

保板潤治氏所藏

(完)

西洋史學界消息

也文

一、史家之逝世

(1) Edward Raymond Turner

Turner 教授係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一九一〇年在 Johns Hopkins 大學得博士學位，先後講學於 Michigan, Bryn Mawr, Yale 等大學。一九二四間， Johns Hopkins 大學教授 John M. Vincent 氏退職，Turner 繼為歐洲史教授。不幸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與世長辭，時年僅四十八歲。他在史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在英國憲法史方面，對於內閣演進史尤有精深的研究。其著作已出版的有：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603—1784. 與 The Cabinet Council of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兩書。他並計劃著 King, Ministers, and Parliament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等書，可惜沒有完成。此外他本他教授的經驗，著為大學普通教本 著有 Europe, 1450—1789., Europe Since 1789, Europe Since 1870 等。他近年來對於

大戰責任問題也極感興趣去討論研究。只是天不假年，使學術界蒙受極大的損失，否則他的貢獻將更大呢。

(一) William Stearns Davis

Davis 教授一九〇〇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五年得博士學位。歷任 Radcliffe, Beloit, Oberlin 諸大學教授。一九〇九至一九二七年間在 Minnesota 大學講授歷史。所著 *Roots of the War* (1918) 在初期討論大戰起原中為讀者最多之作。此外尚有 *History of France* (1919) 及 *History of Near East* (1922) 等書行世。而且他尤善寫歷史小說，將時代背景描摹盡致，為極有價值的著作。最著者為 *Life on a Medieval Barony* (1928) 一書。近年更專事著述，殊料竟於二月十五日逝世了，享年五十二歲。

(二) Bernard Moses

California 大學歷史教授 Bernard Moses (一八七六年起十前幾年辭職。) 於三月五日在 Berkeley 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三歲。教授會上政治舞臺，一九〇〇—一九〇二年任美國菲列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Philippine Commission) 委員，又被派為 Ohio 全權公使。但

是他是一位史學家，對於西班牙美洲 (Spanish-American) 之研究極深，貢獻最大，重要著作有：

- (a)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nish Rule in America* (1898)；
- (b) *South America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 (1908)；
- (c) *The Spanish Dependencies in South America* (1914)；
- (d) *Spain's Declining Power in South America, 173—1808*. (1919)；
- (e)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the Revolution in South America* (1926)

二、古物之發現

歐美史界，年來對於古史研究興趣，至為濃厚，各國紛紛組織探險隊到古文明發源地中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處從事發掘工作，成績頗佳，於考古學，人類學，史學各方面均有極大的貢獻。關於中國西方北方發掘事業，已見中國史界消息中，茲將最近所得關於埃及等處的發掘消息，簡誌一二，以告讀者。

(一) 埃及 Egypt

(a) 古墓——Pennsylvania 博物院探險隊近在埃及開羅南五十哩地方，從事工作，成績頗不弱。該隊搜討 Seneferu 大金字塔時，在其內發現許多散石塊上刻着採石人的記號，有的刻着「Ajeu」即組或隊之意。此外又發見一大古墓，長三二〇呎，寬一六〇呎，蜂房式的葬着，疑是古代皇室的陵寢，約爲西歷紀元前一五八〇或一四〇〇年之物，將來發掘結果，於埃及古史上當必有極重要的貢獻呢。

(b) 古城——一九二四年後 Michigan 大學探險隊即從事發掘 Kam Anshim 小邱，(係希臘羅馬之 Karanis 城故址約 260B.C.—460A.D.) 欲對其地文化物質各方面的歷史加以澈底的研究。該邱長一基羅米突，寬六〇〇米突，高十四米突，發掘之成績極佳。已自土中發現者有一精美的石寺及幾多大的倉庫，中藏着很豐富的錢幣，玻璃器，家具，陶器，農具……等等，尤其多而重要的是紙與貝殼的發見。此外大量的動植物學上材料的出土，足徵其時農業已頗發達。又因中非桃花心木之發見，而知其時與他處已有商業關係了。和此有同樣價值的發見，尚有私人住宅中的壁畫，畫着希臘化的埃及神像，以及墓中掘出的骨骼，亦足供人類學上的研究云。

(二) 美素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a) 古代雕刻——英國博物院與 Penns Ivania 博物院之聯合探險隊，近在 Ur 地方發見四個銅的牛蹄，和實物同樣大小，釘在木板上，雖然牛的身首尚無踪跡，而由此可推知在西歷紀元前三五〇〇年時美素不達米亞已有大規模的金屬雕刻了。該隊最近又宣布新發見一座小小的磚屋，中有國王的銅像，他的足前石磚上還刻着題辭，約為西歷紀元前一九〇〇年的遺物。又據該隊 O. Leonard Wooley 報告，該地地層清晰異常於美素不達米亞的年代學上——自初次殖民至 Sargonid 約二六〇〇 B. C.——已得一種明確的基礎云。

(b) 古城——Michigan 大學與 Toledo 藝術博物院之聯合探險隊在 Tell Umar 工作已半載有餘，依據碑文已證明該地確係昔日蘇馬連 (Sumeria) 之 Ashak，巴比倫之 Ura，希臘與 Parthian 之 Seleucia 等城故址，大部分的城市，業經發見。係長方形的建築，以街道為界。其中有一座為 Parthian 皇宮，牆厚六呎，錯綜着約有一七八間房屋。尚有兩個磚造的圓頂墓，其一建築異常精美，內中許多珠寶，錢幣，陶器，泥塑像等業已發見，約為西歷紀元前二二九——一六五年間的遺物云。

三、美國史學協會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一) 概況

美國史學協會，為全美洲史學之中心團體，對於史學界的貢獻極大。該會創立於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九年經國會核准註冊。設總辦事處於華盛頓。會員現達三千四百餘人之多。茲特將其概況約略介紹於我國國人：

(1) 年會——協會每年開大會一次，報告會務，討論進行計劃。定於每年十二月最後一星期，擇一適當地點舉行。通常出席人數約五百人左右。

(2) 出版物——協會定期出版物有兩種：

(a) 年報 (Annual Report)——每年發行一次，通常是兩冊，內容包括協會之進行計劃與史料之彙集，係由史學出版委員會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編輯。並報告共和國檔案委員會 (Public Archives Commission) 所保存之美國檔案，捐助書目，以及歷史教授法與史界之活動等。

(9) 美國史學雜誌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每年出版四次，每期約二二五頁。內容包含主要的條約，關於史學重要新著作之批評，未印行之文件，及史學界消息……等等。為普通讀者最感興趣的雜誌。每會員均可得一份。

(8) 獎金——史學協會為獎進史學之研究起見，特提出四種獎金：

(a) Justin Winsor 獎金——獎額美金二百元，雙年提出。一九二八年獎金為哈佛大學 Sidney B. Fay 所得。

(b) Herbert Baxter Adams 獎金——獎額美金二百元，單年提出。去年獎金為紐約大學 H. S. Commager 所得。

(c) John H. Dunning 獎金——獎額兩百金元，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起，單年提出。第一次獎金為 Brunau 大學 Hayward J. Pearce 所得。

(d) George Louis Beer 獎金——獎額二百五十金元，每年提出。去年獎金為 Tokyo 大學 M. B. Giffen 所得。

(4) 會員——協會中會員資格之限制，並不嚴厲，其專門研究史學者，固得為會員，即對

史學有興趣的，亦可加入。故其分子甚複雜，有律師，教士，記者，出版家，醫生，海陸軍官，商人，銀行家，以及農民等等，但他們對於協會都有特別的興趣，都能努力從事。至入會手續，可先由會員介紹或直接請求，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即為協會會員。入會費是沒有的，每年納五金元常費就夠了。

(二) 第四十四次大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美國史學協會在 North Carolina 開四十四次年會，同時美國史學團體在同地舉行集會者，有密士失必區史學會，農業史學會，科學史學會等。協會到者有五百十三人之多，議決要案多件，最後舉行改選，結果 Ewart B. Greene 當選為會長，H. D. Adams 與 Carl Becker 當選為副會長。並聞該會本屆大會已定在波士頓舉行云。

四、美國舊教史學會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第十次大會。

美國舊教史學會第十次大會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八兩日在華盛頓美國舊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舉行。聞已選定 Francis J. Tschann 為會長，Carlton

報 學 第 一 期

J. H. Hayes 與 C. F. Thomas 發願會啟事。

二 八 六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課程規則說明書

課程

本系之設旨在研究歷史之重要智識期以闡明歷史對於人類社會之關係并策專精研究之效蓋稽古所以知今故講明歷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觀察與推斷分析言之于本國史則注意政治文化蛻變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興革于外國史則詳察各國興衰存亡之故庶可明其得失而有所取捨識其情狀而知所應付惟同時於各門類之歷史仍注意專研之工夫庶于切合實用之外兼圖專深之造詣惟中外史事範圍至廣四年之期自僅能開闢徑途擇要研究而為指導學生之修習尤需有明確之規程茲斟酌校章權衡輕重訂為下列二種

(甲)選課規程——學生修習學分之標準必修選修之分配以及轉系轉學之辦法等

(乙)學程表——各種學程之名稱與門類以及選修必修年級次第等

合此二者成爲此編俾本系學生有所遵循他系學生欲選本系學程者亦可爲參考之資云

(甲)史學系選課規程

(一)本系學生應照本大學普通規定與本系課程規則於四學年中修畢一百二十八學分爲畢業其分配如下

1. 共同必修 黨義二學分 國文四學分 英文六學分 共十二學分

2. 主系必修 見下列學程表 共五十二學分

3. 主系選修 最少二十四學分

4. 輔系必修 本系學生宜以本院各系之一或他院性質相近之系爲輔系最少十五學分

5. 系外選修 凡本系學生於可能範圍內宜盡量選習以下他系之諸類課程

人類學	人生地理	政治地理
經濟地理	經濟原理	經濟史
政治原理	政治思想史	社會史
文學史	哲學史	科學史
宗教史	美術史	教育史

以上課程本系可承認爲主系選修課程但以十學分爲限

(二)學分與學程之分配

1. 每學期每生以修習十六學分爲標準最多不得過二十學分(體育在外)
2. 每學期每生所修習不得超過六學程如合共不滿十六學分時則可增習一學程(體育在外)
3. 必修學程成績不及格時下學年必須補習除補習學程外該生至多可習十六學分

(三)轉系生選課規程

1. 他系二三年級生曾習本系一年級或一二年級必修課程其學分達二分之一以上者始可轉入本系如不足二分之一者須經本系特別審查准許後方可轉入本系
2. 轉系生于未入本系前及已入本系後合共所修學程必須滿足本系規定之七十六學分及輔系十五學分方得畢業
3. 轉系生以前未習之本系一年級或一二年級必修課程得不補修

(四)轉學生選課規程

1. 本系二年級轉學生須按照本系規定修足三學年方得畢業三年級轉學生須修足二學年方

得畢業

2. 本系二年級轉學生須修足本系二三四年級規定必修之四十學分選修之二十四學分及輔系十五學分方得畢業三年級轉學生須修足本系三四年級規定必修之二十八學分選修之十六學分及輔系之十學分方得畢業

3. 本系轉學生之共同必修十二學分本系得斟酌情形令其補習一部或全部

4. 轉學生以前之成績本系認為不合格時得令其補習之

(五) 本系與他系生皆須按照本系預修學程規定選習本系課程但遇有特別情形時經本系指導員許可後得不受其限制

(乙) 史學系學程表

本系學程區為下列甲乙丙丁四種

(甲) 本國史

(14)	(12)	(10)
中國近世史	中國中古史	中國通史
(15)	(13)	(11)
中國現代史	中國近古史	中國上古史

(乙)西洋史

史學 第一期

(42)	(36)	(14)	12)	(10)
歐洲君主專制時代史	東羅馬帝國史	西洋近世史	西洋中古史	西洋通史
(43)	(41)	(15)	(13)	(11)
法國革命史	文藝復興史	西洋現代史	西洋近古史	西洋上古史

(89)	(66)	(59)	(53)	(51)	(47)
西藏史	中國革命史	中國歷史地理	中國法制史	中國民族史	中華民國史
(91)	(88)	(61)	(54)	(52)	(50)
中國古史研究	蒙古史	中國外交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風俗史	中國文化史

(丙)東洋史

(71)	英國實業革命史	(50)	西洋文化史
(81—90)	西洋國別史	(61)	歐洲民族殖民史

(丙)東洋史

(11)	日本史	(19)	朝鮮史	(25)	南洋諸國史	(41)	回教民族史
(15)	日本近世史	(21)	印度史	(31)	北亞史	(51)	歐亞交通史

(丁)通論與
研究班

(10)	史學通論	(12)	西洋史學史
(11)	中國史學史	(13)	中國史部目錄學

(14) 西洋史部目錄學	(41) 考古學
(15) 歷史哲學	(50) 歷史研究班

上列各學程外遇有必要時得隨時增設學程

本系各學程分爲必修選修二類今分列如下

(一) 必修學程表

年	級年一		級年二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年	中國通史(甲10上)	中國通史(甲10下)	西洋通史(乙10上)	西洋通史(乙10下)	三
	中國上古史(甲11)	中國近古史(甲13)	中國中古史(甲12)	中國近世史(甲14)	三
	中國上古史(甲11)	中國近古史(甲13)	中國中古史(甲12)	中國近世史(甲14)	三
	中國上古史(甲11)	中國近古史(甲13)	中國中古史(甲12)	中國近世史(甲14)	三
以上四學程任習二門爲必修					

級年四	級年三			級	
史學通論(丁10)	西洋文化史(乙50上)	中國文化史(甲50上)	中國現代史(甲15)	以上四學程任習二門為必修	
三	四	四	三	三	三
歷史研究班(丁50)	西洋文化史(乙50下)	中國文化史(甲50下)	西洋現代史(乙15)	西洋中古史(乙12)	西洋上古史(乙11)
三	四	四	三	三	三
				西洋近古史(乙13)	西洋近世史(乙14)
				三	三

(二)選修學程表

(1)二三年級選修學程

學	程	學分
中國民族史	(甲51)	三

印度史	朝鮮史	日本近世史	日本史	西洋國別史 (乙 81—90)	英國實業革命史 (乙 71)	歐洲民族殖民史 (乙 61)	西藏史 (甲 89)	蒙古史 (甲 88)	中國外交史 (甲 61)	中國歷史地理 (甲 59)	中國風俗史 (甲 52)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2) 三四年級選修學程

南洋諸國史	(丙25)	三
北亞史	(丙31)	三
歐亞交通史	(丙51)	三

學程	學分
中華民國史 (甲47)	三
中國法制史 (甲53)	三
中國經濟史 (甲54)	三
中國革命史 (甲66)	三
中國古史研究 (甲91)	三
東羅馬帝國史 (乙86)	三

課程說明

(甲10)中國通史 二學期六學分 一年級必修

史學 第一期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史(乙41)	三
歐洲君主專制時代史(乙42)	三
法國革命史(乙43)	三
回教民族史(丙41)	三
中國史學史(丁11)	三
西洋史學史(丁12)	三
中國史部目錄學(丁13)	三
西洋史部目錄學(丁14)	三
歷史哲學(丁15)	三
考古學(丁41)	三

本學程講述中國自太古以迄今日之略史俾學者對於國史之已有智識加以整理與充實務期略悉今日中國政治社會狀況之由來與其利弊以爲此後進而選習分期中國史各學程之準備其內容仍以時代爲序而兼顧類別貫通之精神取材輕重略循下列之標準(一)以政治上主要潮流爲骨幹旁及經濟社會宗教學術思想各方面之進化(二)不囿於事蹟的鋪敘而注重各種潮流與民族進化之解釋(三)分析研究中國民族興衰之故與其民族精神形成之由來

本學程以習完全部爲原則其祇習前段者可酌給學分至後段則不准單獨修習

(甲11)中國上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之範圍包括中國自太古以迄秦亡之史實(即自石器時代至西元前三世紀末)其內容大要如次(一)中國史前之遺跡(二)古史之傳說(三)殷商之大事與其文化(四)西周之文治與封建制度(五)西周以前中國境內及四裔之民族(六)春秋時代之局勢(七)戰國之變遷(八)學術思想之勃興(九)秦之興亡與郡縣制之萌芽

(甲12)中國中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繼續中國上古史研究中國自西漢迄五代之史實（約自西元前三世紀末至西元後十世紀中葉一千一百餘年間）其主要內容如次（一）兩漢之政局（二）兩漢之開拓（三）三國之興亡（四）五胡十六國之亂與民族之遷移與融化（五）南北對峙之局（六）隋唐之統一（七）唐以前政制與社會之變遷（八）佛教之輸入與傳布（九）唐以前之對外關係（十）五代之紛擾與契丹之南侵（十一）漢以後學術之發展

（甲13）中國近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繼續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自宋初至明中葉之史實（約自十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初葉五百餘年間）其主要內容如次（一）宋初之內政外交（二）神宗與王安石之改革（三）聯金滅遼與宋之南渡（四）南宋與金之對峙（五）蒙古族之勃興與其武功（六）宋遼金元之政制社會（七）明初之內治與外征（八）明之中衰（九）明之政制社會（十）宋明之理學（十一）宋明間之東西交通

（甲14）中國近世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繼續中國近古史研究自明中葉中西通商開端迄于清中葉之史實（約自十六世紀

初葉迄十九世紀中葉三百餘年間）其主要之內容如次（一）歐洲人之東來與其影響（二）明之衰亡與清之入主中國（三）清初之內政與其向外之拓展（四）清中葉（嘉道間）之內亂（五）道光以前之中國外交要事（六）清代政制與道光以前之學術

（甲15）中國現代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年級必修

本學程繼續中國近世史講述自清中葉（約道光間即十九世紀中葉）迄于最近之史實本學程在本系與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合而完成中國史分期研究之一統系一方又可供他系學生略習現代史之助其主要之內容如次（一）現代國際關係之由來（二）道光以後之內政（三）鴉片戰爭以後之外交經過（四）清季之改革運動與革命運動（五）道光以後之學術大要（六）中華民國成立後之內政與外交（七）國民革命之進展（八）最近政治外交經濟學術之

概況

（甲47）中華民國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中華民國成立之由來及自建國迄于最近之史實使學生于中國現代史學程所未及詳習者得作比較詳盡之研究而于今日各項重要問題有分析討論之機會其內容仍以

政治事實爲骨幹而旁及于法制外交經濟學術思想宗教各方面變遷之概況其內容之注意點如次(一)清季之失政與革命之進展(二)辛亥革命與袁氏專制(三)軍閥政治之由來及其演進(包括袁氏稱帝溥儀復辟及歷年內戰)(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影響(五)國民黨與南方革命勢力之奮鬥(六)國民革命之進展(七)民國成立以來之外交(八)最近政治外交經濟學術之概況與其問題

預修學程——中國現代史

(甲50)中國文化史 二學期八學分 三年級必修

本學程研究自太古迄今日中國文化演進之經過闡明其遞變之因果考求其興衰消長之原因使學者得明悉中國各方面文化演進之由來知中國民族獨造之特色求人類進化之通例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美術工藝宗教各方面作一平均扼要之敘述而以各時代重要潮流爲討論之中心循文化變遷之重要關鍵區爲三大時期(一)自遠古以迄西漢是爲中國民族本其創造能力由部落進而建設國家卒以構成獨立文化之時期(二)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爲印度文化輸入中國與中國固有文化相抵牾而卒相融合之時期(三)自明季迄今是

爲中印文化皆有中衰之象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制以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卒相合之時期本學程以習完全部爲原則其只習前段者可酌給學分至後段則不准單獨修習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中國上古史

(甲51)中國民族史——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究中國民族之構成與其進化及今日民族分布之狀況旨在闡明今日中國民族構成之原素與其融化由民族之興衰研究中國民族精神之特長與缺點并考求中國境內諸族與漢族關係之今昔及今後聯絡融合之方策期爲解決中國民族問題之一助其內容大要如次(一)漢族之構成(二)漢族之演進(三)滿蒙藏諸族及回教民族苗族之起源及其演進(四)中國史上過去諸民族之回溯(五)中國民族海外拓展之成績(六)今日中國境內之民族及其問題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中國上古史

(甲52)中國風俗史——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研中國歷代各地方各階級重要風俗之沿革與其影響使學者略知現今各種社會

風俗之由來且可了解中國民族性之特點內容以時代爲序而注意于各種風俗之（一）發生之原因（二）遞變之線索（三）遺傳之程序（四）對於民生利病之關係（五）對於民族性之影響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中國上古史

（甲53）中法制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中國歷代重要之法制包括官制兵制法律刑制稅制田制教育選舉及工商法制幣制等闡明各項制度之源流沿革及其影響使學者由歷代制度而知現今政治社會制度之歷史背景併由已往之得失爲討論今日制度利病興革之一助其內容於類別之中仍顧及時代精神之說明其注意之點如次（一）創制之原意（二）遞變之原因（三）理論上之利弊（四）實行後之得失（五）時代潮流之影響至對於現時有關係之問題如歷代考試權監察權之利弊并注意說明之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中國上古史

（甲54）中國經濟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究中國歷代之經濟制度與民生狀況而尤注意於明清以後經濟情形之變遷及其影響其宗旨不惟在闡明經濟勢力對於中國史事之因果關係尤在解釋今日經濟生活之由來以期進爲解決今日中國民生問題之一助其內容大要如次(一)歷代經濟制度對於民生社會之影響(二)衣食住之進化(三)國內交通之沿革與進步(四)歷代之人口問題(五)歷代農業狀況與平民生計(六)歷代之工業與通商(七)現代經濟組織之起源與其進展(八)最近中國重要經濟問題之討論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中國上古史或中國中古史

(甲59)中國歷史地理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歷史地理學之宗旨在於應用歷史學演進之原理以研究過去各時代各區域逐漸發達之經過本學程擬不專以時代爲階段亦不專以區域爲單位惟就中國史上顯著之地理事實分析綜合之列爲各種問題其主要者爲(一)地形(名山之開發大川之徒流海岸綫之變遷等)(二)氣候(水旱天災與人口食糧問題之關係)(三)富源(天然富源之發展與農工商業之關係)(四)交通(歷史上政治區域之分布與其水陸交通之方法與孔道)(五)都市(中國

史上光榮之都市如政治經濟或文化中心及其盛衰消長之原因（六）國防（歷代國界之變遷軍事之要塞及國際交通之孔道）至本學程之目的要有二點（一）使學者知中國文化與中國地理環境之關係（二）使學者知中國各地文化進步之先後變化不一其治史能於時代精神之外更注意區域精神而不為籠統之論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担任教員特別允許

（甲61）中國外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十六世紀中西通商後迄於最近中國外交上之重要史實及其對於中國現狀之關係旨在闡明中國現今國際地位之由來不平等條約之影響最近外交之形勢以培植學生之外交常識而補助其觀察與應付外交事件之能力其內容要點如次（一）近世中國國際關係之由來（二）中國外交失敗之經過與不平等條約之內容（三）列強在中國利權之分析（四）廢約運動與新約之研究（五）最近中國外交上重要問題之討論

（甲66）中國革命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研究近世中國革命之經過使學者於中國革命之進展明其歷史的背景而於革命

事業之現勢得有較為明確之認識其時期範圍斷自清季孫中山先生立志革命為始但於清代中葉內亂之革命的意義(如太平天國)以及中國過去革命之性質亦推論其大略而尤注意於孫中山先生之身世與其影響以及民國十三年後國民黨與國民革命之發展其內容大要如次(一)清季革命發生之背景(二)孫中山與興中會之成立(三)十次革命之經過(四)八九五—一九一一(四)辛亥革命與民國之建立(五)贛寧之役與革命之挫折(六)國民黨與南方革命勢力之奮鬥(七)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八)南京定都後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九)革命對於政治外交社會之影響(十)中國革命中之問題本學程於講習以外并注意指導學生從事於革命史料之蒐集與整理

預修學程——中國現代史或担任教員特別允許

(甲88)蒙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蒙古民族之歷史及其與中國之關係其內容大要如次(一)蒙古之地理環境(二)蒙古民族之定居及最初部落之狀況(三)成吉思汗之事業(四)蒙古之征略及蒙古帝國之建立(五)蒙古帝國之瓦解與其民族衰落之原因(六)清之征服蒙古(七)俄日之侵略

(八)最近之蒙古問題其中於東西洋交通之局及最近日俄在蒙古之勢力講述尤求詳盡

(甲89)西藏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西藏民族之歷史及其與中國之關係其內容大要如次(一)西藏之地理環境

(二)西藏之民族(三)西藏之宗教與政治(四)明以前居西藏之民族及其與中國之關係

(五)清之征服西藏及其設施(六)英人之侵略西藏(七)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八)西康設省

之經過與康藏近况(九)最近西藏之討論

(甲91)中國古史研究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究中國自太古迄於西周之史蹟討論史書之真偽諸家學說之得失(例如齊魯之

說與三晉之說)發掘對古史之印證并指示研究古史之方法其取材廣搜博稽詳加推較以

科學的方法收博觀約取之效學者習此於西周以前之史蹟可得一比較明確之概念其內容

注意之點(一)太古神話之解釋(二)古代文物之淵源(三)西周前史蹟之討論與諸家學說

之異同(四)古物發掘對於古史之貢獻

預修學程——中國上古史

(乙10) 西洋通史 二學期六學分 一年級必修

本學程講述西洋民族自太古迄今之略史以政治之變遷為主兼及文化潮流使學生對於西洋史有基礎之智識預爲後此進而選習分期西洋史各學程之準備凡本系學生於一年級時皆須修習之

本學程以修完全部爲原則其祇習前段者可酌給學分至後段則不准單獨修習

(乙11) 西洋上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研究羅馬帝國以前地中海沿岸諸民族之歷史爲目的其內容包括埃及巴比倫亞述喜泰猶太腓尼基波斯克里特希臘羅馬諸國

(乙12) 西洋中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研究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之歐西歷史爲目的其要點如次(一)羅馬帝國之滅亡(二)基督教會與日耳曼人之興起(三)黑暗時代(四)封建時代

(乙13) 西洋近古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研究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之歐西歷史爲目的其要點如次(一)文藝復興(二)宗

教改革(三)地理發現與殖民競爭(四)君主專制時代

(乙14)西洋近世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研究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美之歷史爲目的其要點如次(一)法國革命與拿破侖(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革命(三)歐洲新帝國主義與美國之發展(四)秘密外交與國際新局面

(乙15)西洋現代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研究一九二四年至今日之歐美歷史爲目的其要點如次(一)歐洲大戰(二)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三)戰後歐美與世界之新形勢

(乙36)東羅馬帝國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四世紀初至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之政治與文化其要目如次(一)羅馬帝國東西分立之背景與經過(二)四七六年前之東羅馬帝國(三)四七六年後之東羅馬帝國(四)東羅馬帝國與亞拉伯人(五)東羅馬帝國與斯拉夫民族(六)十字軍時代之東羅馬帝國(七)土耳其人之西侵與東羅馬帝國之衰亡(八)希臘教會與帝國(九)東羅馬帝國之政

制與法律(十)商業與交通(十一)文學與藝術(十二)學術與思想

預修學程——西洋上古史或西洋中古史

(乙41)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以詳細研究西洋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之政治經濟學術宗教各種新潮流為目的其

要點如次(一)國家制度之興起(二)中等階級之興起與資本主義(三)人文主義與新文藝

(四)宗教改革與舊教改良(五)宗教戰爭(六)均勢局面之初起(七)地理發見與殖民運動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西洋近古史

(乙42)歐洲君主專制時代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以詳細研究歐洲十七十八兩世紀之歷史為目的其要點如次(一)君主專制之意義

與其制度(二)重商主義(三)三十年戰爭(四)法國之強盛與英法之競爭(五)普魯士與俄

羅斯之興起(六)開明專制與開明運動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西洋近古史

(乙43)法國革命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 級選修

本學程要目分四部（一）舊制度之法國（二）大革命（三）拿破侖（四）一八一五年後之新歐洲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西洋近世史

（乙50）西洋文化史 二學期八學分 三年級必修

本學程以希臘羅馬與歐西為研究範圍舉凡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科學法制經濟風俗等皆為本課研究題目

本學程以修完全部為原則其祇習前段者可酌給學分至後段則不准單獨修習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西洋上古史與西注中古史

（乙61）歐洲民族殖民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自十五世紀迄今歐洲民族殖民事業及其政治經濟勢力發展之經過與現今歐洲各民族勢力分布之概況旨在闡明歐洲民族現勢之由來近世資本帝國主義演進之經過弱小民族被侵略之因果尤注意於中國被侵略之國際背景其內容大要如次（一）地理大發見後歐洲各國殖民發展之經過（十九世紀後略及美日各國）（二）歐洲民族發展中之經濟

背景與國際經濟之現狀(三)最近之殖民帝國與弱小民族之民族運動(四)歐洲發展與中國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西洋近古史或西洋近世史

(乙71)英國實業革命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十八世紀中葉至今日之英國經濟史包括機器之發明實業之發展商業之推廣及其對內對外之影響

預修學程——西洋近世史或英國史

(乙81—90)西洋國別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由本系隨時指定西洋一國為專門之研究茲舉重要者如下

英國(81) 法國(82) 德國(83)

意國(84) 俄國(85) 美國(86)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担任教員特別允許

(丙11)日本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日本政治文化之變遷及其與中國之關係其內容略分爲四時期（一）日本文化萌芽時期（二）中國印度文化輸入時期始自大化革新迄於十二世紀末年（三）武家政治與幕府政治時期自十二世紀末年迄十九世紀中葉（四）維新時期自明治之維新日本盡力圖強并吸收歐西文明迄於最近

（丙15）日本近世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專研日本自德川幕府末期至最近之歷史包括十九世紀中葉日本內政之變動與對外之關係統一運動之機運明治維新之因果中日日俄兩役及其影響世界大戰後之日本最後申論其國內階級爭鬥與其對外之國際競爭諸大問題

（丙19）朝鮮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朝鮮政治文化之變遷及其與中日之關係其內容大要如次（一）朝鮮建國及衛氏之興亡（二）三國對峙及新羅之統一（三）高麗王氏之興亡（四）朝鮮李氏及其與明清之關係（五）中日俄之角逐與日本之統治朝鮮（六）朝鮮之民族運動

（丙21）印度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以研究印度文化政治之蛻變及其與中國之關係爲主其內容大要如次(一)印度之種族與地理環境(二)吠陀時代(三)哲學勃興時代(四)佛教之傳播與其他宗教之消長(五)十世紀前印度之政治變遷(六)回教民族之統治印度(七)莫臥兒帝國之興衰(八)歐洲人之經營印度(九)英國之統治印度(十)印度之民族運動

(丙25)南洋諸國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講述越南暹羅緬甸及馬來半島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斐律賓及其他南洋諸島之略史分地敘述注意各民族之開化與演進西力侵入之因果與其現在之問題本學程不惟敘述諸國自身之史實尤注意闡明中國歷代對南洋各國之關係中國人民在南洋經營之功績與現今南洋華僑之地位

(丙31)北亞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以研究西伯利亞及其附近諸民族進退消長之史實及其與中國之關係爲主旨其內容之大要如次(一)北亞之地理與民族(二)漢唐間據居北亞之民族(三)蒙古諸部之興衰(四)俄人之侵入及其發展(五)中俄交涉(六)西伯利亞近况(七)中國北境邊防問題

(丙41)回教民族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七世紀初迄今回教諸民族之歷史并及回教民族與中國之關係其要目如次

(一)七世紀前之亞拉伯(二)穆罕默德與回教之成立(三)回教之發展與大食帝國之建設
(四)帝國之法制(五)商業與交通(六)學術與思想(七)文學與藝術(八)土耳其帝國之成立與回教民族之漸衰(九)今日之回教世界(十)回教與中國

預修——擔任教員特別允許

(丙51)歐亞交通史 一學期三學分 二三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範圍在於遠東與中亞與歐洲之交通而尤注重中國與中亞及歐洲交通演進之經過(波斯以西之西亞一帶為西洋文化發源地之一與歐洲早相接觸不在本學程範圍)其內容要點如次(一)歐亞交通之曙光(二)亞歷山大之東方領土(三)中國與羅馬之交通與貿易(四)回教國家之興與歐亞交通(五)蒙古之西征與歐洲人之東來(六)新航路發見後歐人之東來其目的在使學者略知歐亞交通之由來興衰之原因及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宗教及一般文化之影響與西洋文化所受中國與中亞之影響

(丁10) 史學通論 一學期三學分 四年級必修

本學程研究史學之各種基本智識旨在融合中外學說使學者對史學之意義史料之性質等有明晰之觀念并略及歷史研究法之大要其內容要點(一)史學之意義範圍與體系(二)史料之源流分類整理與鑑別(三)述作之方法與應用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西洋通史

(丁11) 中國史學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中國史學界之沿革俾學者明瞭國史之體系及其盛衰得失遞變之故其內容注意點(一)史家與史著之概況(二)各種史體之源流(三)重要史學家之學說與其貢獻(四)重要史著之體制與其價值(五)最近中國之史學

預修學程——中國通史或史學通論

(丁12) 西洋史學史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希臘迄今西洋史學界之沿革其內容條目如次(一)希臘史學(二)羅馬史學(三)猶太史學(四)基督教教會史學(五)中古史學(六)文藝復興後之史學(七)十九世紀

之德國學派及其發展(八)二十世紀之新史學

預修學程——西洋通史或史學通論

(丁13) 中國史部目錄學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中國史部分類之沿革方法及其理論與各類史籍之名著使學者與中國史學史融合觀之於中國史學之內容得有更爲明確之了解其內容注意點(一)史部分類之源流(二)史部分類之原則(三)史部分類之方式(四)史部分類之得失(五)史部分類之改進(六)各類之重要史籍(七)最近中國史學出版之討論

預修學程——史學通論或担任教員特別允許

(丁14) 西洋史部目錄學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之範圍如下(一)研究西洋史部分類之方法(二)介紹西洋史部目錄之名著(三)介紹討論西洋各類史籍之名著(四)介紹西洋支那學家著作目錄并討論支那學家之史學名著

預修學程——史學通論或担任教員特別允許

(丁15) 歷史哲學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中外思想家對於歷史本質之解釋略分四部(一)歷史哲學之意義及其基本問題(二)中國之歷史哲學(三)西洋之歷史哲學(四)今日歷史哲學之趨勢

預修——担任教員之特別允許

(丁44) 考古學 一學期三學分 三四年級選修

本學程研究考古學之基本智識使學者得一門徑可為治史之一助亦可為專究之初階其主要內容如次(一)考古學之意義(二)考古學與他種學科之關係(三)世界各地遠古遺跡概觀(四)古物之種類與鑑別(五)中國古器真偽之鑒別(六)年代之判斷(七)發掘之方法(八)中外考古略史本學程對於中國之史前遺存及與歷史有關係之古物特為注意

預修——担任教員之特別允許

(丁50) 歷史研究班 一學期三學分 四年級必修

本班學生每人自由選定專題由担任教員分別指導閱覽圖書及研究方法旨在訓練讀書鑒別搜羅綜合推理判斷及敘述各種能力每生須就其研究之結果作成論文一篇於學期終結

兩週前交與担任教員

預修學程——除預修學程本系四年級生外他系四年級生曾習本系二十學分以上者亦可加入此班

——完——

史
學
第
一
期

三
〇

史學第一期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反載

編輯者 國立中央大學
史學系文學院

發行者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本書實售大洋六角

